



# 小說卷

賴和文教基金會企劃  
林瑞明編 ● 前衛出版

僧寮閒話 ○ 不幸之賣油炸檜的 ○ 歸家 ○ 醉人榨舍之哀  
詞 ○ 鬥鬧熱 ○ 一桿一秤子 ○ 新時代青年的一面 ○ 不  
投機的對話 ○ 赴會 ○ 補大人 ○ 不如意的過年 ○ 蛇先生  
○ 雕古董 ○ 棋盤邊 ○ 辱 ○ 浪漫外紀 ○ 可憐她死了 ○ 豐  
作 ○ 惹事 ○ 我們地方的故事 ○ 善訟的人的故事 ○ 一個  
同志的批信 ○ 阿四 ○ 未來的希望 ○ 我們計劃的旅行 ○  
赴了 ○ 回來 ○ 僧寮閒話 ○ 不幸之賣  
稻子 ○ 新時代青年的一面 ○ 不如意的過年 ○ 鬥鬧熱 ○  
如意 ○ 醉人榨舍之哀 ○ 門鬧熱 ○ 不幸之賣  
可憐她死了 ○ 先 ○ 豐作 ○ 惹事 ○ 我們  
的故事 ○ 善訟的人的故事 ○ 一個同志的批信 ○ 阿四 ○  
未來的希望 ○ 我們計劃的旅行 ○ 富戶人的歷史 ○ 赴了  
春宴回來 ○ 僧寮閒話 ○ 不幸之賣油炸檜的 ○ 僧寮閒話

# 賴和全集

發軔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台灣民眾的文化鬥爭和思想啟蒙運動，並且也與國際間弱小民族的反抗，以及追求人性解放及社會解放的進步文學思潮同步發展，擔任《台灣民報》文學欄編輯重任的賴和正是這個文學運動的先覺者與主導者。賴氏除作有新詩、隨筆、雜文及舊詩詞多種外，亦是台灣新文學發軔期最重要的小說家。

，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小說的奠基者。

從他一九二五年底發表的第一篇小

說《鬥鬧熱》，到最後一篇有具體

日期可查的作品是一九三五年

十二月發表的《一個同志的批

信》，他的小說創作期約有十餘

年。在這十餘年間，他寫了包括

《一桿「稱子」》、《豐作》……等二

十餘篇的小說，題材觸及現實的多面化

，包括了農民、庶民及小販的生存問題、婦女

問題、警察問題、製糖會社問題，還有仕紳階層的性格問題。有關賴和作品，以

前所見蒐羅最齊全者，當是一九七九年李南衡編的【賴和先生全集】，但新近從賴

氏遺稿中尚發現相當多的未出土作品，如《富戶人的歷史》、《我們計劃的旅行》、

新詩《是時候了》……等，故再重新整理賴和全部手稿，完整呈現賴和作品全貌。



台灣新文學之父

賴和

ISBN 957-801-250-0 00350



9 789578 012509

總代理 旭昇圖書公司

賴和全集

一

小說卷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賴和全集 小說卷／賴和著；林瑞明編。

-- 初版. 台北市：前衛，2000 [民89]

本文328面，彩色圖片16頁；15×21公分

ISBN 957-801-250-0(精裝)

857.63

89006970



賴和攝於初入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一九〇九年）



賴和家族照片。後排左一賴賢穎（么弟）、左二賴和、左三賴天進（叔叔）、左四賴天送（賴和父親）；中排左一王草（賴妻），手中所抱為三子賴樂。

一九二〇年代的賴和





一九二三年賴和因治警事件被捕，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出獄時與難友及迎接者合影。影中脫帽者為出獄人，帶帽者為迎接人。前排居中身著大衣、理光頭者為賴和。賴和詩作〈出獄歸家〉：「莽莽乾坤舉目非，此身拼與世相違。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道出當時的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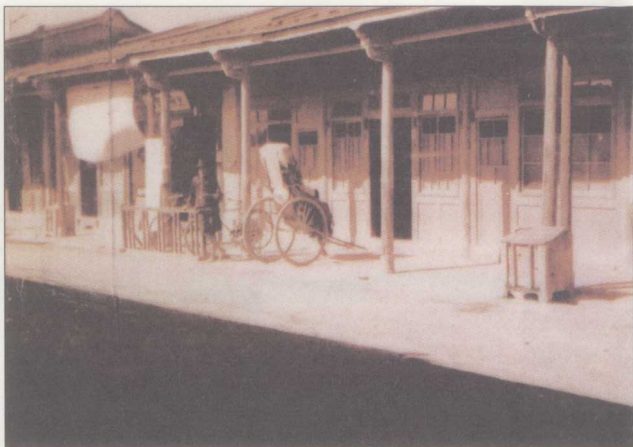


廈門博愛醫院開院紀念，賴和位於後排右四。賴和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就職，一九一九年七月退職，共計一年六個月，當時正值五四運動的高潮，亦是反日運動最激烈之際，賴和內心的矛盾衝擊從其漢詩中即可得知。因為這樣的心情，最後只能掛冠歸來。



賴和與文協友人合影。左起李中慶、詹椿柏、施至善、王敏川、吳石麟、賴和。其中施、王、賴被稱為「彰化三支柱」。

賴和故居醫診所，位於彰化街市仔尾第一六〇番地。門前所停之人力車即賴和出診時所用之車，車前站立者為賴和長年雇用之車夫陳龍（通稱拖車仔龍）。由於賴和醫務繁忙，很多作品是在搖搖晃晃的人力車中完成的。



一九四〇年以後新建的賴和醫院。賴和醫院每天都有上百位病人出入，但對窮苦病人，賴和往往分文不取。在遺稿〈富戶人的歷史〉裡，賴和藉由「走街先」的身份說：「無錢提無藥，這句話我真說不出嘴。」





賴和於賴和醫院診療室。一襲本島衫及八字鬚是賴和先生的標誌。  
照片中的診療椅，目前仍珍藏於賴和紀念館中。



一九四二年一月廿二日小逸堂第二次同窗會。坐者左起楊以專、王麗水、詹阿川、陳吳傳，後排左起張參、石榮木、詹椿柏、黃文陶、魏金岳、賴和、石錫烈。賴和曾於〈小逸堂記〉中言：「因夫子（黃倬其）教導有方，我等學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無形之統。」



賴和藏書。賴和收藏相當多的中文、日文書籍，賴賢穎曾言：「《語絲》、《東方》、《小說月報》等，我都買來看，看完就寄回家給賴和，賴和就擺在客廳，供文友們閱讀。」目前都珍藏於賴和紀念館中。

此女也...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晚...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九月九日...

賴和目前僅存的兩篇日記手稿，時間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

目前所知賴和最早的  
漢詩詩作〈題畫扇〉

題畫扇

水草迴環廣白鷺自成群亦日凡當午青空一片雲  
此首作於明治三十一年夏時年十五矣雖然尚  
未學詩端午前由先生賜扇一柄扇面畫流水一  
曲綠草環生其間宿數隻又復襯以紅日一輪白  
雲幾點乃題此首寄學詩之第一作因起聯平仄  
失調思欲竄改更無將著字故記之  
大正三年五月十日

元夜

滿街燈燭密如林  
瞥眼何因月臨歌管聲隨風  
懶懶襲人花氣復沾襟

燦爛銀燈耀上林  
金吾不禁快登臨  
信他一刻千金

重花月攝人欲解襟

原石歸於其先原作

絲管聲高夜色闌  
愁人倚月思無端  
春風解醉意殷勤  
甚漫送花香入畫欄

滿盡三更夜已闌  
一輪玉鏡掛林端  
疑霜疑雪梨花  
月為愛春宵獨倚欄石

花燈

十二街中散落霞  
煌煌火樹滾銀花  
寒星今夜香何  
處空見燈光耀月華

是时候了，  
 跟我来罢！  
 你是什麼人呢？  
 不認識嗎？  
 啊！死神！  
 我還活着，  
 我不愿意死，  
 你不是常常說嗎？  
 死是不然麼？  
 愛者的人！  
 你攻不勝嗎！  
 你猶如是俄  
 者！而市話的傳  
 我在莊的官  
 你不講個不嗎！  
 話猶如一見鬼嗎？  
 吓！卑信的人  
 我因為這最何的筆端

我從播工種本看  
 轉要出呼外的意思  
 身性的人等第  
 過者更子的  
 你只困其  
 這是我極力的贊與  
 啊！死神！  
 這正這這這這這  
 你竟這這這這這  
 你這這這這這這  
 看！我的確是有志在  
 我這這這這這這這  
 不這這這這這這這

賴和新出土手稿之一，背面為醒民來信  
 邀稿，賴和即寫下此詩，並以筆名「浪」  
 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臺灣新民  
 報》三百九十號。



《台灣民間文學集》。編者為李獻璋，賴和  
為其寫序，並出資贊助。



台灣民間文學集

編者

李獻璋

南社創立十五週年紀念繪葉書

南社創立十五週年紀念繪葉書

黃茂笙 寄贈

南社創立十五週年紀念繪葉書。賴和曾做詩  
〈祝南社十五週年〉以示敬賀。



賴和遺照

# 重建台灣精神

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賴悅顏

日治時期的彰化，被統治者列為「思想惡化」的區域；然而這負面的稱號裏，卻也透露出彰化人的性格，是不輕易受強權壓制的；或許，祖父賴和也因這先天基因的遺傳，走上文學革命的道路。然殖民者的迫害，使得祖父第二次入獄，讓他身心俱疲，出獄後便因心臟病去世，享年五十。

我無緣見到祖父，但卻從父親悉心收藏的祖父遺物中，了解祖父對於文學的熱愛，也讓我認識台灣文學的歷史淵源。因此，在一九九一年，成立賴和紀念館，除了為讓祖父的遺物、遺稿、藏書能有妥善的存放地點，同時也希冀能藉由這樣的環境，提供給對台灣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做為一個交流據點，讓日治時期彰化人的傳統，重新建立。及至一九九四年成立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希望能具體實踐發揚賴和人道關懷、民間立場、批判態度的精神傳承。目前能見最早完成，也最完備的賴和作品集，為一九七九年李南衡先生所自費出版之【賴和先生全集】，他為台灣文學所開創、付出的一切是令人敬佩的；然我們在整理祖父的遺稿中，又發現諸多遺珠，於是藉由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策劃，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前衛出版社聯合出版「賴和大全集」系列書籍，其分別為【賴和全集】、【賴和手稿影像集】兩套叢書。希望透過文字及影像的方式，讓大家都來接觸賴和、了解賴和，同時也紀念先父賴彙先生辛苦保存祖父遺物，讓後人得以瞻仰；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林瑞明教授投入十餘年精力在賴和遺稿的收集整理及文字年代的辨認上，並且抱病編纂全集，蔡承維先生、賴和文教基金會陳薇君小姐協助編輯。此外，前衛出版社、漢光文化事業出版公司工作人員，以及提供相關資料的叔父賴浚先生、阿川伯公後嗣、張參伯公後嗣張呼先生、真理大學張良澤教授、圓光佛學院王見川老師、永靖國中張瑞和老師等，以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贊助支持本書出版，在此一併謹致謝忱。

由於關心台灣文化發展的衆多有識者的推動，使得大家對台灣文學、文化越來越重視，教育也正往本土化的方向落實，希望本套叢書的出版，能夠提供給目前正在或想要研究賴和以及與他同時期之文學家的朋友們一些幫助，同時也希望藉此建立台灣精神的傳承。

## 【賴和全集】序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系教授 林瑞明

賴和(1894.5.28~1943.1.31)，本名賴癸河，一名賴河，出生於彰化，筆名有懶雲、甫三、安都生、灰、浪、孔乙己、走街先……等。幼年習漢文，師事小逸堂黃倬其先生，舊文學根柢深厚，一九〇九年進入總督府醫學校，一九一七年在彰化建立「賴和醫院」，懸壺濟世。一九一八年二月前往廈門，供職於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一九一九年七月從博愛醫院退職歸台；在廈門期間已感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化、社會的影響力；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被推選為理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因「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自此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的創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當天，再度被拘捕入獄，約五十日，在獄中以草紙撰述〈獄中日記〉，反映了殖民地被統治者無可奈何的沈重心情，後因病重出獄，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行年五十。

出生隔年即面對被日本殖民統治的賴和，感嘆遭逢「我生不幸為俘囚」之歷史命運，但或許是骨子裡的遺傳基因，抑或人道主義的理念，使得賴和始終抱持著「勇士當為義鬥爭」

的信念，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投身於社會運動，並以他最熱愛的文學，喚醒大眾沈睡在心靈深處的台灣抵抗意識。賴和對文學懷抱熱情，即使再忙碌也要空下時間創作小說、謄改文稿，身處新舊文學交替的年代，以其才華掌握時代的脈動，為台灣文學建立原型，其成就讓他生前即博得「台灣新文學之父」的美譽。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九四三年元月，賴和病重住院於台北帝大附設醫院（今台大醫院）時，友人楊雲萍前往探望，他曾經很感慨地高聲說：「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等於白做了！」楊雲萍慌忙地安慰他說：「不，等過了三、五十年之後，我們還是會被後代的人記念起來的。」楊雲萍透視時代的預言，歷經三、五十年之後，果真實現。一九七九年三月，李南衡首先將賴和部份作品整理出版【賴和先生全集】，掀起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熱潮。隨著時代的推進，逐漸又發現不少賴和的新、舊文學作品，為了呈現其文學的全貌，遂有重編【賴和全集】之必要。

本書將賴和發表稿及遺稿重新整理，並分成小說卷、新詩散文卷、漢詩卷、雜卷共四部份，這當中發現相當多新出土資料，除了大量的漢詩之外，在整理過程中亦發現賴和曾以筆名「浪」、「孔乙己」發表新詩，這是相當令人振奮的；此外整理作品皆以發表稿或手稿為基準，文章中或有文句不通的地方或有缺字，為求將文稿真實呈現，一律不做刪動，藉以顯現當時文人創作時，處身日式教育以及漢文化間之相互交纏。另外賴和作品常有福佬話對

白，這是賴和文學相當有特色的地方，爲了讓讀者能夠瞭解，多加以註釋說明，並由助理蔡承維標註羅馬拼音以便閱讀，有些部份因爲年代的關係，無法辨讀瞭解其意涵，這是時代的缺憾與無奈，希望日後其他研究者能夠補其不足。

【賴和全集】得以問世，最應感謝賴和後嗣能珍藏其手稿，其長孫悅顏兄大力資助，使得賴和作品得以重現。編者整理的過程中歷經相當多的困難，一言難盡，期間一度罹患重病，住進成大醫院加護病房，家人兩次接到病危通知單，險些丟掉性命；或許是上天知道重責尙未完成，抑是賴和英靈庇佑，讓我在鬼門關前又活了過來；只不過體力大不如前，無法全力以赴在繁瑣的整理工作上，雖有助理陳薇君幫忙處理，如今交付出版，心中仍是戰戰兢兢。全集必然有所缺失，尤其賴和原稿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稿過程，雖已清理，但一時無法呈現，這些我都須負全責。

隨着【賴和全集】的出版，衷心期望台灣文學日益發揚光大。



## 「小說卷」體例

- 一、本卷所有篇章若有發表稿，則以發表稿為準，若無發表，則採完稿（最後修訂）為準。
- 二、作品收錄版本以手稿、發表雜誌為主，明潭版《賴和先生全集》（李南衡編）為輔，並分別說明之。
- 三、手稿中之缺漏字以「○」標示，無法辨讀之字以「□」表示。
- 四、若採用手稿者，為保留手稿原貌，凡古體字、日式漢字、錯別字皆予以保留，錯別字部份則作註說明。
- 五、為求篇章清楚，凡未命名之作品，篇名由編者自訂，並以楷體字型呈現，以作區隔。
- 六、作品中的福佬話部份，可以辨讀者，以長老教會羅馬拼音標示。註釋方面，若為明潭版之註解，標以「李南衡註」；賴和本身自註者，以「自註」標示，以便區隔。
- 七、文中編者說明以楷體字型標示。
- 八、本卷排列按寫作先後順序，若不知日期者，放於最後，並標示說明之。但〈歸家〉因與〈盡堪回憶的癸的年〉雷同，故放置一起。

# 小說卷目錄

僧寮閒話	0
不幸之賣油炸檜的	0
盡堪回憶的癸的年	0
歸家	0
醉人梓舍之哀詞	0
鬪鬧熱	0
一桿「稱子」	0
新時代青年的一面	0
不投機的對話	0
赴會	0
補大人	0
不如意的過年	0
蛇先生	0
	8
	7
	7
	6
	6
	5
	4
	3
	3
	3
	2
	1
	1
	3
	7
	1

彫古董	1	0	5
棋盤邊	1	1	5
辱	1	2	5
浪漫外紀	1	3	3
可憐她死了	1	5	1
豐作	1	7	1
惹事	1	8	3
善訟的人的故事	2	0	9
善訟的人的故事	2	3	1
一個同志的批信	2	5	5
阿四	2	6	5
未來的希望	2	7	7
我們計畫的旅行	2	8	7
未命名（洪水）	2	9	1
富戶人的歷史	2	9	5
赴了春宴回來	3	1	1

## 僧寮閒話

一天，聽說東門外的菩提寺，要開一天道場，爲一般枉死的幽魂，拯拔超度，我約下朋友，要去看熱鬧。不想去得晚了，剛進山門，就撞著回家的人們，我曉得那法會經已散了，朋友說：天色還早，我們可找那和尚談談天罷。

我們倆就往禪房去，逢著和尚正在那兒調護那丐兒似的病人。他看著我們，放下手，招呼我們說：

尚：爲什麼來的這麼晏呢？坐坐。

我：本不想來，卻硬被這雙腳催到這裏——牠是怎麼樣哩？

尚：這人麼？是我一號的那一日下午，在山后溫泉口救下來的。看他苦痛的很，我亦全未問他，不曉得牠爲著什麼呢？

我那朋友走到伊跟前，仔細瞧一瞧，失聲道：唉！

朋：汝不是東村的魏老虎麼？爲什麼弄到這箇樣子？

我亦走近前去，牠竟翻過頭來，總不做聲。

我：魏老虎麼？牠不是東村的勢力家麼？聽說牠近來更好。汝那邊的園地，牠不是強要霸佔去麼？爲什麼弄到這麼田地？

朋：和我的官司還未了局哩！我怕是被牠的讎家捉弄的，抑是他悟了

前非，覺得對世間不住，要尋自殺。

我：不是，不是！這人誰敢捉弄牠？牠亦不似能悔悟的人。

尚：善惡到頭終有報，我怕是天降之罰。

我：汝們出家人，總是隨地說法，那善惡如何分別，可有標準麼？

尚：汝只管善汝善、惡汝惡，和尚豈能爲汝分別，爲設標準？

我：我善惡我的善惡，汝當亦有汝的善惡，善惡可得隨人構造的麼？

汝的話沒有一般性。

尚：因具有一般性，乃能如此。汝善汝善、惡汝惡，一般的善惡，依然是一般的，不能強別人善汝善、惡汝惡，亦不能拒絕別人善汝善、惡汝惡。

我：汝的話太含糊，善惡……

尚：我出家人問汝，人是不是要生存？那麼凡能以保生存的手段，可能說他惡，但只顧一己生存之必要，侵他人反共存之手段，那能說他善麼？比方兩國戰爭，勇往忘生，誰敢說他惡？但殺人之事，也可說是善麼？印度的聖雄顏智<sup>①</sup>，不僅是印度之人，世界除英政府，亦都是稱讚他、信仰他，現在不是被指做惡人，受監起來麼？只就汝所信的善惡，汝敢確認麼？敢隨地隨時，不少隱匿？嘴開便說，打算<sup>②</sup>當有不能。

朋：師父說的是，但似有點興奮，且帶些情感。

我：是。我不想出家人有這議論，但所說乃是事之現在，不是善惡本體。

朋：實在目下社會心理，已大變化了。只如我自己，看那報上的不逞徒、不良分子，就認他們是個性覺醒之人、是先覺者，替多數之人謀幸福的，很暗地祝他成功。

我：哦！汝的思想幾時亦惡化了？汝沒聽著麼……

尚：小乖乖，汝是很純良柔順的，和尚要獎賞汝……

<sup>①</sup> gan5 - ti3 : (李南衡註)  
甘地，台語發音。

<sup>②</sup> (李南衡註) 恐怕，或許。

我：休笑話，汝們的好友聽見要受懲罰，把他安置在熱焰的地獄裏做苦工。

朋：那更好啊！在那邊的兄弟們，個個都很有膽量，敢做事的，只可惜沒有人指導，若我到……

我：汝不怕人……，那姓魏的什麼樣哩！我們只管說笑，休要把他的苦痛忘了。

朋：使他多受一刻苦，怕就會把他的心腸改換些兒。

我：閒話休說，何不把他的因果來判斷一番？

尚：何用判斷？人生就是罪孽，現世全是結果，不是前生種下，一定今世積來。

我：這樣說，他以前的得意，就是他該享受的，爲何再有此回的苦痛？若如汝說，我們就可不作未來和他生的希望了？

尚：不，因因果果，非因非果，亦因亦果。人生幸福須是自己創造，不是受人惠與的，是要平等普遍，不容獨占或過分享受。有一幸福，當有一不幸福者在裡頭，所以今日果，即是明日因，現在的瞬間，已伏無限的未來，今世未盡，來生已見。

我：那就不能判斷啦！假使此人，汝說是過去孽果，也可說是未來之善因。

尚：要如何判斷，不過處果以求因，明因以知果，由果而生因，循環不息，將何判斷？所以說，現在果，乃要人們能求過去的懺悔；未來因，乃要人們常有無盡的希望。這人我很盼望他能了解，孽由自作，罪降於天。

朋：師父爲什麼救他？

尚：宏我佛慈悲之願，體先聖惻隱之心。

朋：設若這是孽果，汝輕減他一分苦痛，不將加重他現在罪業；若還是善因，汝施他一分恩惠，恐要損害他未來幸福。

尚：我們只盡這一寸心，臨危救苦，不容有所打算。

我：啊啊！膽就大啦，法律所判定之罪名、刑罰，且不許人異議；天降之罰，汝敢爲他赦免。

尚：哈哈！汝是以服從爲美德的善良民？這話怕不敢聽。現大千界裡，有何法律？但有維持特別階級之工具而已，亦不過一種力的表現罷。



朋：暖！這和尙今天吃了什麼興奮劑。

我：回去罷，天不早了。

尚：是，要趕快一點纔好，日頭暗了，就走不成。

我就走近魏老虎的身邊，替他祈禱說：

——汝要是能自悔悟，神當庇佑汝——

一九二三·九·一五 完

【編按】共二稿，分別記載於兩本筆記中，本篇採較完整的稿件。

## 不幸之賣油炸檜<sup>①</sup>的

現在夜也長得多了，本來我早上睡覺，通在六下鐘<sup>②</sup>纔能起床，起床的時，總是紅日滿窗，市聲喧鬧。怎麼樣今早眼兒睜開，窗上還黑漆漆，四下裏都很沉寂，連賣早點的亦都沒有聲息。但是我已睡夠了，再睡也睡不下，那就起來開門，站在街當中，望望天色。在東北角上，北斗星尙熒熒地掛著，絲絲的曉風帶有些霜氣，括在臉上如受刀刺的一樣，噁唷，耐不住了，我就方關門進去，然已遠遠地聽著：

——燒的<sup>③</sup>油炸檜——燒的啦——

那裊裊的音波之聲，自門縫裏透進來，那肚子裏的蟲，亦就作怪起來，不把这些東西安慰它，怕不答應了。乃再把門撬開，一會兒那孩子捧著一筐熱騰騰的東西來了，站在門口兒說：

① iu5 - chiah8 - koe2 : 油

條

② 六點鐘

③ siu e5 : 熱的

孩：先生今天怎麼特早起來，要麼？

我：不早啊，六下多鐘了，我在這裏等汝好一會子<sup>④</sup>。

我們本來是舊交關<sup>⑤</sup>主顧，平時我未起來，他就站在門前叫我聲，等我沒答應，纔別處去。這回因肚子餓，我就向他多買好些，看他尙穿一件單衣，乃問他：

我：天氣冷了，何不多穿一件罷？

他紅著眼眶，鬥著齒牙，顫聲地回答我：

孩：還不覺得什麼冷，先生不再要麼？

我：夠了。

他提高嗓子喊著，賣向別處去了，我亦就進屋子來，想要燒火煎茶，火還沒著，他的賣聲却停了，忽哀哀地哭起來，怕惹了什麼事，我走出來看。唉！都是在派出所前被警察拉住。犯著什麼事呢？我獨自語著就走跟前去，聽著警察說：

警：汝這該死小畜生，只顧大呼小叫，不管人家正在溫睡的時候，把人家攪醒！

啊啊！就爲這樣事。我就替他求情說：

④ 一會兒

⑤ kau-koan：交易、買賣。

我：大人饒他這次罷，小孩子原是不小心，不曉得大人正做好夢。

警：事情汝不曉的，這野奴才們，汝們土民，全不怕規紀，只有打啦罰啦，還小<sup>6</sup>怕著，恕他不得！

我：他小孩子做的是不成生意<sup>7</sup>，那曉得有這樣規則，且他不大著聲

叫賣，人怎曉得？生意就做……

警：誰叫他做這做生意？他猛力地說。我嚇的一跳，卻聽著——

孩：我母親教我，要不出來賣，就沒有飯吃，賣不去，回家亦沒有飯吃，若不高聲喚賣，生意就做不成了。

孩子似得到同情，欣慰似的訴說他的苦。

警：那——做賊去好啦！

我：唉……

警：關汝這狗什麼事？走開！遂向孩子說：

進來！那孩子頓停一下。

孩：大人，我不敢了，我早飯還沒有吃。

警：不進來麼？把他臉上一批，硬扭進衙去說——

站住！不要走！說罷自踱進裏頭去。

6 稍

7 m7—chiaN5 seng—li2

：即小生意

那孩子臉上現著五條指痕，淚簌簌落，手捧筐子，站在那邊，只是顛巍巍的望著我，我只嘆一個氣，亦就回來。

下午我從城外要回來，在破城邊又撞著那孩子，靠住城壁嚶嚶的啜泣，看著我，哭聲越大起來，我近前去安慰他一番，他暫時亦就不哭，我乃把早上的事問他。他忍住淚咽著聲，說：

孩：先生回去了好一會，那大人正服出來，佩上劍，要出門去，我再求他放我，被他再打一巴掌，眼都生火了，他出了門，回頭說：「汝不要走，走了就罪上加罪！汝須……」

我：以後呢？

孩：等到將過兩下鐘，他回來了，帶有點兒酒意，坐在案桌邊，就問我家裏、名字、歲數，我一一回答了他，他把一本小冊子翻翻看，就說可憐我年紀還少，這回算饒了我，免罰，我聽罷就要出來，他大聲說：「怎麼樣不叩頭？」我嚇一跳，連忙給他叩個頭，並道一聲大人恩典。

我笑了一笑，再問他：

我：汝就回家裏去麼？

孩：是，回到家裏，一進門，我娘看貨全都未賣，不問什麼，把我拽倒就打！

我：是生身的麼？

孩：不，是我爹再娶的，她說我只貪遊耍，不顧生意，把些貨都弄壞，折了本錢，要我賠她。

我：汝不把……

孩：我把早上被警察拉去告她，她說沒有那樣殘酷的大人，道是我撒謊，就把我再打一頓。

我：打完亦就算了，汝爲什麼跑出來？ 他咽聲，

孩：不不——她這樣的那就好啦，奈她又說我遊戲的夠啦，肚子會飽了，可不用吃飯啦，趕我再去遊戲，不容我在家裏。

說罷望著我哭，我很可憐他，想了幾番，倒亦沒有甚法子可救他一救，要把錢給他買一頓吃，掏索自己身上卻一個錢沒有，乃問他：

我：汝爹爹呢？

孩：爹爹亦怕她，看我被她打罵，亦只好暗地裏陪我淌淚。

我默默地看他只沒有法想。

唉，日頭是要下去了，四下裏烏黑起來，北風簌簌的響，夜氣冷了，薄薄的褲子是耐不來了。我就殷勤地勸他，

我：小兄弟回去罷，他這回以後包管不再打汝。晚了，冷了，回家去的好。

他含著兩眶淚，依依地沿著城腳走了，我心裏迷惘了，看他去的遠，終說一聲：小兄弟——祝汝幸福無窮——

【編按】共二稿，本文採較完整者。與《僧寮閒話》收錄在同本筆記中，故亦應為一九二三年作品。

## 盡堪回憶的癸的年

我初進學堂在十歲的年頭，記得是癸卯之春初。當二十歲癸丑的首夏由醫科畢業，到今年癸亥方始回家，從頭一數已二十年了。那時代的少年朋友，死的有、不長進的亦有、得意成功的有、依人作活的亦有，大都是生疏及的，不似那騎竹馬鬥草兒的時代親熱了。因為人各有了事做，聚首的時很少，且少時的事，什麼人像我要再想起呢？

還有一件使我很傷感的，就是無識無憂時代那些老相好，那在中街之賣米糕的，打小籠子的，賣麥芽糕的，好說笑話的賣鹹酸甜的潮州老，常在祖廟口的賣蔗翁，賣粉圓的擔子，這幾介老人家大半死了，死的不曉得再轉生幾世了。只有那小籠子腔腔的聲，還時響到耳



邊來，粉圓亦再吃過好幾次。

一天，他兩人在祖廟口息下擔子，因沒有買賣，也就談天起來。剛剛我亦閒著站在那邊，看照裏上的告白，聽著他們說的高興，也就向塔石上坐下，同他問答起來。

（\*我，○飴，△粉）

\*：「記得我很少的時候，自我有了記憶，就看見你挑這擔子，打著那小銅鑼，砰砰地在街上賣，不知道今年有六十歲嗎？敢沒有兒子可替你賣？」我問那賣麥芽糕的。

○：「六十二歲了，我自少年就做這樣不長進的生意，至今日有幾個年頭，也自記不清楚，覺在這條街上行走，所見人家的興廢變遷，總似前天一樣啊！小哥，我還記得汝曾把一個錢硬要我兩插麥芽糕，和我鬧個不了，現在亦做到先生啦！」

〔賴和補入〕

（加：兒子雖有兩個，但他們有他們的事，我還會勞動，也不要出來賺些

來去添頭貼尾。」賣麥芽糕的應。」

（加：不享幾年福，何苦呢？）

（加：有福可享，誰不要享呢？就是享不來，纔出來受苦。）

？：「像——賣圓仔湯的——也有幾個兒子會賺錢了，而且你也帶著病，那不休息休息。」

？：「仔仔賺不成錢，米柴官廳當口緊，不能不出來拖老命。」

△：「是啊！他曾打碎我的碗，求我別教他家裏曉得，我亦可憐他禁不起打，亦就不說，他後來更說是碗不堅牢……」

\*：「現時比永過一定較好啊，以前一個錢的物，現在賣十幾個錢。」

○：「唉！汝還是囡仔的見識，不懂世故。現在十幾個錢，怎比得上先前的——一個錢，講起來就傷心，我們已沒有性命再過那樣的日子啦！永過的時代是真好，沒有現時這樣警官。」賣麥芽糕的。

△：「現在的景況，一年不好過一年了。單就疾病來講，先前總沒有什麼流行症、傳染病，我們若受些風邪，一服藥就好了。現在有

的病，什麼不服西藥更不會好啦，像我帶這種病，每一發作，非注射不行，這樣病全都是西醫帶來的？」

\*：「哈哈！難怪——汝們這樣想嗎？實在有好幾種病是有了西醫纔發見的。——汝們的孩子進過學校沒有？」

○：「進學校麼，唉！講來使人好笑。」

\*：「什麼緣故呢？」

○：「我的大孩子很欣羨汝們做先生的賺錢多、做名好，小學畢業，就想考進上級去，因我們是窮人，不是資產家，是不能栽培子弟成人的，我就不答應……」

\*：「沒有這樣道理，後來呢？」

○：「他竟偷去報考，竟然考進，當時我實吃驚不少。」

△：「汝顛了？這很可恭喜的事呢？」

○：「汝不曉得啊，這一起的學費，一月裏要幾十塊，我這老骨頭怎擔得起這重擔子。要不使他去，怕校裏不答應，後來他說是考在官費生裏，心纔放寬一點。」

\*：「雖說官費生，一月裏所用也要十來塊錢。」

○：「是啊，我亦這樣打算，到畢業至省亦要五、六百塊，若他在家裏幫做小生意，這四、五年，亦可積下三、四百塊，那麼我們就是小富戶啦。比到那先生們一月賺不上三十塊，日日兢兢戰戰，把大丈夫的勇氣壯心盡都忘掉，還可做個無憂無慮特立獨行的男子，何等爽快。」

\*：「栽培子弟是不能和做生意一樣，打算拿出多少本錢，要多少利息，究竟後來怎麼樣？」

○：「他總不懂我的話，一定要去，沒有法子，我亦就艱難計較，克斂家裏的所費<sup>①</sup>，使他進學校去。」

\*：「那就難得啦，現在幾班<sup>②</sup>生了？」

○：「啊！白虧了我兩百多塊錢，到第三年頭竟被革除了。」

\*：「爲著什麼緣故？」

○：「我欲詳細問，他只是吞吞吐吐說不明白，但我信他壞事是做不來的，和他同時亦有許多人被退學，聽說全是純良學生，此中的原因很難解釋。」

\*：「是是，我聽過的，現在怎樣？」

① sou2 - hui3... 日常生活

費用

② 幾年級

△：「他的孩子好啊，本來就是和順的。從學校回來更加和氣，日日在家裏替他老子……」

\*：「那嗎兩百塊錢，就不算白花了。」

○：「唉，汝沒有看過他回來，更同闊割過的一樣，毫無丈夫膽氣。所以別人營三托四，再求進學校去。那樣的教養法，實在不能感心，我亦不願他再進去。」

△：「唉，汝這老頭子，那樣孩兒，汝還不足嗎？若像我隔鄰羊家那個東西，幸得他家裏還過得去。要使我們生著，怕只條老命就……」

△：「我隔壁楊家那個兒子，畢業過三、四年了，考幾次上級學校總不能及第，他的父親亦就斷念，說他不能上進，教他去店舖裏學生理，去過幾家，全被辭回來，聽講字且算無有一件，而且常常自己抬起畢業生身分，不願去做粗重的工課，只能在家裏和同他一樣的朋友講究穿喰嫖，一天到晚就是算街上的石頭。」

○：「我早看透了一樣，所以我兩個囡仔，已教他退學了，六年間記得幾句用不著的日本話，也是好笑。」

〔賴和補入〕

? : 「怎用不著呢？」

? : 「怎用得著呢？」

? : 「在銀行、役場、官廳，那一處不是不會講國語不行嗎？」

? : 「那一種的人自然有路用咯，不過像我們是用不著的，怎樣？」

? : 「一個囡仔要去喰日本頭路，不是央三托四，抬身抬勢，那容易。自

然那是無我們的份額。」

? : 「在家裏，幾時用到，只有等巡查來對戶口時，用牠一半句。」

? : 「而且漢文一字也不知道。」

? : 「恁想了錯去了。」

△ : 「是啊！我問汝？國語汝是學過的，學校裏說的和外間有不同嗎？」

\* : 「什麼緣故？」

△ : 「我的孩子五班生了，聽說校裏非國語不許說，先生教書亦是全

用國語。那嗎，國語該當是聽的、說的全都懂的，什麼一天我和他在路上，聽兩人說的好些一下，我問他，牠倆說什麼，他竟一句亦不懂，說和校裏的不一樣，可實……」

○：「巡查來了，——」

\*：「不要緊啦，這邊沒有防礙交通。」

○：「他是不容人理會的，人家若不走避，他就以為人不怕他，定把威風使起來，那就要吃虧。」

說還未了，挑起擔子走了——唉，他們把我當作什麼樣的先生呀？

【編按】可能作於一九二三年（癸亥年），與發表稿（歸家）雷同。

# 歸家

懶雲

一件商品，在工場裏設使不合格，還可以改裝再製，一旦搬到市場上，若是不能合用，不稱顧客的意思，就只有永遠被遺棄了。當我在學校畢業是懷抱著怕這被遺棄的心情，很不自安地回到故鄉去。

回家以後有好幾日，不敢出去外面，因為逢到親戚朋友聽到他們：「恭喜！你畢業了」的祝辭，每次都會引起我那被遺棄的恐懼。在先幾日，久別的家庭，有所謂天倫的樂趣，還不覺有怎樣寂寞，後來過慣了，而且家裏的人也各有事做，弟妹們，較大的也各去學校讀書，逗小孩子玩，雖然快樂，但是要我去照管起他們，就有點為難了，當那哄不止地啼哭的時，真不曉得要怎樣好，就不敢對孩子負著責任來，逗他玩又常把他弄哭，這又要受到照管孩子的責任者埋怨，



所以守在家裏，已漸漸感到無聊。

十幾年的學生生活，竟使我和故鄉很生疏起來，到外面去，到處都似作客一樣，人們對著我真是客氣，這使我很抱不安，是不是和市場上對一種新出製品不信任一樣嗎？又使我增強了被遺棄的恐懼。

我雖然到外鄉去讀書，每年暑假會回來一兩箇月，爲什麼竟會這樣？啊！我想著①了，暑假所有學生盡都回來，在鄉里的社會中，另外形成一個團體，娛樂遊戲，盡有伴侶，自然和社會一般人疏隔起來，這次和我同時畢業共有五人，但已不是學生時代無責任的自由身了，不能常常做堆②，共作娛樂，而且又是踏進社會的第一步，世人的崇尚嗜好，完全是另一方面，便愈覺社會和自己的中間，隔有一條溝在，愈不敢到外面去，也就愈覺無聊。

在無聊得無可排遣的時候，我想起少時的朋友來，啊朋友！那些擲干樂③、放風箏、捉蟋蟀、拾田螺的遊伴，現在都怎樣了？聽講④有的已經死去，死？怎便輪到我們少年身上，但是死卻不會引起我什麼感傷，這是無人能夠倖免的，有的在做苦力小販，這些人在公學時代⑤，曾有受過獎賞的，使我羨慕的人，有時在路上相逢，我怕他們

① tsoŋ : 到

② choŋ - tui : 在一起

③ kan - jok : 陀螺

④ thian - kong : 聽說

⑤ 日治時台灣人子弟讀的初

級學校

內羞難過——在我的思想裏，以為他們是不長進的，纔去做那下賤的工作——每故意迴避，不料他們反很親密地招呼我，一些也無羞慚的款式，這真使我自愧我的心地狹小。還有幾個人不知得著什麼機會，竟掙到大大的財產，做起富戶來，有的很上進，竟躋到紳士班裏去，這些人在公學時代，原不是會讀書的，是被看輕過的，但是他們能獲到現在的社會地位的努力，是值得尊敬，所以在路中相逢，我會去招呼他們過，很想寒暄一下，他們反冷淡地，似不屑輕費寶貴的時間，也似怕被污損了尊嚴，總是匆匆過去，這樣被誤解又使我自笑我的趨媚來。以外還有好些人不會看見過，善泅水的阿波的英雄氣慨，善糊風箏的阿用的滑稽相，尤其是那「父親叫阿爸」的，阿猷的恣態，尚在我的回想裏活現著。

在學生時代，每次放假回家，都怕假期易過，不能玩得暢快，時光都在娛樂裏消耗去，世間怎樣是無暇去觀察，這次歸來已不是那樣心情，就覺得這世間，和少時的世間，很是兩樣了，頂變款<sup>6</sup>的就是街上不常聽見小銅鑼的聲音，這使我想起那賣豆花的來，同時也想起排個攤子在路邊賣雙膏潤的，愛和孩子們說笑的賣鹹酸甜<sup>7</sup>的潮州

<sup>6</sup> pian3—khoan2：變樣式、變款式。

<sup>7</sup> kiam5—sng—tin：蜜餞

老，常是排在祖廟口的甘蔗平，夜間那叫賣的聲音，直聽到里外路去的肉粽秋，這幾人料想都死去了，總沒有再看到，只有賣麥芽羹和賣圓仔湯的，猶還是那十幾年前的人。

又有使我不思議的，就是在路上，不看見有較大的兒童，像我們時代，在成群結黨地戰鬧著，調查起牠的原因，是達到學齡的兒童，都上公學校去，啊！教育竟這麼普及了？記得我們的時候，官廳任怎樣獎勵，百姓們還不愿意，大家都講讀日本書是無路用<sup>⑧</sup>，爲我們所當讀，而且不能不學的，便只有漢文，不意十年來，百姓們的思想竟有了一大變換。

我歸來了這幾日，被我發見著一個使我自己寬心的事實——雖然使家裏的人失望——就是這故鄉，還沒有用我的機會，合用不合用便不成問題，懷抱著那被遺棄的恐懼，也自然消釋，所以也就有到外面的勇氣。

市街已經改正，在不景氣的叫苦中，有這樣建設，也是難得，新築的高大的洋房，和停頓下的破陋家屋，很顯然地象徵著廿世紀的階級對立，市面依然是鬧熱，不斷地有人來來往往，但是以前的大生理

⑨，現在都改做零賣的門市⑩，一種聖化這惡俗的街市的人物，表演著真實的世相的乞食⑪，似少去了許多，幾幾乎似曉天的星宿，講古場上，有幾處都坐滿了無事做的閑人。

這箇地方的信仰中心，虔誠的進香客的聖域，那間媽祖廟，被折得七零八落，「啊！進步了！怎樣⑫故鄉的人，幾時這樣勇敢起來？」我不自禁地漏出了讚嘆聲，我打算⑬這是破除迷信的第一著手，問起來纔知道要重新改築，完全出我料想之外。又聽講拆起來已經好久了，至今還是荒荒廢廢，這地方的頭兄⑭們，真有建設能力嗎？我又不憚煩地抱著懷疑，這一條路上，平常總有不少乞食，在等待燒金還愿的善男子善女人施捨，這一日在這路上，我看見一個專事驅逐乞食的人，這個人講是⑮喰官廳的頭路⑯，難道做乞食也要受許可纔行嗎!?

聖廟較以前荒廢多了，以前曾充做公學校的假校舍，時有修理，現在單只奉祀聖人，就只有任它去荒廢，又是在尊崇聖道的呼喊裏，這現象不教人感到滑稽？但是一方面不重費後人轟廢的努力，這地方頭兄們的先見，也值得稱許!?

⑨ seng—i2...生意

⑩ bun5—chh17... (李南衡註)零售生意稱門市，批發生意稱武市。

⑪ khit—chiah8...乞丐

⑫ chhuan2—iun7...怎麼

⑬ phah—sng3...以為

⑭ thau5—hian7...領導人物

⑮ kong2—si7...聽說是

⑯ thau5—lou7...職業、工作。

是回家後十數日了，剛好那賣圓仔湯的和賣麥芽羹的，同時把擔子息在祖廟口，我也正在那邊看牆壁上的廣告，他兩人因為沒買賣，也就閒談起來。講起生理的微末難做，同時也吐一些被拿去罰金的不平。我聽了一時高興，便坐到廟庭的階石上去，加入他們談話的中間。

「記得我尚細漢<sup>17</sup>的時候，自我有了記憶，就看你挑這擔子，打著那小銅鑼，臍臍<sup>18</sup>地在街上賣，不知今年有六十歲無？敢<sup>19</sup>無兒子可替你出來賣？」我乘他們講話間歇時，向賣麥芽羹的問。

「六十二歲了，像你囡仔<sup>20</sup>已成大人，我那會不老，兒子雖有兩個，他們有他們的事，我還會勞動，也不能不出來賺些來添頭貼尾。」賣麥芽羹的捫一捫鬚，這樣回答我。

「你！」我轉向賣圓仔湯的，「也有幾個兒子會賺錢了，自己也致著<sup>21</sup>病，不享福幾年，何苦呢？」因為他是同住在這條街上，所以我識他較詳一點。

「享福？有福誰不要享，像你太老纔可以享福呢，我這樣人只合受苦！」賣圓仔湯的答著，又接講下去，「囡仔賺不成錢，做的零星

<sup>17</sup> se3 - han3... 年幼、小孩。

<sup>18</sup> 打鑼聲

<sup>19</sup> kam2... 難道

<sup>20</sup> gin2 - a2... 小孩

<sup>21</sup> ti3 - t'ioh3... 得著

生理，米柴官廳又當當緊，拖著老命尙且開勿值<sup>㉑</sup>，享福?!」

「現時比起永過<sup>㉒</sup>一定較好啦，以前一個錢的物，現在賣十幾箇錢。」

「啊！你講囡仔話，現在十幾箇錢，怎比得先前的一箇錢，永過是真好！講起就要傷心，我們已無生命可再過著那樣的日子了！」

「永過實在是真好，沒有現時這樣警察……」

「現在的景況，一年艱苦過一年，單就疾病來講，以前總沒有什麼流行病、傳染病，我們受著風寒，一帖藥就好，現在有的病，什麼不是喰西藥竟不會好，像我帶<sup>㉓</sup>這種病，一發作總著<sup>㉔</sup>注射纔會快活<sup>㉕</sup>，這樣病全都是西醫帶來的。」賣圓仔湯的竟有這樣懷疑。

「哈！也難怪你這樣想，實有好幾種病，是有了西醫纔發見  
的，——你們孩子可曾進過學校無？」

「進學校？講來使人好笑！」賣麥芽羹的講。

「怎樣？」

「我隔壁姓楊的兒子，是學校的畢業生，去幾處店舖學生理，都被辭回來，聽講字目算無一項會，而且常常自己抬起身份，不願去做

㉑ khai-m7-ta8... 入不

數出

㉒ eng2-koe3... 以前，昔

日

㉓ tai3... 染上

㉔ tsh8... 得

㉕ khuiN3-oah8... 舒服

粗重的工作，現在每日只在數街路石<sup>26</sup>。」

「我早就看透<sup>27</sup>，所以我的囡仔總不教他去進學校，六年間記幾句用不著的日本話？」賣圓仔湯的補足著講。

「就是進學校，也無實在<sup>28</sup>要教給我們會。」

「怎樣講用不著？」

「怎樣用得著？」

「在銀行、役場<sup>29</sup>官廳，那一處不是無講國語勿用得<sup>30</sup>嗎？」

「那一種人自然是有路用咯，像你，也是有路用，你有才情<sup>31</sup>，會到頂頭<sup>32</sup>去，不過像我們總是用不著。」

「怎樣？」

「一個囡仔要去喰日本頭路<sup>33</sup>，不是央三託四<sup>34</sup>抬身抬勢，那容易；自然是無有我們這樣人的份額，在家裏幾時用著日本話，只有等待巡查來對<sup>35</sup>戶口的時候，用牠一半句<sup>36</sup>。」

「你想錯去了，」我想要詳細說明給他聽，「不但如此，六年學校台灣字一字不識，要寫信就著<sup>37</sup>去央<sup>38</sup>別人。」賣麥芽羹的又搶著去證明進學校的無路用。

26 sng3 ke - lou7 - chioh8  
：指無業遊蕩

27 khoaN3 - thau3...看破、  
看清楚事實真象。

28 ho5 sit8 - chait7...不是  
誠心誠意

29 日語，鄉、鎮公所。

30 be7 - iong7 - tit...不可  
以

31 chais - cheng5...才氣、  
能力

32 teng2 - thau5...上面

33 chiah8 jit8 - pun2 thau5  
- lou7...給日本人做事

34 iang - saN thoa - si3...  
到處拜託

35 hui3...查對

36 chit8 - poaN3 - ku3...一  
言半語

37 hioh8...得

38 iang...拜託

「學校不是單單學講話、識字，也要涵養國民性，……」  
「巡查！」不知由什麼人發出這一聲警告，他兩人把擔子挑起就走，談話也自然終結。

——刊載於《南音》創刊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 醉人梓舍之哀詞（並叙）

他乃是在她，慈祥、好施、富有敬信心的祖母膝下，嬌養長大來的。

他沒有甚學問，卻曉讀書的樂趣，可是兒子總不愛讀書，這是他的遺憾。

生平不惜錢物，好交遊，喜歡幫助人家，性質直不脩邊幅，不能容人，慣使酒罵座是其短處。

因他不善理財，兼受幾家朋友拖累，巨萬的財產，傾喪且盡，尚猶負債纍纍，所以他就○煩悶○憂鬱，享受半年中的自己的理想生活，就到永遠的安息了。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與《行入關仔嶺》（一九二四年）詩稿同冊。



## 鬪鬧熱<sup>①</sup>

拭過似的、萬里澄碧的天空，抹著一縷兩縷白雲，覺得分外悠遠，一顆銀亮亮的月球，由著淺藍色的山頭，不聲不響地，滾到了天半，把牠清冷冷的光輝，包圍住這人世間，市街上罩著薄薄的寒烟，人家屋簷的天燈和電柱上的路燈，通溶化在月光裏，寒星似的一點點閃爍著。在冷靜的街尾，悠揚地幾聲洞簫，由著裊裊的晚風，傳播到廣大空間去，似報知人們，今夜是明月的良宵。這時候街上的男人們，似皆出門去了，只些婦女們，這邊門口幾人，那邊亭仔腳<sup>②</sup>幾人，團團坐著，不知談論些什麼，各個兒指手畫腳，說得很高興似。有一陣<sup>③</sup>孩子們，哈哈笑笑弄著一條「香龍」，由隘巷中走出來，繞著亭仔腳柱<sup>④</sup>，繞來穿去。

① tau3 — nau7 — jia8... (李南衡註) 一解為迎神賽會中，比賽哪一邊熱鬧。一解為湊熱鬧。

② teng5 — a2 — kha : 騎樓下。

③ chih8 — tin7... 一群。

④ teng5 — a2 — kha — thiaut : 騎樓下支撐房屋  
的柱子。

「厭人，」一婦人說，「到大街上玩去罷，那邊較鬧熱。」  
孩子們得到指示，嘻嘻譁譁<sup>⑤</sup>地跑去。

「等一等！」一個較大的孩子說：「我去拿一面鑼來。」

「好，好，趕快來。」孩子們雀躍地催促著說。

叮叮！叮叮！叮叮！銅鑼響亮地敲起來。

「到城裏去啊！」有的孩子喊著。

「好好，去去啊！」「來來！」走在前頭的孩子喊。

一陣吶喊的聲音，把牠們一起捲下中街去。

過有些一回，孩子們垂頭喪氣跑回來，草繩上插的線香，拔去了不少，已不成一條龍的樣子，銅鑼亦沒有聲息，有的孩子不平地在罵著叫喊著。

「鬧出什麼事來？」有些多事的人問。

「被牠們欺負了，牠媽的！」孩子們回答著，「把我們龍的頭割去！」

「汝們吵鬧過人家罷？」有人詰責著說。

「沒有！我們一些兒沒有。」孩子們辯，「我們在空中地上，牠媽

⑤ hi—hi—hoa—hoa…嬉鬧聲，高興之意。

的不明不白的受過他們一頓罵！」

「那邊有些人，本來是橫逆不過的。」又一人說。

「糟躉人！」又有人不平地說，「不當讓他便宜。」

「孩子們的事，管他則甚？」有人不相關的說

一時議論沸騰起來，街上頓添了一種活氣，有人說：「十五年前的熱鬧，怕人都記不起了，再鬧一回亦好。」有人說：「要命，鬧起來怕就不容易息事。」

明月已漸漸斜向西去，籠罩著街上的烟，迷濛地濃結起來，燈火星星地，在冷風中戰慄著，街上布滿著倦態和睡容，一絲絲的霜痕，透過了衣衫，觸進人們肌膚，在成堆的人們中，多有了袖著手、縮著頭、聳著肩、伸懶腰、打呵欠的樣子了。議論已失去了熱烈，因為寒冷和睡眠的催促，雖未見到結論，人們也就散去。

隔晚，那邊也有一陣孩子們的行列，鬧過別一邊去，居然宣佈了戰爭，接連鬥過兩三晚，已經因著「囡仔事惹起大人代」<sup>6</sup>。一晚上，一邊的行列，被還一邊阻撓著，因一邊還都屬孩子，擋不住大拳頭，雖受過欺負，只有含恨地隱忍著。——像這樣子，保不定不開出事

<sup>6</sup> gin2 - a2 - su7 lia2 - khi2  
toa7 - lang5 - tai7... 俗諺  
，意即因孩子的事，惹成  
大人的事。

來，遂有人出來阻擋，鬧熱也就半路上結局了。

一邊就以爲得到了勝利——在優勝者地位，本來有任意凌辱壓迫劣敗者權柄。所以牠們不敢把這沒出處的威權，輕輕放棄，也就忠實地行使起來。可不識那就是培養反抗心的源泉，導發反抗力的火線。一邊有些氣憤不過的人，就不能再忍住下。約同不平者的聲援，所謂雪恥的競爭，就再開始。——一邊是抱著滿腹的氣憤，一邊是「儉腸捏肚也要壓倒四福戶」<sup>7</sup>的子孫，遺傳著有好勝的氣質。所以這一回，就鬧得非同小（俗謂發狂）可（俗謂狗）<sup>8</sup>了。但無錢本來是做不成事，就有人出來奔走勸募。雖亦有過人反對，無奈群衆的心裏，熱血正在沸騰，一勺冰水，不是容易能就奏功，各要爭個體面，所有無謂的損失，已無暇計較。一夜的浪費將要千圓。又因接近街的繁榮日，一時看熱鬧的人，四方雲集，果然市況一天繁榮似一天。

在一處的客廳裏，有好些個等待看鬧熱的人，坐著閒談。

「唉！我記得還似前天，」甲微啣的道，「怎麼就是十五個  
年。」

<sup>7</sup> khiam7 - tng5 neh -

tou7 ia7 - beh ah - to2

si3 - hok - hou7 : 諺語 -

喻窮人，盡其所能節

省，也要與富戶人家爭一

口氣。

<sup>8</sup> siau2 - kau2 : 瘋狗

「歲月真容易過！」乙感嘆著說，「那時代的頭老——醉舍<sup>④</sup>，已經財散人亡，現在想沒得再一個，天天花費三兩百塊，不要緊的啲。」

「實在無意義的競爭——胡鬧，」丙喝過茶慢慢地說，「在這時候，大家救死且沒有工夫，還有空兒，來浪費這有用的金錢，實在可憐可恨，究竟爭得什麼體面？」

「樹要樹皮，人要面皮，」甲興奮地說，「誰甘白受人家欺負，不要爭一爭氣，甘失掉了面皮！」

「什麼是面皮？」丙論辯似的說，「還有被人家欺辱得不堪的，卻自甘心著，連哼的一聲亦不敢，說什麼爭氣，孩子般的眼光，值得說什麼爭面皮！」

「現時還算比較好些，」一個有年紀的人，阻斷爭論，經驗過似的鄭重說，「像日本未來的時，四城門的競爭，那就利害啦！」

「什麼樣子，那時候？」一個年輕的稀奇地問。

「唉！」老人感慨地說，「那時代，地方自治的權能，不像現時剝奪得淨盡，握著有很大權威，住在福戶內的人，不問是誰，福戶內

<sup>④</sup>thau5 - lau7 chui3 - sia3  
：（李南衡註）頭老，地方領導人。舍，對搢紳子弟或有錢人的尊稱。



的事，誰都有義務分擔，有什麼科派捐募，是不容有異議，要是說一聲不肯，那快就不能住這福戶內，所以窮的人，典衫當被，也要來和人家爭個臉皮。」

「聽說有一樁可憐可笑的，」乙接嘴著說，「西門那個賣小點的老人，五十塊的老本和一圈豚，連生意本，全數花掉，還再受過全街的笑話。」

「實在也就難怪，」甲吐出一口飽吸過的香烟，在烟縷繚繞的中間，張開牠得意的大口，「前回不是因得到勝利（牠一人的批判），所以那邊的街市，就發達繁昌起來，某某和某某，不是皆發了幾十萬，真所謂狗屎埔變做狀元地<sup>⑩</sup>。」

「就不關什麼，」一位像有學識的人說，「也是生活上一種餘興，像某人那樣出氣力的反對，本該挨罵。不曉得順這機會，正可養成競爭心，和鍛鍊團結力。」

「這回在奔走的人，」乙說，「不是有學士、有委員、有中等學校卒業和保正，不是皆有學問有地位的人士，牠偏說這種舉動是無知的人所做的，要賣弄牠自己的聰明。」

<sup>⑩</sup> kau2 — sai2 — pou pian3 —  
seng5 chiong7 — goan5 —  
te7: 比喻原本無利用價  
值的土地，因某種原因而  
成為寸金寸土的狀元地。

「聽說市長和郡長，都很讚成，」乙說，「昨晚曾賜過觀覽，在市政廳前和郡衙前，亦放不少鞭炮，在表示著歡迎。」

「那末汝以為就無上光榮了？」丙可憐似的說。

「能夠合官廳的意思，那就……」甲說，「牠媽的，看牠有多大力量能夠反對！」

「聽說有人在講和，可能成功嗎？」老人懷疑地問。

「牠媽的，」甲奮奮地罵，「花各人自己的錢，牠不和人家分擔，不趕他出福戶去，也就便宜，要硬來阻鬧人家的興頭，牠媽的！」

……

「明夜沒得再看啦！」纔進屋子來的一個人說。

「什麼被牠勸說過嗎？」丙驚疑地問，「聽說某某的奔走，已不成功了，怎麼樣就講和？」

「人們多不自量，」進來那人說，「牠叩了不少下頭，說了不少好話，總值不得市長一開口，牠那麼盡力，不能成功，剛纔經市長一說，兩方就各答應了。」

「怎麼就這容易？」丙說，「實在想不到！」

「因爲不高興了。」那人道，「在做頭老的，牠高興的時候，就一味地吶喊，現在不高興了，就講和去。」

「下半天的談判，不是誰都很固執嗎？」丙說。

「死鴨子的嘴巴<sup>①</sup>，」那人說，「現在小戶人家已負擔不起，要用到牠們做頭老的錢了。還有不講和的，不過嘴裏……」

「早幾點鐘解決，一邊也就可節省幾百塊，」乙說，「聽說路關鐘鼓，已經準備下，這一筆錢就白花的了！」

「我的意見，」丙說，「那些富戶家，花去了幾千塊，是不算什麼。牠們在平時，要損他一文，也是不容易，再鬧下去，使勞動者們，多得一個賣力的機會，亦不算錯。」

「汝還有算不到，」老人說，「只抵當賓客的使費<sup>②</sup>，在貧家，也就不容易，一塊錢，現在不是糶不到半斗米？」

「他媽的，老不死的混蛋！」甲總不平地罵。

鬧熱來到了，街上的孩子們在喊。這些談論的人，先先後後，亦都出去了，室裏頭只留著茶杯茶瓶烟草火柴在批評這一回事，街上看

① si2 - ah - a2 e5 chhui3

— pe : 喻固執不認輸

② sou2 - hui3 : 花費

鬧熱的人，波湧似的，一層層堆聚起來。

翌日，街上還是鬧熱，因為街的繁榮日，就在明后兩天。——人們的信仰，媽祖的靈應，是策略中必需的要件；神輿的繞境，旗鼓的行列，是繁榮上頂要的工具——真的到那兩天，街上實在鬧熱極了。第三天那些遠來的人們，不能隨即回家，所以街上還見得來往人多，一到夜裏，在新月微光下的街市，只見道路上，映著剪伐過的疏疏樹影，還聽得到幾聲行人的咳嗽和狺狺的狗吠，很使人戀慕著前幾天的鬧熱。

十一·十四

——原載於《台灣民報》八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 一桿「稱仔」<sup>①</sup>

懶雲

鎮南威麗村裏，住的人家，大都是勸儉、耐苦、平和、從順的農民。村中除了包辦官業的幾家勢豪，從事公職的幾家下級官吏，其餘都是窮苦的占多數。

村中，秦得參的一家，猶其是窮困的慘痛，當他生下的時候，他父親早就死了。他在世，雖會賸<sup>②</sup>得幾畝田地耕作，他死了後，只剩下可憐的妻兒。若能得到業主的恩恤，田地繼續賸給他們，雇用工人替她們種作，猶可得稍少利頭，以維持生計。但是富家人，誰肯讓他們的利益，給人家享。若然就不能成其富戶了。所以業主多得幾斗租穀，就轉賸給別人。他父親在世，汗血換來的錢，亦被他帶到地下去。他母子倆的生路，怕要絕望了。

① 《台灣新民報》寫「秤仔」

② 租耕，或長期租耕

鄰右看她母子倆的孤苦，多爲之傷心，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就替他們設法，因爲餓死已經不是小事了。結局因鄰人的做媒，他母親就招贅一個女婿進來。本來做後父的人，很少能體恤前夫的兒子。他後父，把他母親亦只視作一種機器，所以得參，不僅不能得到幸福，又多挨些打罵，他母親因此和後夫就不十分和睦。

幸他母親，耐勞苦、會打算，自己織草鞋、蓄鷄鴨、養豚，辛辛苦苦，始能度那近於似人的生活。好容易，到得參九歲的那一年，他母就遣他，去替人家看牛，做長工。這時候，他後父已不大顧到家內，雖然他們母子倆，自己的勞力，經已可免凍餒的威脅。

得參十六歲的時候，他母親教他辭去了長工，回家裏來，想賺幾畝田耕作，可是這時候，賺田就不容易了。因爲製糖會社<sup>③</sup>，糖的利益益大，雖農民們受過會社刻虧<sup>④</sup>、剝奪，不願意種蔗，會社就加上租聲<sup>⑤</sup>向業主爭賺，業主們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農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會社賺去了。有幾家說是有良心的業主，肯賺給農民，亦要同會社一樣的租聲，得參就賺不到田地。若做會社的勞工呢？有同牛馬一樣，他母親又不肯，只在家裏，等著做些散工。因他的氣力大，做事

③ 糖公司

④ khok - khui：刻薄待遇

⑤ ka siang7 chou - siatN  
：提高租穀

勤敏，就每天有人喚他工作，比較他做長工的時候，勞力輕省，得錢又多。又得他母親的刻儉，漸積下些錢來。光陰似矢，容易地又過了三年。到得參十八歲的時候，他母親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爲得參娶妻。經他艱難勤苦積下的錢，已夠娶妻之用，就在村中，娶了一個種田的女兒。幸得過門以後，和得參還協力，到田裏工作，不讓一個男人。又值年成好，他一家的生計，暫不覺得困難。

得參的母親，在他二十一歲那年，得了一個男孫子，以後臉上已見時現著笑容，可是亦已衰老了。她心裏的欣慰，使她責任心亦漸放下，因爲做母親的義務，經已克盡了。但二十年來的勞苦，使她有限的肉體，再不能支持。亦因責任觀念已弛，精神失了緊張，病魔遂乘虛侵入，病臥幾天，她面上現著十分滿足、快樂的樣子歸到天國去了。這時得參的後父，和他只存了名義上的關係，況他母已死，就各不相干了。

可憐的得參，他的幸福，已和他慈愛的母親，一併失去。

翌年，他又生下一女孩子。家裏頭因失去了母親，須他妻子自己照管，並且有了兒子的拖累，不能和他出外工作，進款就減少一半，



所以得參自己不能不加倍工作，這樣辛苦著，過有四年，他的身體，就因過勞，伏下病根。在早季收穫的時候，他患著瘧疾，病了四、五天，才診過一次西醫，花去兩塊多錢，雖則輕快些，腳手尙覺乏力，在這煩忙的時候，而又是勤勉的得參，就不敢閒著在家裏，亦即耐苦到田裏去。到晚上回家，就覺得有點不好過，睡到夜半，寒熱再發起來，翌天已不能離床，這回他不敢再請西醫診治了。他心裏想，三天工作，還不夠吃一服藥，那得那麼些錢花？但亦不能放他病著，就煎些不用錢的青草，或不多花錢的漢藥服食。雖未全都無效，總隔兩三天，發一回寒熱，經過有好幾個月，纔不再發作。但腹已很脹滿。有人說，他是吃過多的青草致來的，有人說，那就叫脾腫，是吃過西藥所致。在得參總不介意，只礙不能工作，是他最煩惱的所在。

當得參病的時候，他妻子不能不出門去工作，只有讓孩子們在家裏啼哭，和得參呻吟聲相和著。一天或兩餐或一餐，雖不至餓死，一家人多陷入營養不良，猶其是孩子們，猶幸他妻子不再生育。……

一直到年末。得參自己，纔能做些輕的工作，看看尾衙<sup>6</sup>到了，尙找不到相應的工作，若一至新春，萬事停辦了，更沒有做工的機

<sup>6</sup> hoc-1-eg: 臘月十六日  
稱尾牙

會，所以須積蓄些新春半個月的食糧，得參的心裏，因此就分外煩惱而恐惶了。

末了，聽說鎮上生菜的販路很好。他就想做這項生意，無奈缺少本錢，又因心地坦白，不敢向人家告借，沒有法子，只得教他妻到外家⑦走一遭。

一個小農民的妻子，那有闊的外家，得不到多大幫助，本是應該情理中的事，總難得她嫂子，待她還好，把她唯一的裝飾品——一根金花——借給她，教她去當舖裏，押幾塊錢，暫作資本。這法子，在她當得帶了幾分危險，其外又別無法子，只得從權了。

一天早上，得參買一擔生菜回來，想吃過早飯，就到鎮上去，這時候，他妻子纔覺到缺少一桿秤仔。「怎麼好？」得參想，「要買一桿，可是官廳的專利品，不是便宜的東西，那兒來得錢？」她妻子趕快到隔鄰去借一桿回來，幸鄰家的好意，把一桿尙覺新新的借來。因為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得多，他們的高昇就快。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

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她妻子爲慮萬一，就把新的稱仔借來。

這一天的生意，總算不壞，到市散，亦賺到一塊多錢，他就先糴些米，預備新春的糧食。過了幾天糧食足了，他就想，「今年家運太壞，明年家裏，總要換一換氣象纔好，第一廳上奉祀的觀音畫像，要買新的，同時門聯亦要換，不可缺的金銀紙<sup>⑧</sup>、香燭，亦要買。」再過幾天，生意屢好，他又想炊<sup>⑨</sup>一灶年糕，就把糖米買回來。他妻子就忍不住，勸他說：「剩下的錢積積下，待贖取那金花，不是更要緊嗎？」得參回答說：「是，我亦不是把這事忘卻，不過今天纔廿五，那筆錢不怕賺不來，就賺不來，本錢亦還在。當舖裏遲早，總要一個月的利息。」

一晚市散，要回家的時候，他又想到孩子們。新年不能有件新衣裳給他們，做父親的義務，有點不克盡的缺憾，雖不能使孩子們享到幸福，亦須給他們一點喜歡。他就剪了幾尺花布回去。把幾日來的利益，一總花掉。

這一天近午，一下級巡警，巡視到他擔前，目光注視到他擔上的

⑧ (李南衡註)冥鏹，燒給神的叫金紙，燒給鬼、死人的叫銀紙。

⑨ chhoe：蒸

生菜，他就殷勤地問：

「大人，要什麼不要？」

「汝的貨色比較新鮮。」巡警說。

得參接著又說：

「是，城市的人，總比鄉下人享用，不是上等東西，是不合脾胃。」

「花菜賣多少錢？」巡警問。

「大人要的，不用問價，肯要我的東西，就算運氣好。」參說。他就擇幾莖好的，用稻草貫著，恭敬地獻給他。

「不，稱稱看！」巡警幾番推辭著說。誠實的參，亦就掛上稱仔稱一稱，說：

「大人，真客氣啦！纔一斤十四兩。」本來，經過秤稱過，就算買賣，就是有錢的交關<sup>10</sup>，不是白要，亦不能說是贈與。

「不錯罷？」巡警說。

「不錯，本有兩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參說。這句話是平常買賣的口吻，不是贈送表示。

<sup>10</sup> kau — koan... 交易

「稱仔不好罷，兩斤就兩斤，何須打扣？」巡警變色地說。

「不，還新新呢！」參泰然地回答。

「拿過來！」巡警赫怒了。

「稱花<sup>11</sup>還很明瞭。」參從容地捧過去說。巡警接在手裏，約略

考察一下說：

「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

「什麼緣故？修理不可嗎？」參說。

「不去嗎？」巡警怒叱著。「不去？畜生！」撲的一聲，巡警把

稱仔打斷擲棄，隨抽出胸前的小帳子<sup>12</sup>，把參的名姓、住處，記下。

氣憤憤地，回警署去。

參突遭這意外的羞辱，空抱著滿腹的憤恨，在擔邊失神地站著。

等巡警去遠了，纔有幾個閑人，近他身邊來。一個較有年紀的說：

「該死的東西，到市上來，只這規紀<sup>13</sup>亦就不懂？要做什麼生意？

汝說幾斤幾兩，難道牠的錢汝敢拿嗎？」

「難道我們的東西，該白送給他的嗎？」參不平地回答。

「唉！汝不曉得他的厲害，汝還未嘗到他，青草膏的滋味<sup>14</sup>。」

<sup>11</sup> chhing3—hoe：度目

<sup>12</sup> (李南衡註)小記事本

<sup>13</sup> kui—ki2：規矩

<sup>14</sup> chheN—chhau2—ko e5  
chu—bi7：即謂拷打

那有年紀的嘲笑地說。

「什麼？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嗎？」參說。

「硬漢！」有人說。眾人議論一回、批評一回，亦就散去。

得參回到家裏，夜飯前吃不下，只悶悶地一句話不說。經他妻子殷勤的探問，才把白天所遭的事告訴給她。

「寬心罷！」妻子說，「這幾天的所得，買一桿新的還給人家，剩下的猶足贖取那金花回來。休息罷，明天亦不用出去，新春要的物件，大概準備下，但是，今年運氣太壞，怕運裏帶有官符，經這一回事，明年快就出運，亦不一定。」

參休息過一天，看看沒有什麼動靜，況明天就是除夕日，只剩得一天的生意，他就安坐不來，絕早挑上菜擔，到鎮上去。此時，天色還未大亮，在曉景朦朧中，市上人聲，早就沸騰，使人愈感到「年華垂盡，人生頃刻」的悵惘。

到天亮后，各擔各色貨，多要完了，有的人，已收起擔頭，要回去圍爐，過那團圓的除夕，償一償終年的勞苦，享受著家庭的快樂。

當這時參又遇到那巡警。

「畜生，昨天跑那兒去？」巡警說。

「什麼？怎得隨便罵人？」參回說。

「畜生，到衙門去！」巡警說。

「去就去呢，什麼畜生？」參說。

巡警瞪他一眼便帶他上衙門去。

「汝秦得參嗎？」法官在座上問。

「是，小人，是。」參跪在地上回答說。

「汝曾犯過罪嗎？」法官。

「小人生來將三十歲了，曾未犯過一次法。」參。

「以前不管他，這回違犯著度量衡規則。」法官。

「唉！冤枉啊！」參。

「什麼？沒有這樣事嗎？」法官。

「這事是冤枉的啊！」參。

「但是，巡警的報告，總沒有錯啊！」法官。

「實在冤枉啊！」參。

「既然違犯了，總不能輕恕，只科罰汝三塊錢，就算是格外恩

典。」官。

「可是，沒有錢。」參。

「沒有錢，就坐監三天，有沒有？」官。

「沒有錢！」參說，在他心裏的打算：新春的閒時節，監禁三天，是不關係什麼，還是三塊錢的用處大，所以他就甘心去受監禁。

參的妻子，本想洗完了衣裳，纔到當舖裏去，贖取那根金花。還未曾出門，已聽到這凶消息，她想：在這時候，有誰可央托，有誰能爲她奔走？愈想愈沒有法子，愈覺傷心，只有哭的一法，可以少舒心裏的痛苦，所以，只守在家裏哭。后經鄰右的勸慰、教導，纔帶著金花的價錢，到衙門去，想探探消息。

鄉下人，一見巡警的面，就怕到五分，況是進衙門裏去，又是不見世面的婦人，心裏的驚恐，就可想而知了。她剛跨進郡衙的門限，被一巡警的「要做什麼」的一聲呼喝，已嚇得倒退到門外去，幸有一十四來歲的小使<sup>15</sup>，出來查問，她就哀求他，替伊探查，難得那孩子，童心還在，不會倚勢欺人，誠懇地，替伊設法，教她拿出三

<sup>15</sup>（李南衡註）日語，工友



塊錢，代繳進去。

「纔監禁下，什麼就釋出來？」參心裏，正在懷疑地自問。出來到衙前，看著她妻子。

「爲什麼到這兒來？」參對著妻子問。

「聽……說被拉進去！」她微咽著聲回答。

「不犯到什麼事，不至殺頭怕什麼。」參快快地說。

他們來到街上，市已經散了，處處聽到辭年的爆竹聲。

「金花取回未？」參問她妻子。

「還未曾出門，就聽到這消息，我趕緊到衙門去，在那兒繳去三塊，現在還不夠。」妻子回答他說。

「唔！」參恍然地發出這一聲，就拿出早上賺到的三塊錢，給他妻子說：

「我挑擔子回去，當舖怕要關閉了，快一點去，取出就回來罷。」

圍過爐，孩子們因明早要絕早起來開正<sup>16</sup>，各已睡下，在作他們幸福的夢。參尚在室內踱來踱去。經他妻子幾次的催促，他總沒有聽

見似的，心裏只在想，總覺有一種，不明瞭的悲哀，忍不住漏出幾聲的嘆息，「人不像個人，畜生，誰願意做。這是什麼世間？活著倒不若死了快樂。」他喃喃地獨語著，忽又回憶到他母親死時，快樂的容貌。他已懷抱著最后的覺悟。

元旦，參的家裏，忽譁然發生一陣叫喊、哀鳴、啼哭。隨後，又聽著說：「什麼都沒有嗎？」「只銀紙備辦在，別的什麼都沒有。」同時，市上亦盛傳著，一個夜巡的警吏，被殺在道上。

這一幕悲劇，看過好久，每欲描寫出來，但一經回憶，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不能著筆。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纔覺這樣事，不一定在未開的國裏，凡強權行使的地上，總會發生，遂不顧文字的陋劣，就寫出給文家批判。

十二月四夜記

——原載於《台灣民報》九十二、九十三號，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編按】作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夜



## 新時代青年的一面

「汝也不是沒有見識，怎麼和那班人做那懵懂<sup>①</sup>事？」

「世間若是沒有蠢人，機智的人們就不能得到便宜了。」

「這事在我總覺沒有效果，反轉會得到以上的痛苦，汝不是在開墾山野造林種樟？明年有幾多的收成？」

「這事不能放在一起說，山林事業的成功，在數理上可以予定的。」

「是呢，我們的事業，不是也有理論可以推測嗎？」

「我們的樟樹一年長過一年，汝們的行程不是一步艱難一步嗎？汝不聽過人說嗎？三千里的弱水外，不是有個仙山？人們死不了總有個會昇仙的，可惜汝的肉眼怕不及見。」

① 糊塗

「新聞不是在報大屯山有金礦，汝什麼不就去開掘，況不能先把金塊洗揀出來證明其確有，人們肯下鋤嗎？」

「雖沒不能一下鋤就掘到礦脈，有無限的埋藏那是確定，黃金不是閃閃在放光嗎？」

「無奈惹不起人們的注視。」

「現在有什麼人，簡直都是行屍。」

「汝奮激了嗎？」

「還該說是死屍，他們不是被家庭的魔鬼□□役了自己，被社會的墓穴裡埋葬了固性，被舊道德的符錄壓住了靈魂，還有什麼活人，鬼都看不見。」

「他們不是自己在受虧嗎？誰再來替他出力？」

「自己做的自己要負責任，要誰出力？」

「他的家族不是在困苦嗎？誰能憐念他？」

「困苦不就是我們的三餐嗎？要受人們憐恤的家裡也不能生出像他的人，且這些事也不是爲著自己（人格上，不是利益上），真值得憐恤嗎？」

「雖然他不是為多數人們犧牲嗎？」

「犧牲而得到報酬，那已是賣力了，值得說嗎？」

「人類總死不了，汝這麼樣決心，我也不再說。」

「但是我不是受了所以委託替人來作說客，須不要誤會。」

「豈敢汝自己多心，這樣的說轉使我要誤會了。」

「汝是大學的畢業生嗎？留學幾年？」

「三年，前月纔回來的。」

「畢業纔回來的。」

「畢業纔回來就擾亂著社會的安寧，汝學的什麼？學的什麼卻單曉得社會的安寧。犯法的行動，是保持安寧的手段嗎？」

「是現在犯到最大的罪的人纔曉得真理，纔抱有純正的人格。」

「須規矩些，這是神聖的法庭，說話要謹慎。」

「在下級的官平常是沒有知識的居多，他做錯了事還要上司可訓戒他，汝什麼不訴之屬的官長？」

「我認定官是不論屬何階級，總是同一體，難道官長是盲是矇，

小百姓們若少忍不住非理的壓迫干涉，汝們就以爲是反抗叛逆，動不動就作爲土匪處治，訴給誰？」

「那末汝以爲像汝的行動，就可矯正她嗎？」

「是要撲滅他的，這樣還值得矯正？」

「暴力汝們不是以爲極大的罪惡嗎？」

「我不是要用暴力撲滅他們，是要把鮮血來淘洗他呢！」

「汝要犧牲也須擇個對手，以大學生來和個下級巡警<sup>2</sup>拚命，我替汝可惜，很不值得是嗎？汝不後悔嗎？」

「不後悔，我認定他的罪惡，不管的位置，在他所留下的罪惡。比到在高位的還更重大，用我一滴滴的血，洗去多麼大的罪惡，不是很光榮嗎？」

「那末刺殺他汝是存意的了？」

「是，但是撲殺」

「好，審問終結，按法第○條的規<sup>3</sup>，重監禁×年，服不？不服還能再上控。」

「服，但在判詞裡須再批明寫，我是屈××力的下面，不是受到

---

<sup>2</sup> 誤字，應為「警」。  
<sup>3</sup> 以下缺字

法的制裁。」

「什麼說！」

「現在汝們所謂法不是汝們做的保護汝們一部份的人的嗎，所謂神聖這樣若是能無私地公正執行也還說的過去，汝們在法的後面，不是還受到一種力的支配嗎？汝們敢立誓嗎？汝們能無污了司法的神聖嗎？簡直在服務罪惡的底下，所以我沒有辯論，雖不服，不該服也不能服，所以也就服了。」

【編按】與「一桿「稱仔」」同一稿本。寫作日期不明。賴和另有一手稿  
「不投機的對話」一文，寫於《台灣民報》用稿，與本篇雷同，  
茲錄於下頁：



## 不投機的對話

友

你原不是沒常識的人，怎要和那一班人？做個懂事？

世間若無一人，巧<sup>①</sup>的人就得不到便宜，世間怕要亂起來。

這事在我總覺得是無路用，不僅不能照你們所期，能有些改善，怕反轉得到比現在以上的痛苦。

那末你是承認現在的痛苦少些？你可不是常喝酒？

你太過於嘲笑人，我自信還有知覺，未至神經麻痺，只不似你們過於敏銳。

是！我們全都是精神病者，所以要和世間隔離，需住到監獄中去

【編按】未完成，創作日期不詳。

① 聰明

## 赴會

「時間慢了，怕赴不著車①。」我心中這樣想，腳步也自然加緊速度，走進停車場，還有五分鐘，室裏塞滿了一堆人，好容易擠到了賣票處。車票買到了，改札口②卻還未開放，一大堆搭車的人，被一個驛夫③挽來推去，在排整隊伍，等待絞單④，我自負是個有教育的人，不願意受這特別親切的款待，只立在傍邊等待著，因為爭不到坐位，在我不成問題。我恃著這雙健足，可以站立三幾點鐘，所以很從容，得有觀察這一大堆人的機會，在形形色色的人們中，特別是燒金客⑤惹目，而且衆多，他們背上各背了一個「斗簡」，「斗簡」中滿盛著金紙線香，還插有幾桿小旗，每面旗各有幾個小鈴，行路時瑞瑞地發出了神的福音，似能使他們忘卻了跋涉的勞苦。

① hu3 - be7 - tɿoŋ8  
chia : 趕不上車

② (李南衡註) 日語，剪票口。

③ (李南衡註) 日語，站務員。

④ ka - toaŋ : 剪票

⑤ 進香客

這些燒金客，在我的觀察是勞働者和種做的人<sup>6</sup>，占絕對多數，他們被風日所鍛煉成的鉛褐色的皮膚，雖缺少脂肪分的光澤，卻見得異常強韌而富有抵抗性，這是爲人類服務的忠誠奴隸，支持社會的強固基礎。他們嘗盡實生活的苦痛，乃不得向無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虛的慰安，社會只有加重他們生活苦的擔負，使他們失望於現實，這樣想來，使我對社會生了極度厭惡、痛恨、咒詛的心情，同時加強了我這次赴會的勇氣。

我心裏被這現象所刺戟，心裏有些興奮，不覺用著使傍人吃驚的力量攀住欄杆，跳進車裏去。車廂裏坐位卻還空著多處，因爲多數的燒金客皆搭南下的車要轉赴北港。我是坐上北的車，所以還不甚擁擠。

我靠近車窗坐下，把眼光放開去無目的地瞻望沿途風景，心裏卻在想適纔所見的事實。會議時將用何種題目提出？迷信的破除嗎？這是屬於過去的標語。啊過去，過去不是議決有許多種的提案，設定有許多種標語，究其實在有那一種現之事實？只就迷信來講，不僅不見得有些破除，反轉有興盛的趨勢。啊，這過去使我不敢回憶。而且，

---

<sup>6</sup>cheng3 - choh e5 lang5  
：播種耕作的人，農民。

迷信破除也覺得不切實際，使迷信真已破除了，將提供那一種慰安，給一般信仰的民衆，像這些燒金客呢？這樣想來，我不覺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又回想我這赴會的心境，不也同燒金客赴北港進香一樣嗎？

「喂！看！××協會在××開理事會。」

一個紳士風<sup>⑦</sup>的日本人，把新聞指給一個紳士風的台灣人。

「哈，在××，蔡某這個人真是個會演說家，本善於吹法螺。」

「到底這個會的本體怎樣？」

「我也不大明白，聽說是在要求做人的正當權利。」

「台灣人？」

「沒有只限定在台灣人的條文，所以若感覺到做人的權利有被剝奪的人，不論誰，一定是可以參加的。」

我在漠然無著的心情之下，突聽到了這一番的談話，又把我的精神緊張起來，很注意地把耳朵傾向這一邊去。

「那麼台灣人應該有多數的參加者，我想知道階級必定全部加入。」那日本人又問。

---

⑦（李南衡註）日語，風：樣子。

「却也不見得是這樣，有些人還以為是無事取鬧，在厭惡他們，迴避他們。」這是台灣人的回答。

「我可不信！」那日本人似有些失望。

「這是別有他的原因，那些人是絕對信賴官廳，以為到不可知的將來，官廳一定會把台灣人的地位改到完善美好，不用去請願要求，阻撓著改善的進行，而且這些人若想要參加，恐怕失去了官廳的歡喜，會失現在所得的利益名譽。若不參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是和一般民衆站在同一立點上嗎，可以講是背叛民衆，這樣使那些人有點爲難，也莫怪他們咒詛。」

「中小市民和農二大衆怎樣？」

「這方面似有些得到歡迎，因爲這些民衆，在生活上所受到的不苦痛，蘊蓄的很久了，被他們替爲吐露一點，自然是會信仰他們，傾向他們，以爲他們會爭來幸福賜給一般大衆。不過，大衆的知識還很低，不曉得政治是什麼。他們所希望的只是生活較自由點，對這點不須多大施與，官廳可以不用多大的價值，便能得到很大的效果。這只要把對日常生活上的干涉取締放寬一點，大衆便滿足了。」

「這樣，他們一定熱烈地幹下去，有這大眾爲他們做背景。」

「却也不見得，那些中心分子，多是日本留學生，有產的知識階級，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自然不能積極地鬥爭，只見三不五時<sup>⑧</sup>開一個講演會而已。」

「悲悲——悲<sup>⑨</sup>！」那兩個人的對話尙未完結，車已駛進驛裏，同時傳來一片喧鬧的聲音，我下了車后被其他的乘客擠出了出口。

要赴目的地須再換乘小火車，我走進小驛裏碰到了一位同志，他是一等客<sup>⑩</sup>，我買的是三等票，只是幾句寒暄便就分手。三等車裏，眼見得滿座多是勞動大眾，沒一個有似智識階級者。我覺得有些失望，心想再沒有像那日本人和台灣人一樣的談話可以聽到，注意力一少渙散，便有些瞌睡的樣子，憑住車窗，眼皮不覺自己垂了下來，矇矓中聽見有些刺耳的談話，眼皮又自扯開。

「橫逆多無塊<sup>⑪</sup>去講，駛伊娘<sup>⑫</sup>！」

「你的有幾甲？」

「壹甲四分外，開墾三年外，到今年稻仔纔播得起。」

「你去問了怎樣？那所在的人另有什麼方法無？聽講農組<sup>⑬</sup>的人

⑧ sam — put — gou7 — si5 : 台灣成語，偶爾。

⑨ pi — pi — pi : 火車之汽笛聲

⑩ 日治時期，火車分三等。

⑪ te3 : 處

⑫ sai2 — in — nia5 : 駛，御也，即姦他娘。

⑬ 農民組合

出來在奔走怎樣？」

「猶還是無法度<sup>15</sup>，已經拂下給他們了，那容易就要取消！」

「不是講還打下底作？」

「那駛伊娘惡爬爬<sup>16</sup>，不時<sup>17</sup>來趕來迫，也不是害<sup>18</sup>？」

「不能向他們請求此開墾的費用？」

「講多容易！他們還要催討前幾年的小作料。」

「有的不是鬧到法院去，後來安怎<sup>19</sup>？」

「法院是有路用<sup>20</sup>?!法是伊創的。」

「咱是應該做豬做狗，連一些可吃的，要不是被剝奪的精光，打

算<sup>21</sup>伊是不甘願的。」

「開山的痛都還未止，開荒的又在哀荷。」

「真正著<sup>22</sup>無法度？」

「有問那講文化<sup>23</sup>的看？」

我睡覺朦朧裏聽著好多人雜然的談話，只厭恨他們擾亂我睡眠！

忽聽到文化二字，突然清醒起來，也就把精神集注他們的談話到。」

「講文化的？若是搶到他們，大概就會拍拚<sup>24</sup>也無定著<sup>25</sup>。」

15 hoat - tou7...辦法

16 ok - pe5 - pe5...兜巴巴

17 put - si5...經常

18 ia7 - m7 - si7 hai7...那

還不糟糕

19 an2 - choa N2...怎麼樣

20 lou7 - iong7...用處

21 phah - sng3...大概

22 tioh8...就

23 指文化協會

24 phah - pian3...拼命努

力

25 ia7 - bo5 - tian7 -

tioh8...也不一定

「他們不是講要替台灣人謀幸福嗎？」

「講好聽？」

「今日聽講<sup>26</sup>在霧峰開理事會。」

「阿罩霧<sup>27</sup>不是霸咱搶咱，家伙<sup>28</sup>那會這樣大。」

「不要講全台灣的幸福，若只對他們的佃戶，勿再那樣橫逆，也就好了。」

「阿彌陀佛，一甲六拾餘石，好歹冬<sup>29</sup>不管，早冬<sup>30</sup>五，晚冬<sup>31</sup>討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講。」

那些談話，有的我聽不懂牠的意思，有聽得懂的，也只有增添我的慚愧，我覺得很是無聊，也覺坐得好久，爲什麼還未到，遂把頭伸出窗外，被野風一吹，精神分外清醒起來，驛頭已看得見了。

我被案内<sup>32</sup>到室中，會議已進行很久了，現在所討論的是民衆教育問題，對於讀書會、研究會的開設，意見紛紛，我也曾擔當過設置責任，自信有些經驗，實行上打算可供人做些參考，便向議長請到發言權，立了起來。

「對於我們的運動，一方面無所不施其干涉壓迫，本來的法律不

<sup>26</sup> thian<sup>1</sup> - kong<sup>2</sup> : 聽說

<sup>27</sup> A - tah - bu<sup>7</sup> : 霧峰舊

名，意指霧峰林家

<sup>28</sup> ke - hoe<sup>2</sup> : 家產

<sup>29</sup> tang : 年冬

<sup>30</sup> cha<sup>2</sup> - tang : 春收

<sup>31</sup> ban<sup>7</sup> - tang : 秋收

<sup>32</sup> 日語，招待



足供他們利用，便再施行那新法，來拘束我們的行動。由我的觀察，這種事業不在他們指導下，至少這國語<sup>33</sup>普及的一條款，是不能沒有。要得他們允准容認，而且我們要切實走向民衆中間，去做些實際工作，外面是不能不少爲妥協讓步，在一種妥協形式之下，來遂行我們的計劃。」

「議長！」一個人爭到了發言，立了起來。「像這樣的提議，吾人絕對不能讚成，吾人不應這樣卑怯，至少亦應主張；須讓吾人有普及漢文教育的自由，這是吾人所當做的義務。」

拍拍拍，拍手之聲四起，這提議得到多數的讚成，遂成爲一案。同時選出了實行委員。其次是羅馬字的普及，也成爲一案，也選出了實行委員，這一日的會議乃告終結。

次日的會議，顯然現出了二派的爭執，似有不能相妥協的形勢，一派以社會科學做基礎，主張階級利益爲前題，一派以民族意識做根據，力圖團結全民衆爲目的。議案不能成立，一日便也了結。

會議宣告了終結，尙得有半日清閒，便走向仰慕已久的名園去瞻仰一回，即景隨興，得了詩三首：

33 這裡所說的國語是指日語

十載聞名未一來 此來恰好看紅梅

溪山豈有歡迎意 特叫梅花爲我開

道義人心兩已乖 聖言早被世疑猜

娛親自有人間事 戲彩還當笑老萊

詩人劫後易悲哀 合抱殘篇灑草萊

題碑儘有成名者 朽櫟雖多是棄材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本文可能是在描述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十六日，文化協會於霧峰召開理事會的情形（參見《台灣民報》一〇一號）。



# 補大人

懶雲

「開門！開門！門口掃掃！」

還是箇早上，家家戶戶都遠把門閉著，多數人尙捨不掉甜美的夢境，留戀著溫暖的被窩，在沈醉於夜的恩惠裏。大概只有廚婦們，起來準備著早餐而已，由那從屋脊上昇騰到冷寂的曉空中去的縷縷炊烟，可以說推想是不會錯的。

一個補大人，在這個時候，就在督責人家掃除街道。想因為昨晚喝到半夜的酒，現在方再興奮中，不然就是和他大人奶<sup>①</sup>吵過嘴，不許他睡到床上，才會這麼早，就從宿舍出來，攪得家家睡夢不寧。

他行到自己的門外，看見比較別人家分外骯髒，也就仿著初學說土話的口吻，手打著門環，喊著說：

① 指補大人的妻子

「開門！開門！門口掃掃！」本來法律是要百姓們遵守的東西，做官者原有例外，家族同時也得到特別的庇蔭。他母親原不會受到這樣的督責，所以不疑惑那幾聲，「開門開門」就是在喊伊自己，使打門的補大人，連喊了幾次總沒有應過一聲。想是補大人喊的嘴酸，打得手懶了，就帶駕<sup>②</sup>帶嚷的踢門。似有些生氣了。他母親諒被踢門的聲音，所驚懾了，慌張張開出門來，看見是自己的兒子，伊的臉色忽安寧許多，同時又顯出和悅的神情，說了。

「死囡仔！就是你，我以爲是誰呢？」

方補大人在踢門的時候，街上的行人，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故？大概都停著腳步，在等待要看，霎時間竟推聚了一大群，聽著伊說這幾句，一齊拍手喝采起來，使得大人面皮紅到耳根去。他也就有點氣憤地，說：

「掃地！掃地！」

「死囡仔！掃地？箒就放在門邊，你不會掃嗎？」

伊也有些不自在的應他一句，傍邊的人又一齊拍手喝采，有的還在喝好，補大人這時候覺得很失臉了，要保住威嚴已不能夠，打算要

② 誤字，應為「罵」。

趕緊離開，就匆匆地，說。

「掃掃門口！聽不見嗎？」

「死囡仔！替你娘掃一掃，就不當<sup>③</sup>嗎？」

傍邊的人又喝起彩來，他實在難堪了，又不好發作他的大人威風，只得忍耐著一百分的九十九，留將一分發洩出來說。

「恁恁！你啊！」

「死囡仔！你講些什麼？」伊也已生氣了。

唉！補大人失了神憫憫地站著，不曉得要怎麼樣才好，看他的臉色，比較被奪去了生命，竟似加倍痛苦。傍人又全不體諒他心中正在難過，皆哄哄地大笑，拍掌喝采。還有人似不曉得他倆是母子，或者是故意，在一邊義憤不平地——又有些滑稽嘲笑似地說：

「侵犯做官的尊嚴，打嘴吧，打！該打！」

他竟受到催眠似的，服從那個人的號令，「拍的」一聲，一掌打到他母親的臉上去。

「夭壽死囡仔！你敢無天無地！」伊氣憤極了，話也有點振顫，嚷著說：「大家！看！看他在打母親啦！」伊又一手把他前襟擒著，

③ 不行

「和我來去講給你的長官聽。」扭著就走。

頂該死的，是這班傍邊看熱鬧的人，不替伊們排解也就算了，偏又在助興喝采，使伊們欲罷不能。但官吏的行動，本來沒有所謂不當，原也不容許百姓們來干涉。且公務執行妨害的罪名，是不容易擔當得起，也難怪傍關者袖手了。

「去！就去！難道我怕嘛！」他全箇意識，已被職權尊嚴佔領去，似望確是他的母親，也就扭在一塊，往警察衙去。看熱鬧的人，碰著這麼一幕的好戲，大家高興極了，不看到團圓，是不願散去，還跟在後邊，一路行去，參加的人數，便也增加起來。

到了衙門口，「無用之者不准進入」，所以這一班人只能在牆圍外，窺探消息，一兩人自以為不怕，之闖進內去，也只在「玄關」前徘徊，聽不到什麼。衙門是做官的所在，衆人在此圍著，也似曉得有冒瀆著牠的尊嚴，且巡警大人是百姓們所頂怕的，看見有從裏頭出來的，大眾也不待驅逐，兀自散開，等他進去，又復聚攏回來，還是不願散歸，很期望地在等待。作早點的人，忘了他的生意，掃地的人，猶把箒握在手中，也跟到這裏，有些想是方在吃飯的人，竟忘記放下

了箸，許多還未吃早飯的人，並也不見有感到飢餓的樣子，人們的精神，完全注意到這件事來了。

過了好些一會，補大人的母親，纔從衙裏出來，衆人波湧似的圍上去。伊不待人垂問，就如社會運動家，在路邊演說一般，含辛帶楚，向衆人訴說伊的不平。

「大家！請聽看咧，世間竟有這樣道理？說在家裏纔是我的兒子，到衙門作一箇什麼狗官來，就是什麼……就可用職權來打母親了。」

你們聽見過沒有？世間竟有這樣道理！什麼官吏的威嚴要緊，打母親不算什麼，噫！衙門竟會這樣無天無地……」

伊一路回去，只是反覆著這幾句話。

——原載於昭和二年《新生》雜誌第一集中

【編按】本文由張良澤教授提供（《淡水牛津文藝》第五期，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頁一三七—一四三）。





# 不如意的過年

懶雲

查大人<sup>①</sup>這幾日來總有些憤慨。因為今年的歲暮，照例的御歲暮<sup>②</sup>乃意外減少，而且又是意外輕薄。在查大人這些原不介意，他的心裏，以為這是管轄內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結果。真的如此就有重大的意義了。實在，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經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簡直做不成官了！也難怪查大人所以憤慨。所謂什麼民本主義啦，民衆化啦，那只是口頭上的話，實際所不能有。官之所以爲官，只在保持他的威嚴。

查大人憤憤之餘，似覺有恢復他的威嚴的必要，這就是這幾日來對於「行商人取締的峻嚴，一動手就是人倒擔頭翻；或是民家門口，早上慢一點掃除，就被告發罰金；又以度量衡規矩的保障，折斷幾家

<sup>①</sup>查，巡查。大人，日治下台灣人對日本警察的尊稱。

<sup>②</sup>（李南衡註）日語，年禮。

店舖的「稱仔」。由這些行爲，可以歸納出來。

查大人一面在努力於威嚴的恢復，一面又在考研人民心理變遷的原因。本來是綿羊一般地柔馴的，他用了一番思索之後，究竟具有聰明腦力的查大人，也就明白，完全的明白了。不錯！這完全由那班自稱社會運動家，不，實在是不良分子所煽動的。他們在講台上說什麼「官尊民卑，乃封建時代的思想，在了<sup>③</sup>憲政治下的現社會，容不得它存留」，又講什麼「官吏和農、工、商賈，是社會的分業，職務上沒有貴賤之差，農民的耕種、工人的製作、商賈的交易，比較巡警的捕捉賭，督勵掃除，不見得就沒有功勞及於社會」、「法律是管社會生活的人，勿論誰都要遵守，不以爲做官，就可除外，像巡警的亂暴<sup>④</sup>打人，也該受法的制裁」。有了這樣的煽惑，所以人民的膽子就大起來，致使今年御歲暮，才有這樣結果。於是乎查大人遷怒了，對著這班人，就特別地憎惡，應該的那是不良分子。

究竟查大人的推理，幾日後自己覺到也有些不對了。人們受到他嚴酷的取締，也如從前一樣，很溫馴地服從，不敢有些怨言，絕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這足以使查大人失望！他有時候故意，在他所憎惡

③ (李南衡註) 筆誤，應為「法」。

④ (李南衡註) 日語，粗暴、蠻橫、無法無天。

的，就是社會運動家，所得到眼睜睜的跟前，把羊一般馴良的人民，凶橫地蹂躪給他們看。他們也不敢拿出在講演會上所說的，公理人道正義，來抗議一聲。這也使查大人心裏，感到大大的不滿足，因為不能羅置他們在公務執行防害的罪名之下，可以做戒一下他們的愚蠢。

憤憤不平的查大人，幾日來的努力，又使他感到不滿。他心頭的蘊怒，恰似著火的乾茅，再潑上揮發油<sup>5</sup>一樣，蓬勃地燃燒起來，幸喜有馴良的人民，可以消費他由怒火所發生的熱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這可以說是社會的幸福，始得留著這樣勤敏能幹的行政官。

一天公務之暇，查大人猶自坐在辦公室裏，沒有別事可以勞他腦筋，自然他的思想裏，就浮出御歲暮的影像來，這和人民本來有聯帶的責任，自然而然後查大人又憎恨到人民的身上去。他想：這些狗，不如！是豬！一群蠢豬，怎地一點點聰明亦沒有？經過我一番示威，還不明白！官長不能無些進獻，竟要自己花錢嗎？怪事，銀行貯金，預計和這次所得，就可湊上五千，現在似已不可能了。哼！可

<sup>5</sup> 日語，汽油

殺，這豬，他唾一口口水，無目的地把新聞<sup>⑥</sup>扯到眼前，忽地覺有特別刺眼的字：「綱紀肅正」，他不高興極了。「拍」的一聲打著棹子，敏捷地站起，憤憤之極，不覺漏出咒罵來：豬！該死的豬，真的被狗吠一樣的新聞嚇昏了嗎？

「不景氣，我現在纔感覺到，」查大人想：「但只我們中間，你們這一群豬，有什麼景氣不景氣？家家的烟筒，不是日日在吐烟，搬進來的蕃薯，僅由衙前經過，一天總有幾十載，甘蔗一萬斤也可以賣四十圓外<sup>⑦</sup>。且現時米粟<sup>⑧</sup>是等便宜的時候，自然生活不會艱難，讓一步便不景氣風真也吹到你們中間？可是道路上還未見有餓死凍殭的人，生活不是還有餘裕嗎？是！我明白了。你們重視金錢過於生命，如此下去就能保得不死嗎？豬！」查大人不斷地在心裏咒詛，因為貯金湊不上五千。

衙門的大玄關<sup>⑨</sup>，自昨夜裏就交叉著插上國旗了，朝來在曉日的熙光中，懶倦地飄揚展捲，漾著微風的旗葉，似在告人今天是歡喜的元旦。

同化政策，經過一番批評以後，人為的同化，生活形式的括一，

⑥ 日語，報紙

⑦ goat：餘、多

⑧ chhek：穀

⑨（李南衡註）日式住宅的前門或正門

以前雖會假借官威，來獎勵干涉過，現在已經馳緩了，不復有先前的熱烈。所以雖是元旦，市上做生意的人，還保持舊慣<sup>10</sup>，不隨著做過年，依然熙來攘往，沒有休息的勞動。有的人家併插也隨忘記，一點也嘗不到新年氣味。只有幾處真誠同化的人家，尚在結草繩樹門松<sup>11</sup>，和那些以賭為生的人，利用奉行正朔的名義，已經在十字街路開場設賭，用以裝飾些舊曆化的新年氣氛而已。

說到新年，既生為漢民族以上，勿論誰，最先想到就是賭錢。可說嗜賭的習性，在我們這樣下賤的人種，已經成為構性性格的重要部份。暇時的消遣，第一要算賭錢，閒暇的新正年頭<sup>12</sup>，自然被一般公認為賭錢季節，雖表面上有法律的嚴禁，也不會阻遏它的繁盛。且法律也是在人的手裏，運用上有運用者自己的便宜都合<sup>13</sup>，實際上它的效力，對於社會的壞的補救，墮落的防遏，似不能十分完成它的使命，反轉對於社會的進展向上，有著大的壓縮阻礙成<sup>14</sup>力。因為法本來的作用，就是在維持社會於特定的範圍中。「壞」、「墮落」，猶是在範圍裏，「向上」、「進展」，便要超越範圍以外。所以社會運動者比較賭博人、強盜，其攪亂安寧秩序的危險更多。尤要借仗查大

<sup>10</sup> 舊習俗，過舊曆年

<sup>11</sup> (李南衡註) 日本習俗。新年家家戶戶門口都插有青松枝，關東配以青竹，京都輔以梅枝，稱為「門松」。設於舊年十二月十七、八日，至一月六日晚撤去，在元旦至六日之間，謂之「松之內」。松竹常青，取其吉利之意。新年家家戶戶的門上又掛著草繩，飄有白紙，稱為「注連繩」。這注連繩源出神道教，用以區劃內外淨穢。

<sup>12</sup> sin-chian-ni5-thaus : 過年期間

<sup>13</sup> (李南衡註) 日語，關係，方便

<sup>14</sup> (李南衡註) 筆誤，應為威

人用心監視，也就難怪十字路口賭場公開，兼顧不來，原屬當然的事。

新年的查大人，也隨和日月的更新，改變了舊來的查大人，想為心裏頭有點怒火在不斷燃燒，所以發生有特種勢力。本該休息的時候，平常總是萬事不管，雖使<sup>15</sup>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辦公時間內，要他書一個字以便埋葬，那是不可能的。縱放任到腐爛生蛆，他也不顧。今天可就特別了。對於所謂安寧秩序，猶在關心。

他由官長那兒，拜過了新年，回到自己衙門去的路上，看見民家插旗雜亂不整，人們一點也沒有歡祝的表示，心中很不爽快。人民心理的變遷，確已證實了。這又使他重新憶起御歲暮的憤慨，便捉住一個行路人命令他說：

「喂！你仔<sup>16</sup>！喚保正<sup>17</sup>來。」

聽見「喂」的一喝，在十字街路開賭的人，覺有些不對了。雖說本來默許的賭錢季節，也自不能安心，一哄地走散。查大人聽到人們騷動的聲，已明白近處有犯法的故事。可是待他趕到現場，人已走空，只剩幾個兒童欣羨似的立在那邊，注視著來不及收，遺下的銅貨

<sup>15</sup> 即使

<sup>16</sup> 1i:2 - a3 : (李南衡註)

日本人對台灣人的賤稱

<sup>17</sup> po2 - chiaN3 : 保長

銀鉞<sup>18</sup>和賭具。查大人捉不到犯人，隨便拉一個兒童，玩笑似的問：「喂！囡仔，什麼人賭錢的？」查大人的威聲，本可喝止夜啼的孩子，那個兒童不明白地被他拉住，當然吃不少驚。吃驚的兒童，總有他一定的表現方式，這是誰都曉得。啼哭，便只啼哭而已。不幸這個兒童，竟遇到這厭惡哭聲的查大人。他嘗說：啼哭是弱者的呼喊，無用者的祈求，頂卑劣的舉動，有污辱人的資格，尤其是一等國民的面子。所以他就用教訓的意義，輕輕地打他一掌說：「緘點著<sup>19</sup>！不許哭，賭錢的什麼人？」很有效力，這一下子打，那兒童立刻止住哭聲，偷偷地用手來摩擦著印有指痕，紅腫的嘴巴。

這真是意外，世間的男人女人，不曾打過孩子的，怕一個也沒有，打的意義雖有不同，打過總是實在。孩子原是弱者，誰都可以任意打他，他是不能抵抗的。在被打的兒童，使他自己感著是在挨打，也沒有不啼哭，這也是誰都經驗過的事實。現在這兒童大約不感覺著是挨過打，在他的神經末梢，一定感到一種愛的撫摩。所以對著查大人，只微微漏出感恩的抽咽，忘卻回答他的所問。

「不說嗎？到衙門去！」

<sup>18</sup>（李南衡註）銅銀錢幣  
<sup>19</sup>安靜



查大人下他最後的命令。

「人皆有惻隱之心」雖是句考古的話，原也是普遍的真理，傍人不少在替那兒童抱屈。因為查大人很難說話，不敢就為求情，到這時候再不說，那就完啦，遂有一位似較有膽量的人，走向前去：

「大人！賭錢，他不……」

「豬！誰要你插嘴？」

唉！本來可以無事的那個兒童，被人們的同情心，拖累得更不幸了。在查大人的思想，官事一點也不容許人民過問，他本無為難這兒童的意志。但到現在就不能隨便了事，怕被世間誤解，以為受到抗議才釋放他。這很有關礙做官的尊嚴。

查大人自己，也覺對這兒童有些冤屈，雖是冤屈，做官是還是官的威嚴要緊，冤屈只好讓他怨恨他自己的命運。

做官的不會錯，現在已經成為定理。所以就不讓錯事發生在做官的身上。那個兒童總須有些事實，以表明他罪有應得，要他供出事實來，就須拉進衙門取調<sup>②</sup>。這是法律所給的職權。

查大人為公心切，不惜犧牲幾分鐘快樂。因那兒童在路中一些耽

②（李南衡註）日語，調查，審問。

攔，待歸到衙門，早嗅著醺人的酒氣。又聽見後面適意的歡呼，辦公的心志也被麻醉了。事實的取調，管他什麼？那得工夫和這不知六七的兒童周旋，還是喝酒來得有意義。今天本是休假的日子，但是釋放他嗎？可有些三便當。噯！先教他跪一刻再講，就喝令他跪在一邊，自己到後頭去。一時後面的歡聲忽地增高起來。

時間不知過有多久，覺歡聲已經靜寂下去。查大人酒喝到可以的程度，夢騰騰地在自得樂趣的時候，復微微聽見兒童的啜泣。忽又把眼睜開，似要翻身起來，無奈力量已消耗在快樂的時間中，手腳不接受腦的命令，只聽見由他喉裏漏出憤恨的咒罵：

「畜生！攪亂乃翁的興頭。」隨後就被夜之神所捕虜，呼呼地甯在睡牢中，電光映在臉上，分明寫出一個典型的優勝者得意的面容。

——原載於《台灣民報》第一八九號，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

【編按】作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 蛇先生

懶雲

蛇先生在這幾百里路內外是真有名聲的人。他的職業是拿水鷄<sup>①</sup>，這雖是一種不用本錢的頭路<sup>②</sup>，卻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做得來的事，有時也有生命上的危險。

在黑暗的夜裏，獨自一個人站在曠漠野澤中，雖現時受過新教育的人，尚且忘不掉對於鬼的恐懼，何況在迷信保育下長大的人。但在蛇先生，他是有所靠而不懼，他所以大膽就是仗著火斗，他說火神的權威，在黑暗中是非常偉大，在祂光明所照到的地方，能使一切魔鬼潛形，所以他若有火斗在手，任何黑暗的世界，也可獨行無懼。可是這黑暗中無形的恐懼，雖借光明之威可以排除，還有生命上的大敵，實在的危險，不容許你不時刻關心，這就是對於蛇的戒備。

① chui2 - ke... 青蛙

② chau5 - lou7... 職業，工

作

講起水鷄，便不能把蛇忘掉，「蜈蚣、蛤仔<sup>③</sup>、蛇」稱爲世間三不服。蛇的大敵就是蜈蚣，蜈蚣又怕水鷄，水鷄又是蛇的點心。所以蛇要戒備蜈蚣的侵襲，常使在牠支配下的水鷄去做緩衝地帶，守護蛇洞的穴口。因爲有這樣關係，拿水鷄的人，對蛇自然有著戒備和研究，捕蛇的技倆，蛇傷的醫治，多有一種秘傳，蛇先生就是因此出名。

蛇先生的拿水鷄，總愛在暗黑的別人不敢出門的夜裏，獨自提著火斗，攜著水鷄插<sup>④</sup>，帶著竹筴，往那人不該去的野僻的所在。憑著幾尺火斗火射出來的光明，覓取他日常生活計。

黑雲低壓，野風簫颯，曠漠的野澤中，三更半夜，只有怪樹的黑影，恍似鬼的現形；一聲兩聲的暗鶯，真像幽靈的嘆息。在這時候常看到一點明滅不定的星火，青冷冷地閃爍著，每令人疑是鬼火，這就是蛇先生的火斗。他每蹲在火斗旁邊，靜聽那閤閤的水鷄聲，由這聲音，他能辨別出水鷄的公母，他便模仿著水鷄公<sup>⑤</sup>勇敢的高鳴，時又效著水鷄母求愛吟聲，引著附近的水鷄，爭跳入他的竹筴中去，他有時又能敏感到被蛇所厄水鷄的哀鳴，他被惻隱之心所驅使，便走去把

③ kap - a2... 青蛙

④ chu12 - ke - chah... 一種誘捕青蛙的器具

⑤ chu12 - ke - kak... 雄青蛙

水鷄救出，水鷄就安穩地閃到蛇先生的竹筴中，雖然結果也免不了廚人一刀，可是目前確實由蛇的毒牙下，救出生命來。蛇先生雖不自詡，自然有收入慈善家列傳的資格，且在水鷄自己，犧牲一身去做蛇的糧食，和犧牲給蛇先生去換錢，其間不是也有價值上的爭差<sup>7</sup>嗎？

蛇先生因為有他特別的技倆，每日的生活，就不用憂愁了。雖是一夜之所獲，僅足豪奢的人一兩餐之用，換來的錢，供他一家人的衣食，卻綽有餘裕了，所以他的形相便不像普通拿水鷄那樣野陋，這是他能夠被稱為先生的一件要素。

蛇先生所以被尊為先生，而且能夠出名，還有一段故事，這要講是他的好運？也是<sup>8</sup>他的歹運？實在不易判斷，但是他確實是由這一件事出名。

在他隔壁庄，曾有一個蛇傷的農民，受過西醫的醫治，不見有藥到病除那樣應驗，便由鄰人好意的指示，找蛇先生去，經他的手，傷處也就漸漸地紅褪腫消了。

在蛇先生的所想，這種事情一定不會被人非難。被蛇咬著的人，雖無的確<sup>9</sup>會死，疼痛總是不能免，使他疼痛減輕些，確屬可能，縱

<sup>7</sup> cheng - chha... 差別

<sup>8</sup> a2 - si7... 或是

<sup>9</sup> bo5 - tek - khak... 非必然，不一定。

算不上行善，也一定不是作惡，那知卻犯著了神聖的法律。

法律！啊！這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話，不知在什麼時候，是誰個人創造出來？實在是很有益的發明，所以直到現在還保有專賣的特權。世間總算有了它，人們才不敢非爲，有錢人始免被盜的危險，貧窮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著餓待死。因爲法律是不可侵犯，凡它所規定的條例，它權威的所及，一切人類皆要遵守奉行，不然就是犯法，應受相當的刑罰，輕者監禁，重則死刑，這是保持法的尊嚴所必須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權威，它的特權所有者就是靠它吃飯的人，準會餓死，所以從不會放鬆過。像這樣法律對於它的特權所有者，是很有利益，若讓一般人民於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對法律本身有疑問，於他們的利益上便覺有不十分完全，所以把人類的一切行爲，甚至不可見的思想，也用神聖的法律來干涉取締，人類的日常生活、飲食起居，也須在法律容許中，纔保無事。

疾病也是人生旅程一段行程，所以也有法律的取締，醫生從別一方面看起來，他是毀人的生命來賺錢，罪惡比強盜差不多，所以也有特別法律的干涉。

那個醫治蛇傷的西醫，受法律所命令，就報告到法律的專賣所去。憑著這報告，他們就發見蛇先生的犯罪來，因為他不是法律認定的醫生。

他們平日吃飽了豐美的飯食，若是無事可做，於衛生上有些不宜，生活上也有些乏味，所以不是把有用的生產能力，消耗於遊戲運動之裏，便是去找尋——可以說去製造一般人類的犯罪事實，這樣便可以消遣無聊的歲月，併且可以做盡忠於職務的證據。

蛇先生的善行，在他們的認識裏，已成爲罪惡。沒有醫生的資格而妄爲人治病，這是有關人命的事，非同小可，他們不敢怠慢，即時行使職權，蛇先生便被請到留置間<sup>7</sup>去。

他們也曾聽見民間有許多治蛇傷的秘藥，總不肯傳授別人，有這次的證明，愈使他們相信，但法律卻不能因爲救了一人生命便對他失其效力。蛇先生的犯罪已經是事實，所以受醫治的人也不忍坐視，和先生家裏的人，多方替爲奔走，幸得錢神有靈，在祂之前××<sup>8</sup>也就保持不住其尊嚴了，但是一旦認爲犯法被捕的人，未受過應得的刑罰，便放出去，恐被造謠的人所譏謗，有影響於法的運用，他們想教

<sup>7</sup> 拘留所

<sup>8</sup> (李南衡註)疑為「法律」

二字



蛇先生講出秘方，就不妨把法冤枉一下，即使有人攻擊，也有所辯護。誰知蛇先生竟咒死賭活，堅說沒有秘方。蛇先生過於老實，使他們爲難而至生氣了，他們本想借此口實開脫蛇先生的罪名，爲錢神留下一點情面，蛇先生碰著這網仔隙<sup>9</sup>，不會鑽出去，也是合該受苦。

他們終未有信過任何人類所講的話。

「在他們面前，」他們說，「未有人講著實在話。」所謂實在話，就是他們用科學方法所推理出來的結果應該如此，他們所追究的人的回答，也應該如此，即是<sup>10</sup>實在。蛇先生之所回答不能照他們所推理的結果，便是白賊<sup>11</sup>亂講了，這樣不誠實的人，總著<sup>12</sup>做戒，做戒！除去拷打別有什麼方法呢？拷打在這二十世紀是比任何一種科學方法更有效的手段，是現代文明所不能夢想到的發明。蛇先生雖是吃虧，誰教他不誠實，他們行使法所賦與的職權，誰敢說不是？但是蛇先生的名聲，從此便傳遍這幾百里內外了。

× × × × × × ×

蛇先生既出了名，求他醫治的人，每日常有幾個，但是他因吃過一回苦，尚有些驚心，起初總是推推辭辭不敢答應，無奈人們總爲著

<sup>9</sup> bang5 - a2 - phang7 ..

漏洞

<sup>10</sup> chiah - si7 .. 才是

<sup>11</sup> beh8 - chat8 .. 說謊

<sup>12</sup> ti018 .. 得



林投，大路這一邊有一株大黃楊，樹葉有些扶疏，樹枝直伸到對岸去，樹下搭著一排瓜架，垂熟的菜瓜長得將浸到水面，池的那邊盡是漠漠水田。店仔左側靠著竹圍，右邊是曝粟<sup>17</sup>的大庭，近店仔這邊有幾株榕樹，樹蔭下幾塊石頭，是當椅坐著，面上磨得很光滑，農人們閒著的時候，總來圍坐在這店仔口，談天說地消耗他們的閒光陰，這店仔也可說是庄中唯一的俱樂部。

雨濛濛下著，蛇先生對著這陣雨在出神，似有些陶醉於自然的美，他看見青蒼的稻葉，金黃的粟穗<sup>18</sup>，掩映在細雨中，覺得這冬<sup>19</sup>的收成已是不壞，不由得臉上獨自浮出了微笑，把手中烟管往地上一撲，撲去不知何時熄去的烟灰，重新裝上烟擦著火柴，大大地吸了一口，徐徐把烟吐出。這烟在他眼前繞了一大圈，緩緩地由門斗穿上簷端，蛇先生似追隨著烟縷神遊到天上去，他的眼睛已瞋了一大半，只露著一線下邊的白仁<sup>19</sup>，身軀靠著櫃台，左手抱著交叉的膝頭，右手把住烟管，口微開著，一縷口涎由口角垂下，將絕不斷地掛著，烟管已溜出在唇外。一隻鸞鷄想是起得太早，縮上了一隻腳，頭轉向背上，把嘴尖插入翼下，翻著白眼，瞌睡在蛇先生足傍。榕樹下臥著一

<sup>17</sup> phak8 — chhek : 曬穀

<sup>18</sup> chhek — sui7 : 穀穗

<sup>19</sup> chit — tang : 這期作

<sup>19</sup> peh8 — jins : 眼白

匹耕牛，似醒似睡地在翻著肚，下巴不住磨著，有時又伸長舌尖去舐牠鼻孔，且厭倦似地動著尾巴，去撲集在身上的蒼蠅。馴養似的白鷺絲，立在牛的領上，伸長了頸在啄著黏在牛口上的餘沫。池裏的魚因這一陣新鮮的雨，似添了不少活力，潑刺一聲，時向水面躍出。兒童們尚被關在學校，不聽到一聲吵鬧。農人們尚各有工作，店仔口來得沒有多少人，讓蛇先生獨自一個坐著「督龜」<sup>20</sup>，是一個很閒靜的午後，雨濛濛下著。

× × × × ×

冷冷冷，忽地一陣鈴聲，響破了沉濕空氣，在這閒靜的空間攪起一團騷動，趕走了蛇先生的愛暎神<sup>21</sup>，他打一個呵欠，睜開眼睛，看見一乘人力車走進庄來，登時面上添了不少精神，在他心裏想是主顧到了，及至車到了店仔口停下，車上的人下來，蛇先生的臉上又登時現出三分不高興，因為不是被蛇咬著的人。雖然蛇先生也格外殷勤，忙站起來，險些踏著那隻鬮鷄，對著那個人擲<sup>22</sup>頭行禮，招呼請坐。這個人是在這地方少有名聲的西醫。

「店仔內誰患著病？」蛇先生問。

<sup>20</sup> tok - ku... 打瞌睡

<sup>21</sup> ai3 - khun5 - sin5... 睡  
意

<sup>22</sup> tim3... 點

「不是要來看病，西醫坐到椅子上去說，我是專工<sup>23</sup>來拜訪你，湊巧在此相遇。」

「豈敢豈敢，」蛇先生很意外地有些慌張說：「有什麼貴事？」  
「不是什麼要緊事，聽講你有秘方的蛇藥，可以傳授給我嗎？對這事你可有什麼要求？」

「哈哈！」蛇先生笑了，「秘方！我千嘴萬舌，世人總不相信，有什麼秘方？」

「在此有些不便商量，到你府上去怎樣。」西醫說。

「無要緊，這也不是什麼大事件。你是高明的人，我也老了，講話你的確<sup>24</sup>相信。」蛇先生說。

「是！蛇先生本不是和「王樂仔」<sup>25</sup>一樣，是實在人。」蹲在一邊的車夫插嘴說。

這時候雨也晴了，西斜的日露出溫和的面孔，池面上因為尚有一點兩點的餘雨，時時漾起一圈兩圈的波紋。庄裏的人看見西醫和蛇先生在一起講，以為一定有什麼意外事情，不少人圍來在店仔口，要想探聽。有人便順了車夫嘴尾<sup>27</sup>說：

<sup>23</sup> choan — kang... 專程

<sup>24</sup> tek — khak... 一定

<sup>25</sup> ong5 — lok8 — a2... 走江湖的

湖的

<sup>27</sup> chhui3 — boe2... 跟著某一個說話的人的語氣說下去

「前次也有人來請先生把秘方傳給他，明講先生禮<sup>28</sup>兩百四，又在先生活著的時，不敢和他相爭賺食<sup>29</sup>。」

「二百四！還有添到六百銀的，先生也是不肯。另外一個人又接著講。」

「你們不可亂講，」蛇先生制止傍人的發言，又說：「世間人總以不知道的事爲奇異，不曉得的物爲珍貴，習見的便不稀罕，易得的就是下賤。講來有些失禮，對人不大計較，便有講你是薄利多賣主義的人，對人輕快些，便講你設拜壇在等待病人。」

「哈哈！」那西醫不覺笑起來，說：「講只管讓他們去講，做人那能使每個人都說好話。」

「所以對這班人，著須弄一點江湖手法，」蛇先生得意似的說：「明明是極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點，不教他們明白，明明是極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貴一些，不給他們認識，到這時候他們便只有驚嘆讚美，以外沒有可說了。」

「哈哈！你這些話我也只有讚嘆感服而已，可是事實終是事實，你的秘方靈驗，是誰都不敢否認。西醫說。」

<sup>28</sup> sian - siN - le2 : (李南  
衡註)束脩禮

<sup>29</sup> tshang - chiah8 : 賺食，  
詩生活。相爭賺食，即競  
爭生意。

「蛇不是逐尾<sup>30</sup>有毒，雖然卻是逐尾都會咬人，我所遇到的一百人中真被毒蛇所傷也不過十分之一外<sup>31</sup>，試問你！醫治一百個病人，設使被他死去了十幾人，總無人敢嫌你咸慢<sup>32</sup>，所以我的秘方便真有靈驗了。」蛇先生很誠懇地說。

「這也有情理，」西醫點頭說：「不過……」

「那有這樣隨便！」不待西醫說完傍邊又有人插嘴了：「那一年他被官廳拿去那樣刑罰，險險仔<sup>33</sup>無生命，他尚不肯傳出來，只講幾句話他就肯傳？好笑！」

「哈哈！」西醫笑了。

「哈哈！」蛇先生似覺傍人講了有些不好意思，也笑著攔住他們說：「大家不去做各人的工，在此圍著做甚？便又向著西醫說，來去厝<sup>34</sup>裏飲一杯茶！」

「那好去攪擾你。」西醫也覺在此講話不便，就站起來。

「茶泡好了，請飲一杯！」開店仔<sup>35</sup>也表示著好意。

× × × × × × × ×

「不成所在，座也無一位<sup>36</sup>可坐。」蛇先生拭著椅條<sup>37</sup>，客氣地

30 tak - hoe2... 每一條

31 goa7... 餘

32 ham - ban7... 差勁

33 hiam2 - hiam2 - a2... 差一點就

34 家、屋

35 khui - tiam3 - e3... 這家

店主人

36 chih8 - u17... 一處

37 i2 - tiau5... 長條板凳

請坐。

「建築得真清爽，這間大廳也真向陽。」西醫隨著也有一番客套。

飲過了茶，兩方都覺得無有客氣的話可再講，各自緘默了些時，那西醫有些吞吐地說：

「蛇先生！勿論如何，你的秘方總不想傳授人嗎？」

「咳！你也是內行的人，我也是已經要死的了，斷不敢說謊，希望你信我，實在無什麼秘方。」蛇先生說。

「是啦！同是內行的人，可以不須客氣，現時不像從前的時代，你把秘方傳出來，的確不用煩惱利益被人奪去，法律對發明者是有保護的規定，可以申請特許權，像六〇六的發明者，他是費了不少心血和金錢，雖然把製造法傳出世間，因為它有專賣權，就無人敢仿照，便可以酬報發明研究的苦心了，你的秘方也可以申請專賣，你打算怎樣？」西醫說。

「我已經講過了，我到這樣年紀，再活有幾年，我講的話不是白賊。這地方的毒蛇有幾種你也明白，被這種毒蛇咬著，能有幾點鐘生



命，也是你所曉得，毒強的蛇多是陰癩<sup>38</sup>，咬傷的所在是無多大疼痛，毒是全灌入腹內去，有的過不多久，併齒痕也認不出來，這樣的毒是真厲害，待到發作起來，已是無有多久的生命，但因為咬著時，無甚痛苦，大多看做無要緊，待毒發作起來，始要找醫生，已是來不及，有了這個緣故，到我手裏多是被那毒不大厲害的蛇所咬傷，這是所謂陽癩<sup>39</sup>的蛇，毒只限在咬傷的所在，這是隨咬隨發作，也不過是皮肉紅腫腐爛疼痛，要醫治這何須什麼秘方？」蛇先生很懇切地說。

「是！我明白了。」西醫有所感悟似地應著：「不過你的醫治真有仙方一樣的靈驗，莫怪世人這樣傳說。」

「世間人本來只會「罕叱」<sup>40</sup>，明白事理的是真少。蛇先生說。」

「也是你的秘方，太神秘的緣故。」西醫的話已帶有說笑的成分。

不是這樣，人總不信它有此奇效，太隨便了，會使人失去信仰。「蛇先生也開始講笑了。

在這時候有人來找蛇先生講話，西醫便要辭去，話講得久了，蛇

<sup>38</sup> im - hong5 : 陰毒

<sup>39</sup> iong5 - hong5 : 陽毒

<sup>40</sup> han2 - hoah : 隨意亂講，起鬧。

先生也不再攀留，便去由石臼裏取出不少搗碎了的青草，用芋葉包好送與西醫，說：「難得你專工來啦，這一包可帶回去化驗看，我可有騙你沒有？」

×

×

×

那西醫得了蛇先生的秘製藥草，想利用近代科學，化驗它的構成，實驗它的性狀，以檢定秘藥的效驗，估定治療上的價值，恰有一位朋友正從事於藥物的研究，苦於無有材料，便寄給他去。

歲月對於忙迫於事業的人們，乃特別地短促，所預計的事務做不到半份，豫定的歲月已經過去盡了。

秘藥的研究尚未明白，蛇先生已不復是此世間的人，曉得他的，不僅僅是這壹里路內外，多在嘆氣可惜，嘆惜那不傳的靈藥，被蛇先生帶到別一世界去，有些年紀的人，且感慨無量似的說：

「古來有些秘方，多被秘死失傳，世間所以日壞！像騰雲駕霧那不是古早就有的嗎？比到今日的飛行機、飛行船多少利便<sup>①</sup>，可惜被秘死失傳去！而今蛇先生也死了！此後被蛇咬的人不知要多死幾個？」

① 117—pian7...方便

「聽講這樣秘方秘法，一經道破便不應驗，是真嗎？」傍邊較年輕的人，發出了疑問，有年紀的人，也只是搖頭嘆氣。

恰在這時候，是世人在痛惜追念蛇先生的時候，那西醫的朋友，化驗那秘藥的藥物學者，寄到了一封信給那西醫，信中有這一段：

……該藥研究的成績，另附論文一冊乞即詳覽，此後要選擇材料，希望你慎重一些，此次的研究，費去了物質上的損失可以不計，虛耗了一年十個月的光陰，是不可再得啊！此次的結果，只有既知巴豆，以外一些也沒有別的有效力的成分……！

——刊載於《台灣民報》二九四、二九五、二九六號；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十一日、十八日。

## 彫古董<sup>①</sup>

甫三

懶先生當他自家有點事，方在煩忙的時候，接到了一封意外的信，懶先生很覺得奇怪，也就偷了一刻工夫，把信拆開來看，還未讀下去，便覺得有點不高興了，因為在信箋的尾端黏著一張三點郵票，這是要他必須回答的命令。在他的意思中：答覆人家一張信，那三點錢的郵票，原不是問題，所要緊的是那寫信的時間和在那時間裏所消耗的腦力，這兩項價值，在現代的數學知識裏，是不易計算得來，僅僅三點錢的郵票，在懶先生已是受到侮辱似地憤然了，雖然他卻沒有把信撕碎擲掉的勇氣，「這是為著什麼呢？」他對那封信發出了疑問，也就迅速地翻讀下去，隨讀他口邊也隨之露出了微笑，是褒獎呢？是勉勵呢？是毀罵呢？是警告呢？勿論如何總是信中有投合他的脾氣的

① tiau — kou2 — tong2... 台灣俗語，愚弄、作弄、開玩笑。

所在，他纔歡喜，這是由他得意的樣子可以推究出來。

懶先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懶先生是一個醫生，是由學校出來的西醫，當然不是漢醫，所以也好講是現代人，不是過去時代的人物，他的醫道高明也<sup>②</sup>庸劣，似不大聽見人家講及，可是他的時氣透<sup>③</sup>，醫生時行<sup>④</sup>，結局就是大賺錢，還有聽見被欣羨的時候。

懶先生是西醫，是現代人，不知是什麼緣故，大概是遺傳性的作祟罷！也有點遺老的氣質，對漢學會很用心過，提起漢學自然會使人聯想到中國的精神文明，懶先生雖不似衛道家們時常悲世嘆人，也似有傾向到精神文明去的所在，對現代人的物質生活，卻不敢十分贊同，所以被人上了「聖人」一個尊號（假性）。幾年前曾在所謂騷壇之上，露過面目，對於做詩也受過老前輩的稱許，但在別的一時候卻很受到道學家們的非難，謂他侮辱聖賢，這又不知是什麼緣故，真性迸發呢？假面揭穿呢？或者是受到惡思想的淘化呢？竟沒有人對他心理下過分析的工夫，他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還值得因他空費時間？只有讓他自己去變相<sup>⑤</sup>。懶先生變了相，奇怪的依然是品方行

② ia2. . 或

③ si5 - khɿ3 tɕau3. . 走運、運氣好。

④ si5 - kɿaŋ5. . 流行，受歡迎。

⑤ pian3 - siəŋ3. . 比喻一個人的行為舉止，因為某些原因，突然有很大的轉變。

正，沒有什麼可誅的事跡——裏面的生活是不易看得出，筆者不敢保障——只是不再見他大做其詩，反而有時見其發表一篇兩篇的白話小說。又且他無事時聊當消遣的《玉梨魂》、《雪鴻淚史》、《定夷筆記》，已由案頭消失，重新排上的卻是《灰色馬》、《工人綏惠洛夫》、《噫！無情》<sup>6</sup>、處女地等類的小說。

變了相的懶先生，也還沒有拋棄他費人生命來賺錢的醫生而不做的勇氣，因為這是在現時社會上一種很穩當的生活手段，可以說懶先生是醫生而愛弄些不三四兩的文墨的一類人。

懶先生也是人，（雖曾受過聖人的尊稱，那是可以捉弄的蠢直人的諡號），也還有名譽心，也愛人「荷老」<sup>7</sup>，關於醫業上的荷老，人家總是欣羨他的賺錢，他似不高興承受，而且有點厭膩，只有關於他所弄文字的荷老，會使他高興，因為這些人多少有點文藝知識，可以互相切磋，不似那些人只因爲要荷老而荷老。聽著還不至起「鷄皮」<sup>8</sup>。

照這款<sup>9</sup>性質推究起來，那封意外的信，一定是來荷老他發表過的小說，他不是受到譏笑辱罵，反能歡喜的一類人。

<sup>6</sup> 雨果《悲慘世界》的日譯名

<sup>7</sup> 0-102：詩獎

<sup>8</sup> ke-102-phoe5：鷄皮

疙瘩

<sup>9</sup> cht-khoan2：這樣、這種。

懶先生讀完那封信，得意中又似有不思議<sup>10</sup>的神色，片刻沉思之後，遂將信收在屜仔底<sup>11</sup>，又忙著去做家裏的事。

不知過了有幾日，大約是家裏的事清楚了，懶先生又想起那封信，便抽開屜仔，把信檢出來重讀。

懶先生！請你原諒，恕我唐突地寄給你這麼一封信，我本不認識先生，……我是一個半工半商的青年，沒有受過甚麼教育，……對文學不用說是門外漢，……工作的餘暇，卻也不甘自棄地看了些雜誌，因此漸漸引起我讀書的意識……尤其對於白話文，我自己覺得特別感到興味，——這也許是我沒有受過教育，而白話文比較地易於了解的緣故吧？……

我在極平常的生活中，居然也碰到了一樁很值得使人紀念的事，我不忍把它輕輕忘卻去，便把它記在一本冊子，後來把冊子仔細再看時，覺得很有一點可供做小說的材料，因此我便將它略加修改，……每想就正於高明，……不知先生肯為指導嗎？……

<sup>10</sup>（李南衡註）日語，難以想像，怪異的。

<sup>11</sup>choah—a2—te2：抽屜裏

懶先生讀了信，歪一歪頭，想：「這是一個好學的肯向上的青年，由字跡語意推察起來，當然不是來和我開玩笑的，不過署名有點可疑，爲什麼他不寫真名字呢？怕被我置之不理，被人所笑嗎？不敢信賴我，爲什麼又寫這封信來呢？」懶先生真有點迷惑，暫時考慮之後，決定回信給他，懶先生的意思，以爲這是人與人之間一種當然的義務，況且又附來三點錢郵票，若說誘掖後進，懶先生的確沒有絲毫這樣僭越的居心。

懶先生專心致意在寫著回信，忽聽見背後有人將它朗讀起來：

「○○先生！我雖這樣稱呼，總覺得這名字不像真的。」

懶先生著了一驚，忙回頭過去，把筆擱下，說：

「唉！你幾時來，我乃沒有覺到，你真有做賊的工夫。」

來的原是他的朋友，特地來邀他去赴宴會，那當兒懶先生的精神方集注於寫回信，遂被他偷讀去。

「寫好未<sup>12</sup>？」

「就好啦，坐一坐待我寫完。」

<sup>12</sup> na3 — e7 (讀成連音 naiz)

：怎會

<sup>13</sup> sia2 — ho2 boe3... 寫好了嗎



「那寫好的一張先給我看，這信似有些蹊蹺。」

「不許朗讀！」

那朋友偏大聲讀下去：

「『對你這封來信，我實在著驚<sup>14</sup>不小，我所寫的文字竟也有人留意，』……

無應這款啦！

『我自己對於文藝，本來就是門外漢，我沒有學習過文藝，不曉得文藝是什麼一種東西，對人生有什麼意義影響，我的愛好文藝，不，只是愛讀小說，原為消遣自己無聊的光陰，因為沒有像別人以婦人美酒為消遣的才能。』

這是為著什麼事情？另一張還寫未好嗎？」

「寫不來了！被你這樣吵鬧。」

「寫不來嗎？我替你寫！」

便伸手去把那一張寫未完的也拿來，

「『自己雖然有時也寫些東西，也是無聊的結果，自己排遣的方

法，不是被什麼創作衝動所驅使，設使<sup>15</sup>所寫的有點足使人留意，這也是自然的材料，所構成的事跡，不是我的腦力產生出來。」

太客氣了，你也學到會謙遜了嗎？

「……所以我對文藝，是沒有批評的知識和鑑賞的能力，只有消遣的興趣，倘若你的創作不嫌被我所辱沒，請即寄下，我目下也正在無聊，在這無聊的生活裏，能得有幾分生的興趣，全是你的賜貽。」

那個朋友讀到此就在貽字下寫下一字「了」字，說：

「你思想的源泉枯竭了，我替你寫好，可以教人寄出去，來信呢？我看！」

「看！」懶先生把來信給他。

但是這一句「看」說得很有力，話中像含有我是這樣被人尊崇著的自負的意味在，那朋友笑一笑伸出手去，這一笑也笑得有些特別，分析起來，當能檢出否定兩字的成分，那朋友還是笑著將另一手由衣袋裏抽出一張紙給懶先生，也講一聲「看」！懶先生便把紙展開來。

「兒子原來是耍愚。著<sup>16</sup>！真著！會出主意的總不是孝順的兒子，喂！所以我講；像吳某那樣做兒子，他老子常誇獎他怎麼規矩，我還是覺得被人稱作敗家子弟的楊家弟兄來得可愛些，因為他們還有一面的個性，卵核<sup>17</sup>還未有被閹割去。」

「是啊！你原是叛逆者的黨徒，不是嗎？」

哈哈！這是兩人的笑聲。

「『而今太息親權墜，要殺偏教不可能，』好好好！這真足以氣死那班父權論者，那頑固老頭兒氣得鬚鬚<sup>18</sup>漬的漬的的模樣，被你活畫出來。」

瑞……時鐘打了七下。

「時間到了，要去不？宴會。」

「去，有酒喝怎麼不去。」

「那封信？」

懶先生遂在信封上寫了住所氏名，貼上那張三點的郵票，便一齊出門。

<sup>16</sup> tsiōh8...對

<sup>17</sup> lan7 - hut8...辜丸

<sup>18</sup> chhui3 - chhiu...鬚鬚

過有兩天，在過午懶先生方吃飽了飯，坐在診察棹前，摩挲著他那被食物所漲滿的便腹，而病人又不來，正苦於無可消遣這閒時光，遂使 he 想起那個青年的創作，「大概今天會寄來罷？」他心中方在推測……

「郵便<sup>18</sup>！」隨著撲的一聲，一封信件投擲在應接室<sup>19</sup>的棹上。

「是了，」懶先生心中無限地歡喜，自信他的無聊將有所消遣了，便自己走去把信拿起。

「哈哈！彫古董，」他突然這樣叫喊出來，原來是他的回信退了回來，信面黏著一張受信人不明的付箋，他不自禁地重複著說：

「哈哈！彫古董。」同時他又想起他那朋友的一笑。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一二、三一三、三一四號，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十七日、二十四日。

【編按】作於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

<sup>18</sup> 日語，信件。  
<sup>19</sup> 日語，客廳。



# 棋盤邊

懶雲

這是一間精緻的客廳，靠壁安放一張坑床，兩邊一副廣東製荔枝柴<sup>①</sup>的交椅，廳中央放著一隻圓桌，圍著圓桌有五六隻洋式藤椅，還有一隻逍遙椅放在透<sup>②</sup>內室的通路上的。中央粉壁上掛四幅在他死後纔被世人珍重的魯古先的墨竹，傍邊一對聯是老魯古寫的，書法像是學懷素，寫得真是蒼勁魯古，聯文有些奇怪。

第一等人烏龜老鴿

唯兩件事打雀燒鴉

本來是忠臣孝子，卻偏寫做烏龜老鴿，本來是讀書耕田，卻偏偏

① chha5...木

② thang3...通

寫做打雀燒鴉，這就使人難解了。又把它掛在衆目所視的地方，竟惹了不少人的疑惑。

主人不見得是特別好客，但是這客廳裏，卻時有四五人在座。卜水烟，哈燒茶<sup>①</sup>，講那十三天外<sup>②</sup>的話，到了晚上，人們應當休息的時候，就更鬧熱<sup>③</sup>了，可見這些人是不感到有休息的必要。

這一間客廳，因主人的大量<sup>④</sup>，在不知不覺間，遂成爲這一群人的消遣處。所以備有消遣工具的棋盤，文武<sup>⑤</sup>皆備，人到了便各隨所好開始戰爭。畢竟是漢族的遺民，重文輕武，已成天性，每夜都是文的比較盛況，武的多不被顧及。

還有一件事，須特別記載，那是被現代人所歡迎的麻雀<sup>⑥</sup>，竟飛不進這間客廳，也可見這些人至少是比這時代慢有一世紀的人物。

時候還是暗頭<sup>⑦</sup>，人們方在吃飯，所以這客廳竟有些冷清清，只有煎滾水<sup>⑧</sup>的酒精爐上那只銅茶古<sup>⑨</sup>，在「恰恰」地吐出白烟，衝破這瞬間的沈寂。

「夏夏」，一個人拚著淺拖<sup>⑩</sup>行入客廳來，這人有些襤爛相<sup>⑪</sup>，衫仔鈕頂頭二粒皆開放著，露出一部胸臆，衫褲滿是皺痕，想見他起

③ pok : 抽、吸

④ ha sio - te5 : 品熱茶

⑤ chap8 - san - thiN -

goa7 : (李南衡註)喻不

著邊際

⑥ nau7 - jia8 : 熱鬧

⑦ tai7 - liong7 : 大的肚量

⑧ (李南衡註) 文棋指圍

棋，武棋指象棋

⑨ ma5 - chhiok : 麻將

⑩ am3 - chau5 : 黃昏

⑪ chian - kun2 - chui2 :

燒開水

⑫ te5 - kou2 : 茶壺

⑬ chian2 - thoa : 拖鞋

⑭ lam2 - noa7 - siuN5 :

邋邋相

臥都是這身軀，可以推定他是阿片<sup>15</sup>吸食者，這人是老許。他看見廳裏無人，滾水又在沸騰著，他便自己動手，泡一泡茶，然后由衣袋裏取出敷島<sup>16</sup>，點上一枝徐徐吸著。待茶出味了，乃倒了一甌哈著吸著，好久尚沒有人來，便倒在消遙椅上，把烟嘴擲到檳榔汁桶，兩手抱住頭殼<sup>17</sup>，雙腳向地一搖，身軀椅子便一齊搖盪起來。

停有斗久仔<sup>18</sup>，復有兩人互相說著笑，走進這客廳。看見老許睡著，話忽停住，兩人便用舉動來表示意見，一個人便在烟筒裏拈出一撮條絲，散放在老許張開的嘴裏。酣睡的老許方在吸一下深深的氣，忽然要窒息似的喉頭咯嚕咯嚕，氣透不出來，禁不住苦悶，一慌忙坐起，隨著「哈嗆」便聯珠似的一疊打出來。

「看見鬼！」一個人在咒罵。

「哈哈！」一個人在笑。

老許打完了「哈嗆」、咯盡了烟絲，復走去倒一甌茶嗽淨了嘴：

「好好！著<sup>19</sup>給我記得！」老許有些恨恨，猶頻拭著嘴。

「什麼？誰捉弄你？著<sup>20</sup>要認清！」

「再有誰！記得著<sup>21</sup>好！」

15 a-phiau3：鴉片烟

16 (李南衡註) 日治時期香

菸牌名

17 thau5-khak：腦袋

18 tau2-ku2-a2：一會兒

工夫

19 hoh8：可、得

20 tloh8：可、得

21 tio7：就



「什麼事？」

「恰好，請保正判斷罷。」主人出來，保正也恰好來了。

「偌大漢啦<sup>27</sup>，還要時時取鬧；巧乖咧<sup>28</sup>！」保正，真正是保正，有些威嚴。

「后車路的便所<sup>29</sup>溢出來了，保正敢吃飽囉？」甲便回報他一句。

「老許今日這場試驗，你去赴考無？」乙無端發出這樣質問。

「秀才拿過手了，去考童生做甚？」甲替老許答覆著。

「啊！×××<sup>25</sup>真要幸福了。」老許讚嘆著。

「難道×××現在是不幸嗎？」乙又有了反問。

「你講幸福著<sup>26</sup>幸福！」老許似厭著辯論。

「爲什麼真要？」乙又緊迫一句。

「你無目矚<sup>27</sup>也有耳仔，政治已在順從民意了，難道你尙在甕底？」老許有點仔奮然。

「哼！你在眠夢<sup>28</sup>是麼？」

「唉！你聽不見×××<sup>29</sup>要再×××<sup>30</sup>，今日不是在戲園試驗」忤

27 'oa7 - toa7 - han3 : (李南衡註)大漢，長大成。這麼大了。

28 'kha7 - koai - le3 : 正經些

29 pian7 - sou2 : 廁所

25 (李南衡註)疑為「台灣人」三字

26 'io7 : 就

27 bak8 - chiu : 眼睛

28 bin5 - bang7 : 做夢

29 (李南衡註)疑為「鴉片」二字

30 (李南衡註)疑為「開放」二字

頭」<sup>31</sup>？」

「試驗「忤頭」是怎樣？」

「這是民本政治的一種表現，就是尊重民意，這是始政<sup>32</sup>以來第一件的善政。」

「哼！你講××<sup>33</sup>是幸福？」

「是！我講×××<sup>34</sup>的無一個無幸福。當他過足了「忤頭」的時候，他們都覺得他的幸福是世上無比。」

「×××<sup>35</sup>是民意？」

「爲什麼不是民意？你曉得出願者有多少了？免著驚<sup>36</sup>！三萬幾千人。那文化會的人年年所做的把戲，什麼請願運動，蓋印署的也不過是千餘人，就講是民意，難道三萬多人的願望，就不成民意嗎？」

「是老許講去真著<sup>37</sup>，這是現代最文明的政治，你看澳門、爪哇那些泰西先進諸文明國，不僅××<sup>38</sup>公許，就是賭場也是公開，政府還多一種稅收，可惜這一層還不見計及。」忽由甲表出充分的同感和不足。

「呵！這一層在不遠的××××××。」老許似很有自信。

<sup>31</sup> bian3 - tian5: 忤頭，癮頭。指鴉片烟癮頭。

<sup>32</sup> 日本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及總督府主要幹部，於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在台北總督府辦公室舉行所謂「始政式」（開始庶政的典禮）。日本當局後來規定這一天為台灣總督府的「始政紀念日」。

<sup>33</sup> (李南衡註)疑為「開放」二字

<sup>34</sup> (李南衡註)疑為「抽鴉片」三字

<sup>35</sup> (李南衡註)疑為「抽鴉片」三字

<sup>36</sup> bian2 - tih8 - kian: 別吃驚

<sup>37</sup> kong2 - khi3 - chin - tih8: 說得真對

<sup>38</sup> (李南衡註)疑為「鴉片」二字

「唉！保重！你利用現在的地位。緊去××<sup>39</sup>，若得××××<sup>40</sup>，不須半年就成富戶了，「當官」是穩做的。」

「哈哈！著<sup>41</sup>！運動<sup>42</sup>去！」

「運動什麼？有什麼好空的？」這時忽又進來幾個人。

「閒話無應講囉！」主人制止著大家的議論，把棋盤上塵埃拭去，把白子推給保重。

「來！對局！」一時大家便又圍到圓桌邊去。

兩方的戰鬥正在激烈的時候，忽又走進一個人來；衆人的注意皆集在黑白子之間，對於這個人的進來，並未覺察及。他便向老許的肩上一拍：

「你也沒曉得<sup>43</sup>，和人看什麼？」

「哦！阿憨舍！恭喜！你一定高中呵。」老許看是阿憨舍，便和他拜候。

「××會去壹百，××所去五拾，不用考亦××××。」有個人替他答應著，但是微有不敬。

「講無空的，試驗官是×裏派來，不是「忤頭」十足，那會入

39 kin2: 快

40 (李南衡註)疑為「活動」二字

41 (李南衡註)疑為「吸食特許」四字

42 ioh8: 對

43 un7-tong7: 活動，行賄。

44 ho2-khang: 好消息

45 不懂

選。」阿憨舍頗有些自負。

「到底是怎樣考？講些來聽！」

「講來真是好笑，四五百人聚在一起，當大家「伡頭」發作的時候，真是怪態百出，可惜忘記請寫真師<sup>46</sup>，攝一個紀念影<sup>47</sup>，真可惜！」阿憨舍竟答不對題。

「你看那一種人多？」

「我看閒的人，有錢的人，和流氓一樣的居多，手面趁食<sup>48</sup>的就真少啦。」

「我想這次新××發出來，那一批失業的人，要怎死呢<sup>49</sup>？」有人把話的方向移轉。

「官廳那會和百姓相爭賺吃<sup>50</sup>？那有生出生失業者的道理？」有人有些不相信地反問。

「不會有失業者？那×××<sup>51</sup>輸入的人，又且舊××<sup>52</sup>者中很多自己不吃，把自己公然所能到的，賣與密吸者那樣人，我想雖不上萬，也當有幾千人。」

「那一批嗎？××會給他們補償金和安穩的衣食住。」

46 (李南衡註) 日語，寫真，照片。寫真師即攝影師。

47 紀念照

48 chhiu2-bin7-than3-chiah8.. (李南衡註) 趁食，討生活。手面趁食，即謀生僅足糊口。

49 beh choan2-si2 le3.. 要怎麼辦

50 sio-chen' than3-

chiah8.. 爭這碗飯

51 (李南衡註) 疑為「鴉片烟」三字

52 (李南衡註) 疑為「特許」二字

「什麼？你對<sup>53</sup>那方面聽來？」

「難道××就會較輸善養所嗎？」

「聽見「忤」死一個，有無有？」

「我也只聽見人講，講是城隍廟口的人，我沒有親眼見過，但是我卻親見一個「忤」倒的人。」

「怎麼會<sup>54</sup>倒！誰？」

「講是<sup>55</sup>賭博乞仔的牽手<sup>56</sup>，她太老實，她入場的時候，受到巡查的注意，便把帶來的解「忤」頭的藥丸全部繳出去。她的身體看來本有些較軟弱，禁不起大「忤」頭便倒下去了。」

「哈！後來怎樣？」

「後來經醫生注射，無賴久<sup>57</sup>也就精神<sup>58</sup>起來。」

「哈哈！發榜時第一名一定是她了。」

「靜！靜！顧<sup>59</sup>聽你的講話，害我這一子應錯。」保正有些著急而且怨恨。

「真好！真好！大家總要你輸。」

「請茶！茶捧出來了，大家爭先。」保正只顧著下子，他的份額

<sup>53</sup> tui3...從

<sup>54</sup> 疑缺「忤」

<sup>55</sup> kong2 - si7...聽說是

<sup>56</sup> khan - chin2...老婆

<sup>57</sup> bo5 - loat - ku2...  
沒多久

<sup>58</sup> cheng - sin5...醒

<sup>59</sup> kou3...專注於

被別人吞去。

「我沒有嗎？」保正覺到要茶的時。

每人各有一甌<sup>50</sup>，「你再要嗎？請等斗久<sup>51</sup>啊，水就滾啦！」

「拍拍拍」，棋子不斷地敲著棋盤。戰爭又依然激烈地繼續下去。

——原載於《現代生活》，日期不詳。收錄於《台灣小說選》，李獻章編，原預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版，印刷中被禁止發行。轉載自《賴和先生全集》，李南衡編，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

【編按】作於一九三〇年十月

<sup>50</sup> au... 杯

<sup>51</sup> tau2—ku2... 一會兒



# 辱!?

甫三

是注生娘媽生①的第二日了，連太陽公生②，戲已經連做三日。

日戲煞鼓③了，日頭也漸漸落到海裏去。賣豆干的拖長他的尾聲，由巷仔內賣出來，擔上已剩無幾塊；賣豆腐的也由市仔尾倒返來，擔上也排無幾角④。電火局⑤也已送了電，街燈亮了，可是在餘霞滿天的暮空之下，也放不出多大光明。

戲台上尙未整⑥火，兩平⑦街路邊的點心擔，還未上市，賣點心的各蹲在擔腳吃晚飯。

戲離起鼓⑧的時候雖然還早，但戲棚前一直接到廟仔口，已經排滿了占位置的椅條⑨、椅頭仔⑩。一些較早的囡仔，有據在他們先占的位置上，喫甘蔗，吃冰枝，講笑相罵的；有用甘蔗粕相擲的，有因

① chu3 - sen - niu5 - ma2  
sen : 註生娘娘生日

② sen : 生日

③ soah - kou2 : 停止敲鼓，即演完。

④ kak : 塊

⑤ tian7 - hoe2 - kiok8 : 電力公司

⑥ cheng2 : 點燃

⑦ liong2 - peng5 : 兩旁

⑧ kh12 - kou2 : 開始敲鼓

，即開演。

⑨ i2 - tiau5 : 長條木板凳

⑩ i2 - tiau5 - a2 : 圓凳子



爭位置揪著胸仔相打的，有查浦囡仔<sup>11</sup>在挑弄查某囡仔<sup>12</sup>的，比做戲更鬧熱更有趣。

一個賣魯麵的吃飯飽，立在擔邊，用番仔火枝<sup>13</sup>托<sup>14</sup>著嘴齒<sup>15</sup>，對著併排的賣圓仔湯的，講：

「駛伊娘<sup>16</sup>！那班文化會，都無伊法，講去乎人幹<sup>17</sup>！今日又出來亂拿<sup>18</sup>，叫去罰五十外<sup>19</sup>人。」

賣圓仔湯的手不斷地搓著圓仔，擲入滾湯中去，嘴也答應著：

「講乎人幹<sup>20</sup>，也有人愛去聽。三句半就中止<sup>21</sup>，加<sup>22</sup>講一聲，就扭下去，噠、拍，多不驚死。」

一個吃圓仔湯的勞働者風<sup>23</sup>的青年，嘴裏還含著不易吞下去的燒圓仔，有些含糊地：

「這號<sup>24</sup>，只好從講台頂<sup>25</sup>，一個一個，扭落<sup>26</sup>來搥個半死纔好，害大家。」

「著<sup>27</sup>！伊正要大家自己去相殘。」忽然立在麵擔邊一個拿著烏竹仔烟吹<sup>28</sup>掌櫃風的人，聽了不知怎樣，突發出這驚人聲響的有些疑問的讚意。

<sup>11</sup> cha - pou - gin2 - a2...

男孩

<sup>12</sup> cha - bou2 - gin2 - a2...

女孩

<sup>13</sup> hoan - a2 - hoe2 - ki...

火柴棒

<sup>14</sup> thok... 剔

<sup>15</sup> chhui3 - kh2... 牙齒

<sup>16</sup> sai2 - in - nias... 駛，御也。即姦他娘。

<sup>17</sup> kong2 - kh3 - hou7 - lang5 - kan3... (李南衡註)

講它幹什麼

<sup>18</sup> lih8... 捉拿

<sup>19</sup> goat... 多、餘

<sup>20</sup> kong2 - hou7 - lang5 - kan3... (李南衡註) 講那幹什麼

<sup>21</sup> 在演講中有過激或用辭不當，在現場監視的警察立刻發出「中止」警告，中止三次就得下台。

<sup>22</sup> ke... 多

<sup>23</sup> 樣式

「實在做小生理<sup>㉔</sup>的真是有苦無塊<sup>㉕</sup>講，隨在伊，要旅費就拿去罰。」

「是誰講的？罰做旅費。」

「總是內裏<sup>㉖</sup>的人，誰曉得這消息？伊講每回講演會，因為取締上都要召集多數警察，這項費用就是由罰金支出，所以每次講演了<sup>㉗</sup>的翌日，就出來大拿<sup>㉘</sup>。」

「伊是慣講虛辭，伊要咱大家自己去相殘，所以故意這樣宣傳。」

「駛伊娘咧，只會處治咱這做小生理的，只好像那……」

「激著<sup>㉙</sup>也就有人敢配伊<sup>㉚</sup>。免講啥<sup>㉛</sup>，前日新聞刊著有一個小販，一日被告發七次，也就忍不住了。內山<sup>㉜</sup>有一個賣魚的，一日被罰三次，到第三次無錢可繳了，便恚<sup>㉝</sup>著他的某團<sup>㉞</sup>要去關。他說：「無錢可繳只好去關，關我一人便餓著一家，攏總<sup>㉟</sup>去關還有便飯可喰。」到這時候，警察不知是真正可憐他也<sup>㊱</sup>怎樣？反勸他恚返去<sup>㊲</sup>；若敢死敢去關，我看伊也是無法度。」

「敢死敢關！講容易？××<sup>㊳</sup>人現在只會打算利害，只有圖利的

24 chit 1o7: (李南衡註) 這樣

25 teng2: 上

26 loh8: 下

27 hoh8: 對

28 hun 1 chhoe: 烟筒、烟斗

29 sio2 1 seng 1 i2: 小生意

30 te3: 處

31 lai7 1 i7: (李南衡註) 指派

32 lian2: 完畢、結束

33 toa7 1 iah8: 規模龐大的緝捕行動

34 tek8 1 1 ioh8: 被激怒了

35 phoe3 1 i: 和他同歸與盡

36 bian2 1 kong2 1 sian2

...別說其它的，就舉這個

例子。

37 lai7 1 soan: 山地

38 chhoat: 帶

39 bou2 1 kian2: 老婆、

兒子。

40 long2 1 chong2: 全部

心，都無一點仔勇氣；併一些血性也都消失盡，×，關，講容易。」這是一個看見他們在議論圍近來的像是境遇較好的中年人的反駁。

「這也是實在。」卻也有同感的人：「像這款○○，少有血性的人是忍他不住；你看大家只曉得嘆氣，以外的人因為不是自己的事，多漠不關心，那些紳士像黃議員竟講是應該的，拿不驚。」

「這駛伊娘！官廳的屎，伊也講是香的。」

「文化的<sup>41</sup>也有去抗議。」

「抗議了多倒害<sup>42</sup>，這幾日不是更大展威風？」

「文化的也是一款<sup>43</sup>，他們的講演被中止，或者被他們拿去，也不敢○○一下看。」

「伊是有法律做靠山。」

「講就好笑，敢<sup>44</sup>不是因為有這不合理的法，纔起來運動講演？」

「無！駛伊娘，咱都未曾看見有人這樣兇死，疊著大家都叫不敢。」有人把話拖到傍邊去。

「這幹伊娘！實在真兇死，連文化也有人怕他，縮腳起來。」

41 ia7.. 或

42 chhoat tng3 kh3.. 帶回家去

43 (李南衡註)疑為「台灣」二字

44 bun5 - hoat3 - e3.. 指文  
化協會

45 tian - to3 - ha17.. 反而  
糟糕

46 chit khoan2.. 一樣

47 kam2.. 豈、可

「哈呀！正當防衛，對這時候不知有適用無？像這樣打死也無的確。」

「打死做你給鬼討無命，法是要百姓去奉行的，若是做官的也要受到拘束，就不敢創這多款出來了啊。」

快快快！鑼聲響了。

這幾人的講話，便被這聲浪淹沒下去。戲棚上已經整火，現在已開始開台<sup>49</sup>；棚下人也已堆滿，街路有些狹仄起來。

戲是做俠義英雄傳，全本戲，日夜連台，看的人破例地衆多。我想是因為在這時代，每個人都感覺著：一種講不出的悲哀，被壓縮似的苦痛，不明瞭的不平，沒有對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惡；不斷地在希望著這悲哀會消釋，苦痛會解除，不平會平復，怨恨會報復，憎惡會滅亡。但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沒有這樣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蹟的顯現，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來替他們做那所願望而做不到的事情。這在每個人都都曉得是事所必無，可是也禁不絕心裏不這樣想。所以看到這種戲，就真像強橫的兇惡的被鋤滅，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似的，心中就覺有無上的輕快。有著這種理由，看的人

<sup>49</sup> bo5 - tek - khak : 說不定

<sup>50</sup> nau7 - fai5 : (李南衡註)  
開鑼。從前演戲開始之前，必先敲打一陣鑼鼓，叫鬧臺。

就難怪他特別衆多，不過弄廷仔的做去好<sup>51</sup>，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理由。

戲正做得熱鬧，棚前幾百個頭殼，動也不動地仰對著棚頂；連賣點心的也不忘去他的生理，抬著頭看到入神。忽然一陣驚慌的叫喊，一陣奔走的聲浪，由車路口洶湧地撼到；雜著「拿點心擔！拿點心擔！」的喊聲。賣點心的大家慌張起來，擔頭輕可<sup>52</sup>的挑起就走，有的惶惶地搬到民家的廳裏去；賣油湯的把滾湯潑到滿手，燙傷也不覺得痛。甘蔗節落到滿地，賣冰枝的因為車子笨重，尙攔在路邊，便被拿去三四個；另外還叫去許多人，隨後戲也被擋煞。

經這一場騷亂，怕事的看客走了一大半，有的捫不著頭腦，不甘散去，想要探聽什麼因由；有的也在議論，不過講話中歎氣的聲聽見比較地多，有的人卻在稱讚做官的認真，這時候也出來整理交通。

擋煞了戲，那一行拿人的人，增大了許多威風似的，雄雄糾糾，擺擺搖搖，衝進一處醫生館<sup>53</sup>去。那醫生本也是文化的一派，也會在演講台上講過自由平等正義人道；現時不常見他再上講台，想是縮腳中的一個。未走散的民衆，看見他們走進醫生館，有的在替那醫生擔

<sup>51</sup> 演得好

<sup>52</sup> khin - kho2...輕便

<sup>53</sup> i - seng - koan2...診

所、醫院。

憂，因為醫生和他們是對頭。有的想看看什麼究竟，也就圍到門口來。不見他們出來追趕，愈圍也就愈多，人多噪嘩叫，醫生和他們在講什麼聽不清楚，有人只聽到以下幾句對話：

真勞苦，這樣暗<sup>54</sup>也出來，較忙罷？

哈哈！不平嗎？抗議去！課長無路用<sup>55</sup>，找局長去！

那，好？叫我去報告你的功勞，貼多少旅費？

嗎嗎<sup>56</sup>！明白對你講，我是覺悟著，覺悟在恁地方被剝<sup>57</sup>的。

我敢給你保險。

不是講野蠻的手段，還有文明的方法。

我敢確保你指日高昇。

哈哈！

他們出去了後，有些人爭向那醫生探問事情，那醫生竟講不出話來，只有苦笑，是含有無限苦痛似的苦笑。

在街上卻又有這樣的評論，由人堆裏生出來。

濫肆權威之後，到講正義人道的人的面前去顯一顯威風，真是稱心的事情，痛快無比。

<sup>54</sup> am3... 晚

<sup>55</sup> bo5 - lou7 - eng7... 沒用

<sup>56</sup> 日語，得了吧。

<sup>57</sup> thais... 殺

真光榮？他們也去拜訪他。

侮辱，這是很大的侮辱，橫暴只管是橫暴，看講正義的人，有法度無？

——刊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收錄於《台灣小說選》。

【編按】作於一九三〇年十月

# 浪漫外紀

甫三

「來啦，一大陣<sup>①</sup>！」衆人正賭得興熱，忽聽著看頭<sup>②</sup>的警報，大衆匆惶起來，有人收拾自己的現錢，有人毀棄賭博的證據、賭具。

「對<sup>③</sup>那方面？」

「有多少人？」衆人雜亂地問。

「約有十外<sup>④</sup>人，由大路。」

「快！散開！各到溪邊去聚集，設使有人被捉，著<sup>④</sup>受得起打毆，一句話也不許講！不然，看伊有雙條生命？」這是一個像是這一夥中的首領發出的命令，衆人便四散地由畑<sup>⑤</sup>裏由小徑僻路走開，向菅草雜樹中去。

這一夥賭徒，預先戒備著警察的檢舉，聚在這偏僻的野外較輸

① chi8—toa7—tin7... 一

大群

② khoan3—chan5... 把風

③ tui3... 從

④ goa7... 餘

⑤ t'oh8... 得

⑤ 日語，田地。



贏，是在一片曠漠的烟圃，處處有砂崙，砂崙上生滿林投菅草而且處處還有亂草雜樹，叢簇成林，是容易藏匿逃走的一個所在。二條大溪環流北方，過溪去是另一行政區域，溪面雖闊，水卻不甚深，雖有渡人的竹排，爲著節省幾個錢的起見，往往看見有行人徒涉。

警署受到密告，緊急編集了一隊，分成幾方面，包圍到所指示的所在，已不見一人，只認取些散亂足跡，獲得會有許多人聚集過的證據而已。

這一夥是出名的鱷鰻<sup>⑥</sup>，警察法律，一些也不在他們眼中，高興做什麼便做，一些也不願受別人干涉拘束，在安分守己的人看來，雖有擾亂所謂安寧秩序，但快男兒不拘拘於死文字，也是一種快舉。而且他們也頗重情誼，講這樣便這樣，然諾有信，勇敢好鬪，不怕死而輕視金錢，這幾點殊不像是台灣人定型的性格。但是也有些缺點，不然就是古之俠客了。他們容易感恩，受到人家一些好意，便念念不忘，報必過其所受，所以容易籠絡，他們的判斷力也似較弱些，以致趨於被那守分的人所厭惡的方面較多。

警察隊在砂崙下調查了一遍，便又分作幾隊再去搜索。

是日頭要暗的時候，有兩個囡仔趕一陣牛，在林投巷裏和兩個私服<sup>7</sup>的警察相遇。

喂！有看見一陣人，走向何處去無？

兩個囡仔，突聽見這帶有日本仔腔的台灣話，一時惶惑，也有些懼怕，答不出話來。

「囡仔！有看見麼？」這一句聲音有些柔和。

「溪邊有二人在等待著竹排。」囡仔回過頭指著他來的路。

「二人？」囡仔點一點頭便自趕著牛去了。

「是你！哈哈！」

「不認得嗎？」

「認得咯。」

「認得就好。」

「跟我們來，免再費……」

「要相請嗎？」

「是咯，自鹿酒<sup>8</sup>。」

那兩個人，坐在溪邊石頭上的兩個人，看見私服警察把手插進衣

---

⑦（李南衡註）日語，便衣。  
⑧（李南衡註）日本清酒牌名

袋裏，便立了起來，看他把警笛啣上口，急把它搶下擲向溪裏去，同時四個人便開始格鬥，由菅草中復跳出幾個人，加入這格鬥中，不多時便有兩人被擊倒在地上。

「網起來！」有人這樣喊。

「擲入溪裏去餵魚。」有人這樣喊。

「抬到菅草中去，把腳露現出來，給人較容易發見，快！」有人又這樣指揮吩咐，隨後這一夥便匆匆地遶過溪去。

兩個被難的警察，被發見的時候，大地已被黑暗所占領所統治了。

那一夥鱷鰻，是警察偵探的對頭冤家，是監獄的顧客，也是一般民衆的講古資料——英雄好漢。警察隊搜不出一人，還受到侮辱，即時佈下非常線<sup>10</sup>，警戒、搜索、檢查，到翌日只拿幾個無辜的行人，去拷打一番，稍稍出氣而已。

「先生！真對不住，這樣暗<sup>9</sup>來吵你。」

「無要緊，我本來都是暗暈<sup>11</sup>。」

<sup>9</sup> hian5... 涉水

<sup>10</sup> (李南衡註) 日語，緊急線。

<sup>11</sup> am3... 暈

「我是×××。」提出名刺<sup>12</sup>。

「你就是×××。」接受名刺，那先生突然著一大驚，雖極力裝做鎮靜的樣子，不安的情狀，已不能掩飾。

「哈哈！久仰久仰。」

「突然來驚擾著你。」

「不，無相干。」

「先生不是刻薄的人，這是大家所知，不是我當面奉承。實在是不敢來擾亂著你，因為有些緊急事，又想不出別的方法，曉得先生是否認一切，道德法律一概不信賴它，對我們的行爲一定不去報給官廳，假借有權者的力，來和我們爲難，是你所不爲，所以敢來和你相量。」

「是缺錢用不是？」

「是，要借多少來去<sup>13</sup>用，哈！對先生講借有些不應該，要講嘮暄<sup>14</sup>比較實在。」

「豈敢，我身上本不常帶錢，我扯開衣袋給你看。櫃裏不知存有  
多少，你和我來！我開鎖給你看。」

<sup>12</sup> am3 - khun3 : 晚睡

<sup>13</sup> (李南衡註) 日語，名片。

<sup>14</sup> lai5 - kh:i3 : 去

<sup>15</sup> 105 - so : 囉嗦

「不用這樣咯！」

「我去。」

「……」

「哈！有，要多少？」

「看有多少？」

「○○圓足嗎？」

「若是只有那數目，也是可以。」

「以外還有零星<sup>16</sup>的。」

「就○○圓可以了。」

「……」

「驚擾著你，真對不起，又蒙你不拒絕，真多謝，錢入手我就要去了，後日不一定能奉還。」

「不相干，朋友。」



「恁<sup>17</sup>幾人先去避幾日，這些錢做旅費也還有餘，機會是在人的本領，恁往來的中間，這案件大概解決了。」

---

<sup>16</sup> lan5 - san : 零錢，零頭。  
<sup>17</sup> lin2 : 你們

「恁二人是被認識的，有舊案底，現在也是恰好去休息的時候，不寒不熱，蚊蟲也較少。——這些錢去做本，看恁的字運<sup>18</sup>，去邀那班不知恥的無賴——要作惡又不敢負責任的那些人，去痛痛快快賭一回，著<sup>19</sup>要被檢舉去，咱的目的纔會達，那時候須要善轉變，有了共犯者前案自然抹消，這一層是恁要做的，著細心斟酌！關係是不小。餘者還都是良善的人，不用另外費心神，各人去賺錢好！不過賺有喰<sup>20</sup>，須各提供多少出來！」

我還有別項事，各人可以散了。」

「前夜的事情，怎樣叫那個人去，禁不起拷打，現在不是把委託咱的人，也講講<sup>21</sup>出來，後日咱的事要怎樣幹，再有人敢來委託咱嗎？」

「不相干，一樣錢一樣貨，我和伊們是當面議價過的，伊出不起大價數，無法度，而且那樣人，也不值得替他出死力，爲的也是私人間的利益關係而已。」

「但是，劊<sup>22</sup>也劊無死。」

「這個人也無做到什麼壞事，他們兩人原是一樣。我們只因錢的

<sup>18</sup> i:7 - un7. (李南衡註)

八字運氣

<sup>19</sup> tsiəŋ...得

<sup>20</sup> tən3 - v7 - tsiəŋ8...賺

到了錢財

<sup>21</sup> kəŋ2 - kəŋ2...講

<sup>22</sup> tsiəi5...殺

使命，教他喰虧，已有些過意不去，若不是現在真缺錢用，像這樣事是不該承受。」

「現在有消息無？」

「不相干，還不至打壞，下手人的罪比教唆者會輕一些嗎？」

「講啥？我們只做我們的事，管它什麼罪，法由他們定，罪也是由他去罰。」

「錢呢？」

「彼所應得的，已經給他家裏去，一部分還要還人，你缺用不是？」

「我用得它嗎？」

「我自己有一些可以用。」

「那末喝一杯酒去！」

「有什麼不爽快？」

「心內<sup>②</sup>不曉得怎樣，只是煩悶。」

「因為太閒了，須找一點事做，——去，到何處？」

「醉太平去。」

② sim-lairt...心裡、心情。

「恁看這一首好詩！」

自君一去兩年餘，

田裏雜草全無除。

接信若不返鄉里，

明年賤人種蕃薯。

一人由壁上唸下來，許多人的視線都集注到題有那首詩的壁上去。

「好！是一首真的詩。」

「啊！抄來寄給張先生，這在他的噴飯集裏，還佔得重要的位置。」

這些風雅人，方在談笑忘我的中間，突聽見：

「噫！你是怎樣？」這是妓女被欺負的不平。

「怎樣？拍<sup>24</sup>一下有什麼相干，不愿<sup>25</sup>去叫警察！」

<sup>24</sup>phah：打

<sup>25</sup>m7-goan7：不甘願



「拍」又是一聲肉的聲音。

「滾啲！斬頭……」

「痛是麼？」

「朋友！請坐啦，大家請坐，是怎樣得罪著恁<sup>26</sup>？」

「怎樣？你道可惡不可惡呢？我們叫伊陪酒，伊竟不肯，反走來陪伴恁。」

「啊！這是冤枉，伊自早就在此陪酒。」

「放屁，我們起來的時候，伊還請我們的烟，敢<sup>27</sup>是你們的錢較大？」

「請不用生氣！可緩緩來講，伊肯請恁的烟咯，要錢給伊賺，那會不肯，是因為我們叫伊在先，這點請勿誤會。」

「恁要庇護伊不是？要替伊出力不是？」

「實在是這樣，我們替伊剖明，敢有相干？」

「有相干。」

「伊的局是我們先叫的，論情理原不該……」

「情理，幹嗎？」

<sup>26</sup>jin2：你們

<sup>27</sup>kam2：豈，可

「朋友！何用著這樣猛？」

「猛，你們不曾看過嗎？」

「朋友！你是欺我們不會相拍<sup>28</sup>嗎？」

「相拍，好，就來！」

兵兵刁刁施洒，椅棹跌倒聲，碗碟破碎聲，骨頭皮肉的擊撞聲，混著女性驚駭痛楚的悲鳴，奏成一曲交響樂，和著酒神的跳舞。

「有聽見嗎？未免太兇一點。」這是隔壁室人客<sup>29</sup>的評論。

「鬧得太無理由，怕其中還有別的原因。」這又是另一個人客的推想。

「欺負這些不會撕打的人，實在卑怯。」

「你聽！電鈴不是在響？警察怕就要來了。」

「樓主打電話去？不怕他們鬧得更兇嗎？」

「不會，狗見著主人，總會搖尾的。」

「警察來這些斯文人怕更方便，他們和警察不是常在衝突？」

「等待看！看怎樣對付。」

「警察！」走棹<sup>30</sup>的起來向擾鬧著人們通報。

<sup>28</sup>sio—phah…打架

<sup>29</sup>lang5—kheh…客人

<sup>30</sup>chau2—toh…跑堂

「警察，怕什麼？」那幾個惡兇兇的人便退出室外，「好！要輸贏後日再來。」留下一句威嚇，由別一邊的樓梯走下樓去。

「什麼人在此擾亂？」警察大人在尋問著。

「……」

「喂！怎樣不答，啥人？」

「問頭家去！曉得啥人？」

「拿買意氣<sup>㉑</sup>，你啊！」

「講什麼？」

「幾點鐘啦，你曉得麼？」

「幾點鐘是怎樣？」

「時間外不許再大聲擾鬧，不知規矩嗎？」

「什麼人擾鬧？」

「拿買意氣哪，你……」

「大人！鱸鰻走了，請樓下喰茶。」主人很殷勤地招待警官到樓

下去。

「這一幕戲演得不甚當行出色。」隔壁室的人客又在評論。

---

㉑（李南衡註）日語，傲慢神氣的音譯。

「還有呢？次一幕當更熱鬧更好看。」

「怎樣？」

「你探頭到窗外瞧一瞧！啊！那一夥還在那邊，是嗎，警察出去未？」

「剛出去，和那一夥打招呼呢，啊！再進來……」

「嗚！恁也著<sup>32</sup>靠警察，恁不是常在攻擊官廳，講牠怎樣橫暴，這時候恁也著求伊來橫暴一下，哈哈！恁這鷄規先<sup>33</sup>。」

「……」

「恁有情理好再講無？」

「鷄規先！恁平日笑人無膽識，怕警察像後叔公，恁怎不敢和他們抵抗一下看，只教人去死。」

「你看伊在演壇上講得口涎亂噴，一聲中止，就乖乖爬落<sup>34</sup>來，這樣頂有膽。」

「恁這一班，不知害了多少不認分的人去受虧。」

「也著去求警察，好嘴叫一聲不敢，我們也是饒恁，拍<sup>35</sup>恁這樣人，穢手。」

<sup>32</sup> hioh8...得

<sup>33</sup> ke - kui - sian... (李南衡

註)罵人的話，意即吹牛

皮。

<sup>34</sup> loh8...下

<sup>35</sup> phah...打

「奢盤<sup>36</sup>做什麼？拍死好！」

你一句，我一聲，那一班較斯文的人，被侮辱得無可辯解，也不能辯解。

「橫逆也須有程度！」突由隔壁室走出一人，向那一夥惡兇兇的人，發出一聲警告，不意的襲擊，那一班人也有些驚愕，暫時對視之後，便又開始鬪口。

「橫逆？幹娘的！橫逆干你什麼事？」

「聽來會打折我的耳孔毛<sup>37</sup>，所以教恁溫馴些。」

「娘的！你要替伊出力？曉得你爸的拳頭正無著處，皮癢你就來！」

「目睷毛<sup>38</sup>須扯開些<sup>39</sup>！」

「哼！」

「痛不是？」

「到樓下去！」

「死鱸鰻！認得人嗎？」隔壁室又出來一人。

「呼！是你，你道較<sup>40</sup>大尾<sup>41</sup>，人就怕你不成。」

<sup>36</sup> chhia — poaŋ5.. (李南衡  
註) 鬥嘴

<sup>37</sup> hiŋ7 — khang — mŋŋ5..  
耳毛

<sup>38</sup> bak8 — chiu — mŋŋ5..  
睫毛

<sup>39</sup> th12 — khui koa3..  
眼睛  
放亮一點

<sup>40</sup> to7 — khah..  
就比較

<sup>41</sup> toa7 — boe2..  
即大流氓

「死鱸鰻！恁只會欺負這良善的懦弱的，這狗根性總是拔不去。」

「要輸贏，到樓下去！」

「須不要走纔算好漢。」

「走，就是狗養的。」

這時候那一班惡兇兇的人，不知什麼緣故，有的已先自走下樓去，還在鬪口的也漸漸退到梯頭。

「緊●回去，省得丟臉。」

一陣梯聲過後，樓上頓覺沈寂，樓主料想無有事了，也就上樓來，那班被侮辱的人也走出室來，那兩個人尚立在步廊剝瓜子，若無其事似地談笑著。

「難得恁二位，若無，不知要鬧到怎樣？」這是樓主滿含謝意的言辭。

「實在真無理。」那斯文人中的一個，像要取得同情似地也向他們申訴。

「現在的世界，那有理好講。」一人吹出了瓜子殼，隨嘴應著

他，又轉向樓主問道：「你怎要去喚警察？不曉得這夥多是他們的爪牙，有什麼用處？」

「本來一看到警察，他們也就散去，不知這次怎會更加橫逆？」

「因為這幾位常攻擊官廳，打算法是不能保護到他們，所以纔敢如此。」

「我料定有人教使，不然這幾人斷不敢這樣兇暴。」

「就是××，你不曉得？他被×樣<sup>44</sup>在報上攻擊過，就放聲放影<sup>45</sup>要和×樣輸贏，恁入門的時候，恰被他看見，就打電話去招集他的手下。」

「怎樣不通知一聲？」

「我被絆住，不能離身。」

「好！這駛伊娘。」

「還是煞去<sup>46</sup>好，相拍恁是不會，要用暴力行爲告他嗎？試問——指著樓主——他敢給你做證？一定不能起訴，且要罰一場無趣。」

<sup>43</sup> 日語，先生

<sup>44</sup> pang3—sian pang3—  
ian2...揚言

<sup>45</sup> soah khi3...算~

「眞橫逆！」

「現今是這樣世界呀！」

—— 刊載於《台灣新民報》第三五四、三五五、三五六號，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





# 可憐她死了

安都生

一間矮窄的房子裏，點著一箇五燭的闇淡的電燈，兩個約莫四十四歲前後的夫婦坐在室的左旁的床上，夫婦的中間睡著一個約十一、二歲的女孩兒，由牠們的身上推想起來，可以知道是一個貧窮的勞働者的家庭，暫時靜默之後，那垂著頭的男人，才慢慢地抬起他的頭向那病後才回復起來的他的妻兒說道：

「阿琴！昨日由保正那裏分來的那張紅單，是這期的戶稅麼？我記得幾日前曾納了什麼稅，怎麼這回又要再納，唉！像咱這樣的貧困，怎樣擔得起呢？你去拿來看看，這期是多少钱呢？」

阿琴也就移著她病後的孱弱的身，轉入房內拿出來遞與她的丈夫。他見了便噓一口氣歎道：①

① 以下空白二十三行。本文刊登時被日本殖民政府的新聞檢查人員挖了天窗。

默默地想什麼似的阿琴忽又再開口說道：

「唉！這都是我的罪過，都是我病中將所有粒積<sup>②</sup>些的金錢開銷所致，要不然定不會弄到如此窮困的地步！在我的意思不如將阿金來賣。」

他正在沉思默想之間，忽然聽了阿琴這樣說，不覺兩行淚珠滴滴地滾將下來，過了許久，才揩著他的眼淚道：

「賣！將阿金來賣！唉！賣子原是貧人的事，但是咱也只有阿金一個，而且這樣大了，雖則我們捨得賣，恐阿金也未必肯去，縱使這一期戶稅不納，也不是就要拿去剷頭<sup>③</sup>，何至著要<sup>④</sup>賣子。」

「啊！若是剷頭就快活啦！」「一死萬事休」，像阿德哥那樣弄得落花流水，是你所親見的，又像慧九嫂，不是因為慧九兄什麼料料金不能繳被拿去關，趁喰人<sup>⑤</sup>無趁無得喰，不忍聽著大細<sup>⑥</sup>的啼飢叫餓，她纔去乞食，在慧九嫂那有料想到現在要做乞食也要官廳應準<sup>⑦</sup>，求乞沒有幾日就碰著警官，被打到那樣你也是曉得，不是因此傷心不過纔去上吊，你若是被拿去關，我餓死是不相干，阿金要怎樣？<sup>⑧</sup>是我生的，我豈會比你更忍心？」阿琴講到此，也自抽咽起來。

② liap8 - chek... 儲蓄

③ thais - thaus... 殺頭

④ tioh8 - ai3... 就得

⑤ than3 - chiah8 - lang5

... 幹活的人

⑥ coa7 - se3... 大人小孩

⑦ in2 - chun2... 准許

⑧ 女孩

「賣了以後若會受人家憐惜，倒也沒有什麼壞處，萬一遭了凶惡人家，受到虐待，那時卻待怎樣？……」言畢也自唏噓得欲哭。

「這是在咱的留心，我昨兒聽著隔壁阿狗嫂說上街阿跨仔官<sup>9</sup>，有一個兒子已經十四、五歲，還沒有頭對<sup>10</sup>，她想在這時候份<sup>11</sup>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兒，一來可以幫些家事，二來將來也好做自己的兒子的媳婦，所以自二、三箇月前就往各處探聽，但是至今還沒有當意的人，在我的心意，是趁此機會將阿金來賣她，或者將來於阿金的身上有點幸福也未可料，阿跨仔官你也識的，她的丈夫還良善，她的兒子也還清秀，你想想看。」

他們夫妻倆商量的結果，因阿跨仔官是個慈祥的婦人，家裏也過得去，就決定要將阿金賣給她。但是嬌小可愛的阿金那裏會知道她的雙親不久就要與她分離呢！唉！這個小孩子的命運是多麼可憐啊！

今日是阿金要離開她的雙親的日子，她的母親自早就忙得甚麼似的，走來踱去，腳亂手忙，可是她的臉上帶著一種憂苦的神情，她雖不表現於言語，但誰都會顯然地看得出來。一方面阿金，那命薄的阿金，仍是活潑地，跳來舞去，絲毫不感覺著要與慈愛的兩親生離。

<sup>9</sup> koan: (李南衡註) 對

女士或長上的尊稱

<sup>10</sup> thaus - tui3: 對象

<sup>11</sup> pun: 養

是午前十點多鐘的時候，阿跨仔官照約帶著自己的兒子，滿面春風進入室內，阿琴也笑迷迷的歡迎著，各道了些客氣話，隨後便搬出午餐來，此時阿金仍舊在她的母親的面前撒痴撒嬌地現出爛漫的天真來，阿跨仔官看見阿金如此可愛，也很得意，她想美惡可勿論，只這溫馴的樣子也就值得人憐惜了。爲此也就不惜金錢，一五一十算交阿琴了。

當阿金要離別她的兩親的那一天，她的母親阿琴用盡安慰的言辭對自己的女兒說道：

「阿金！我的乖乖的阿金！你好好的與這位阿姆<sup>12</sup>去吧，我們答應了她，把你雇給她家了，你乖乖地去幫做些事，可以換三頓喰，省得在家裏餓，若是不慣，再二、三日後我就會來接你回來，阿姆那裏不論穿的、吃的，都很好呢！去吧，我的乖乖……」

阿金起初仍是不肯，以爲被賣了，死也不肯去，後來拗不過她母親的勸解，也就漸漸不再執拗，也因爲聽說是去就傭，她的小小的，是容易瞞騙的，於是她才拭著眼淚隨著阿跨仔官去了。

阿金是被人帶去了，她的母親還惘惘然悵立門外，望著自己可愛

的女兒，不再歸來的背影。<sup>13</sup>

阿金初到阿跨仔官家去，很是悲傷而又恐懼，離開慈愛的父母，要去伺候別人，不知要受到怎樣待遇。她是懷著很大的不安，但是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曉得父母的艱難，她還以為是被傭來的，是來幫她父母多掙幾個錢，以準備納稅，她原諒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還靈敏，她想：要賺人家的錢，總要聽人呼喚驅使，要從順勤勞，因為她抱著這樣存心去做事，所以還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憐惜。況阿跨仔官，又是個慈祥的婦人，家境又過得去，現在的阿金實比在她父母的膝下較幸福，可是阿金還是念著她的父母，有時到街上買東西的時候，常偷空走回家去看看。阿金的父母，想是不忍再見這和自己絕緣了的可愛的女兒，不久以後便哄著阿金托故搬向別地方謀生去，這使阿金傷心到身體消瘦，不知背著人流了多少眼淚。

過後到被阿金發現著自己是被賣做媳婦仔<sup>14</sup>的時候，阿金已和環境習慣了，年歲也少<sup>15</sup>長了，看見將做自己的夫婿那個人，強壯活潑，也自歡喜。

光陰迅速，不覺過了五、六年，現在阿金已是十七歲了，阿跨仔

<sup>13</sup> 以下空白十行。本文刊登時被日本殖民政府的新聞檢查人員挖了天窗。

<sup>14</sup> sim-pu7-a2... 養女，童養媳。

<sup>15</sup> 稍

官正要擇個好日將阿金與自己的愛兒配合，想早享些暮年的快樂，弄孫過日子，可是好事多磨，天是不肯容易便從人願，日選擇未就，她的丈夫所從事的工場，發生了罷工的風潮，她丈夫因為被工人們舉做委員的關係，在占領工場的鬪爭那日，被官廳捉去，她的兒子也同在這工場做工，看見父親被捉，要去奪回，也被警察們打傷，回到家裏便不能起床，發熱嘔血，不幾日便死去。工人們雖怎樣興奮號號奔走，死已經死去了，有什麼法子，好容易等到她丈夫釋放出來，但是受盡打踢監禁，傷殘了的身心，曉得兒子受傷致死，如何禁得起這悲哀怨憤？出獄不到幾日，也便纏綿床褥間了。在先<sup>16</sup>還有熱心的工人來慰問，不覺到十分寂寞，及至罷工完全失敗了後，大多數無志氣的工人皆無條件上工去，一些不認份的工人，不愿上工，也不耐得餓，皆散到四方，去別求生活了，阿跨仔官的丈夫，好久不再接著探問的人，纔曉得這消息，這慘痛的消息，使他的病益加重，他不愿再活了，其實也是不能活了，不久便結束了他苦鬪的生活。本來他所有粒積的金錢，因病因死，開銷欲盡，已不是昔日之比，生活落到困難的境地了，阿跨仔官也因為煩惱過度，身體也就漸漸衰弱下去，常帶有

---

<sup>16</sup> chait-seng：起初，原先。

笑意的面容，平添了無數皺紋，眉頭常是顰蹙著，終日如坐在愁城。

有一天先前替阿金做媒的阿狗嫂，突然來找尋阿跨仔官，她自丈夫死後，覺得已被所有相知的人忘記了似地，好久沒有人來訪過她，今日接著阿狗嫂真是意外，見面之後，免不了一些客套，接下去阿跨仔官便說她好久無可告訴的苦衷，阿狗嫂覺得她說話的機會到了，用那含有同情的口吻問道：

「哦，那末日常的所費<sup>17</sup>呢？」

「啊！幸虧阿金受債<sup>18</sup>，編草笠、洗衣服，賺些來相添，雖然也常趁<sup>19</sup>不著三頓。」

「難得阿金這孩子，我當給她留意一個好的少年，招贅入來，也好養活你老人家半世。」

「唉！那有好子弟肯給人招，我們這樣苦人，誰肯？」

「這也實在，招的多無有好結果。」阿狗嫂碰到好的轉接，講話語氣便一變：

「我想賸給人，像阿金這樣子，一定有較好的利益，不過須要阿金肯。」

<sup>17</sup> sou2 - hui3... 開支、費用

<sup>18</sup> siu7 - che3... 勤儉

<sup>19</sup> than3... 賺



「阿金肯不肯尙撇一邊，我現在是不忍和她離開，沒有她我寧……」說到此阿跨仔官有些悲悽，話便講不下去。

「總是你再想想看，守在一處受苦，也不是了局。」阿狗嫂再添了這一句，覺無有別的話可說，也就辭了回去。

遭了這層層的變故，阿金已是失望了，她以爲自己的命運生來就呆<sup>㉔</sup>，併累及她的夫婿，她很傷心，只是傷心，不曉得要怎樣，纔能跳出這苦苦的包圍。又且看見阿跨仔官那愁苦的臉兒，她連嘆一聲氣也不忍，怕又增加她的傷心。阿狗嫂來訪這一日，阿金原在裏面，她兩人所講的話，雖只聽到一二，意思她已推想得到了。這使阿金又添了不少悲苦和不安。以後阿狗嫂又再來了幾次。「現在雖不忍把自己賣去，保不住幾時要被說動。」這樣想來，阿金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淚。

容易又過了一年，阿金覺得生活更不如前了，似只靠著她自己努力的所得，來買柴糶米，是不夠用的，兼之阿跨仔官的粒積已經是一無所有了。阿金每想，像自己這樣勞力，要養活她，啊！這不敢自信，然則有別的法子嗎？想來也只有傷心而已。

有一日當阿狗嫂來過之後，阿跨仔官便對著在編草笠的阿金說，話有些悽咽而振顫。

「阿金！要和你相量一層事……」說未完淚已先滴下來。

阿金早已有了解悟，她是失望了，她已曉得她的淪落是不能幸免，她只怕再被賣掉，她聽見阿跨仔官的話，以為末日將到了，也自嗚咽起來，說：

「阿母！只求你勿把我賣……」

「賣！不，就是我會去做乞婆，也不忍賣你。」

阿金還是嗚咽。

「方才阿狗嫂來講，阿力哥要再娶一個小的，她把你說給他，他也還當意，又說我若離不開你，也可以包養在咱們家裏，現在做小的算不是什麼不體面，又況是在自己家裏，你想想看！阿力哥你也識的，就是本街<sup>22</sup>的富戶。」

「……………」

「你細細想想！你若是不愿意，我也好回復阿狗嫂，她明日要再來。」

<sup>21</sup> chans·椿

<sup>22</sup> (李南衡註) 本鎮

「……………」

「現在雖艱苦，靠著你還不至去做乞食<sup>23</sup>，只是我累了你去拖磨<sup>24</sup>，本想給你招贅一個，但是少年多靠不住，教你去學那樣生意，我寧愿自己去做乞婆。像阿狗嫂所講這樣，還不使你困苦，你想想看！」

阿金雖只是十八歲的妙齡的女兒，但她是聰明的，她明白了她母親阿跨仔官的言語，不是假好聽的，她自己想，自己努力的所得是不能使她的母親享福，可是除了一個肉體之外，別無生財的方法，不忍使她老人受苦，只有犧牲她自己一身了。但在此萬惡極了的社會，尤其是資本主義達到了極點的現在，阿金終是脫不出黃金的魔力，這是不待贅言的。

阿金雖覺悟要犧牲自己一身，但一方因為羞恥，一方也因為缺少勇氣，還沒有明白回復她的母親，阿狗嫂大概是煩忙罷，也還未來催討回答。

有一天，大約是阿力哥等得不耐再等了，自己走來和阿跨仔官相量。當阿金洗完了衣服，悄悄地回到家裏的當兒，忽見廳上有一個約

<sup>23</sup> khit — chiah8 : 乞丐

<sup>24</sup> thoa — boas : 拖累、受苦。

略四十餘歲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頭髮微禿，面團團兩臉兒的肉肥到幾欲墜下，眼睛很小，笑的時候只剩得一縫，正與她的母親在說著什麼似的，啣啣唔唔地一問一答。阿金見此情狀，雖不知詳細，也略知其存意了，他正是阿力哥。她裝著毫不知道的态度從容地跑入去，正要進入後面，忽聽著她的母親喊道：「阿金！你去倒茶來！」的聲音。阿金此時雖是不愿意，但是也不敢拗，也就不好意思地捧了兩杯的開水出來。當阿金捧茶出來的當兒，那來客眼不轉睛地注視著阿金，使阿金不得不害臊起來，於是一翻身跑入房內去了。不一霎時她的母親送那來客出門，隨步踏入阿金的臥房對阿金說道：

「阿金！剛才你見過的那個人，就是阿力哥，他常由門前經過，你當然也曾看見認識的，他有的是錢、勢力，我前日向你說過，你會想想看無？他說咱家裏的費用，他都要全部負責呢！我要問一問你的意見，所以約明日回他的消息，阿金！你想怎樣，今晚想想看吧，你若不愿意，明日也可以回答他。」

阿金早就決意，要犧牲了自己一身，但是到了這個時候，心意竟有些紛亂起來，她母親教她想想看，她不曉得要怎樣想法，一時，那

過去的回憶，未來的想像，同時都由她的腦裏生了出來。她想起不知消息的生身父母，她想起某家姨太的得意，又想起受到本妻虐待的某姨太的淒慘，這一條路是連到自由幸福呢？是墜入火坑呢？她不能判斷，她恨阿狗嫂，同時也恨金錢，這樣閑思雜想使阿金此夜不能安眠，時鐘打了二點，阿金還是眼睜睜地在沉思，這些過去的未來的殘像幻想，使她頭痛不安，恐懼傷心，最後便只有流淚了，流出了眼淚，心頭便覺有些輕鬆，腦袋也有些輕快，便自沉沉地睡去。

次日阿金仍舊一早就起床，但是不像往日活潑，臉上帶著一種憂愁的神情，昨夜的幻想使她心緒不安，煮好了早飯，正坐在房中，呆地發獃，她的母親飄然進入房來，開口就問道：

「阿金！你怎樣呢？還不梳頭，時候也不早了，昨日講的話，你可想過無？大概十點鐘，他會再來，要怎樣回復他？」

阿金這時候，喉嚨好像給些甚麼塞住，總是說不出話來，過有些時，纔以帶著悲悽的聲調說道：

「噢！阿母！總是你主意就是。」說完似含著無限的哀愁，險些兒就哭出聲來。

她的母親看到這樣也自不忍，她想，阿金應是不愿做人的小的，大約是阿力哥的人物，太不當人意罷<sup>26</sup>，便說：

「不愿意？我去托阿狗嫂，教他不用來，在我看阿力哥也有些老。」

阿金本有了決心，得到阿跨仔官這樣體貼，反使她不安，當阿跨仔官轉身要出房的時，便喚住她說：

「阿母！不，不用去。」阿跨仔官看著這種情形，竟也滴下淚來。

十點多鐘，那老不知羞的阿力哥果真來了，得到阿跨仔官的回復，歡喜的滿面春風，很得意地露出笑來，他想，自己現雖有兩個小的，都是少年時討的，現在有些老了，不稱意，阿金很年青很嬌媚，而且困苦慣了，當然不會怎樣奢華，所費一定省，比較玩妓女便宜到十倍，他越想越得意，便取出幾張紙幣給阿跨仔官笑著說：「可先把厝<sup>26</sup>裏整頓整頓，我過幾日再來。」約好了期日便自去了。

光陰迅速，阿金和阿力哥同居，倏瞬已過了五、六箇月，近來阿力哥竟常發皮氣，阿金不能如前使他歡喜了。不僅不能使他歡喜，甚

<sup>25</sup> 吧

<sup>26</sup> chhue：家、屋。

至使他有些厭惡。在先阿力哥豈真正愛著阿金嗎？不，他所以要包養阿金，是因他家裏的妻和妾，不能滿足他性的快樂。有錢人所要求的性的快樂，尤其是在那三妻四妾的人們，不僅僅是接觸著異性，使「內在的性勢力的緊張」，弛緩一些便能滿足，在那些人們性的勢力，因為過於放縱，多完全失去了緊張，只和異性接觸，一些兒也不能得到快感，他們所需要的是「能格外滿足默慾的一種性的技能」，阿力哥當然也是在這樣需要之下，始肯包養阿金。

阿金呢？她是窮苦的女兒，在樸實的勞働者家庭裏長大的，她只能供獻所具有的女性的肉體，任阿力哥去蹂躪，她沒有那消魂蕩魄的手段，蠱惑狐媚的才思，她不能使阿力哥得到比較以上的快樂，所以過不多久，處女所具有的好處消失，便被厭棄了。這事情，阿跨仔官也略感覺到，她只覺到阿力哥不似以前一樣歡喜阿金，但一方面觀察阿金，仍是和往日一樣溫柔靜淑，外觀上不見有能使他不歡喜的所在，這教阿跨仔官奇怪而且煩惱，況且這幾月來阿金的腹部漸見漲大起來，照醫生的診察，說已經妊娠了有五箇月，這使阿力哥又加一層不歡喜，在他原不缺乏子嗣，他不料阿金會這樣快就妊娠，他有些懊

惱，遂不常到阿跨仔官家裏去。

阿金不過是十七歲<sup>27</sup>的少女，童心還未盡除，那曉得有做母親的責任，不過在生理上覺得有些異樣而已。

她看見阿力哥近來對於自己，漸漸疏遠起來，有時竟不來，她反有些自得，因為可以暫時由他獸性蹂躪之下解放。

阿力哥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自有他的計較，他想，趁這孩子還未出產<sup>28</sup>，若不與她分開，一旦生出世來，所費加多些雖不相干，只有以後的事是很難為的。孩子不能不承認，承認了他，自然他有取得財產的權利，我已這樣年紀了，阿金還那麼年青，後來怕不我出錢給她賠嫁，做個死烏龜。他愈想愈不安心，自然就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有時候去，也索性使癮，教阿金難堪，阿跨仔官所仰他供給的活費，也故意延緩不給，在先還托阿狗嫂去向他要，一、二次之後，阿狗嫂也不再替她奔走了。阿力哥的家，阿跨仔官又不敢去，那末生活費呢？阿金雖要再勞働，一時也尋不到托洗衣服的人家；放笠仔草的人也以為阿金現在快活了，不再賺這樣錢，多不過問，而且阿金已有了身孕，也不能怎樣勞働，所以生活比較以前更艱難了。以前原是

<sup>27</sup>（李南衡註）根據小說情節的描述，阿金這時應為十九歲。

<sup>28</sup>日語，分娩。



困苦慣的，過了這半年來較快活些的生活之後，那困苦轉覺難耐得多，自然免不了怨嘆，這嘆聲竟傳到阿力哥耳孔內去。

一日阿金正在庭裏披曝衫褲，忽見好久不來的阿力哥帶著怒氣走進門來，便向阿金問道：「阿跨仔官在家嗎？」阿跨仔官方在灶下，聽見阿力哥的聲音，很歡喜地走出來：「啊！阿力哥怎樣好久不……」

「阿跨仔官！」阿力哥截斷她的話，說：「我對你講，我不是像恁<sup>29</sup>終日坐在家裏等飯噏，事情是很多，身軀也很忙，偶有幾日不來，便講東講西，錢，有時慢幾日給恁，敢<sup>30</sup>真正就會餓死？便央三托四<sup>31</sup>，實在一些也不顧著我的體面……。」

「阿力哥，這是怎樣講？冤……」不許她說完，阿力哥便又接下去：

「結局，這樣實在是無好結果，而且這身孕我也有些可疑，明白講我是厭了，這壹百圓再給恁，以後我不管了，自己打算好！」

「唉！阿力哥！……」不等她說，阿力哥竟自走出門去。

這時候阿跨仔官不知是歡喜、是悲傷、是怨恨？眼睜睜地望著阿

29 in2 你們

30 kam2 · 難道

31 iang1 saN1 thoa1 si3

：到處拜託他人來尋問

力哥的去影，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披完了衫褲的阿金，也已來立在阿跨仔官背後，聽見阿力哥的話，也自惘然，阿跨仔官一回頭看見阿金不覺哭出聲來。

「阿母！不用傷心！」阿金只在勸著她的母親，但阿跨仔官仍是唏噓地哭著。後來有人教她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慰藉料<sup>32</sup>，但是辯護士<sup>33</sup>要錢，法院印紙<sup>34</sup>要錢，她沒有這麼多的錢，且法律會保護到她們嗎？她不敢信任，也只有自己怨嘆而已。

阿金遭受了厭棄，同時受到世人的鄙視，但是在她自己反更泰然，一些兒也不悲惻，因為阿力哥所給與她的原不是幸福，只有些不堪回憶的苦痛煩悶，一旦解除了，自然是快樂的。所以阿跨仔官常在悲傷咒詛，她總是勸慰她，她不愁此後的生活，她是困苦慣了，她自信還能夠勞働，還能養活阿跨仔官。可是腹部已經很大了，似將要分娩的時候，胎兒時時在顫動著掙扎著，像忍不住這拘禁，要破開肚皮跳出似的。這胎動給與阿金很大的不安。她想：「一旦有了孩子，自己負著撫育的責任。到那時候還有時間去勞働嗎？不更拖累了她老人？」阿金不能不別想方法，她覺得有了孩子，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

32 (李南衡註) 日語，贍養費。

33 (李南衡註) 日語，律師。

34 (李南衡註) 日語，印花，指訴訟費用。

不幸去。

是一個月明幽靜的夜裏，阿金因為早上腹部有些痛，衣服不會洗，晚來少覺輕快，要去把它洗完，便自己一個人從後門出去，走向荒僻的河岸來，不一刻已看見前面有一條小河，河水潺潺作響，被風吹動，織成許多縐紋，明月照落水面，閃閃成光，空氣很是清新，沒有街上塵埃的氣息，胸中覺得清爽許多，便蹲下去把往常洗衣時坐的石頭拭乾淨，移好了砧石，把衣服浸入水裏，洗不多久腹裏忽一陣劇痛，痛得忍不住，想回家去，立了起來，不覺一陣眩覺，身體一顛竟跌下河去，受到水的冷氣，阿金意識有些恢復，但是近岸的水雖不甚深，阿金帶了一個大腹，分外累墜，要爬竟爬不起來，愈爬愈墜入深處去，好容易把頭伸出，想開口喊救，口纔開便被水衝了進去，氣喘不出，喊亦不成聲，被波一湧，又再沉下去了，那個瞬間阿金已曉得自己是會被淹死的，很記掛著她的阿母，記掛著將要出世的孩子。此時天上皎皎的明月一切於吾無關似的仍是展著她的笑臉，放出她的萬道金光，照遍沉沉無聲的大地，只有河邊的秋蟲在唧唧地悲鳴著，好像爲她唱著輓歌。

有一日，阿力哥又再托阿狗嫂替他物色一個可以供他蹂躪的小女的時，阿狗嫂有些傷感似的向他說：唉！阿力哥！你可曉得嗎？可憐阿金死了！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六三號、三六七號，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六月六日。



# 豐作

甫三

「發育這樣好，無二十五萬，二十萬準有。」添福兄心裏私自揣測著，「農會技手①也來看過，也獎賞我栽培去②好，會社也來計算過，講無定著③一等賞會被我得來。」想到一等賞，添福兄的嘴角，就禁不住要露出歡喜的微笑來。他一面私自笑一面還在繼續著想，「粟④現在雖然較起⑤，也即四十圓左右，甘蔗一等五十四、二等五十二，甲當⑥，準⑦二等算，十八萬、十八萬五十二圓，這就有九百三十六圓，粟一甲六十五石，四十二圓，也即二百七十二圓，除去頭家⑧的租金⑨，還有六百六十四圓，豆粕⑩八十塊，燐酸十二包，共要一百五十多圓，蔗種三萬五，會社雖未發表，一種準五厘算，共一百七十五圓，踏種自己的工可以勿算，除草三次，除去自己以外，尚

① 日語，技術員。

② 得

③ kong2 bo5 - tiaN7 -

tioh8.. 說不一定

④ chhek .. 稻穀

⑤ khiz .. 起價，漲價。

⑥ kah - fong .. 每甲以……

計。

⑦ chun2 .. 當作，以……計。

⑧ thau5 - ke .. 老闆、地主。

⑨ chou - kim .. 以每甲地

種稻穀的收成量計算地租

⑩ tau7 - khou .. 豆楂

要五十工<sup>11</sup>，一工五角共二十五圓，防風的設備，竹、鉛線，啊！這一項竟開<sup>12</sup>去三十二圓外，自己二人還做去二十四工，水租八圓半，採伐的時候，另要割蔗根的工錢，一萬大約二圓，一甲就要三十六圓，這樣算起來一甲還有三百圓長<sup>13</sup>，我做這一筆二甲零，任他怎樣去扣除，至少也有五百圓賺，年終要給兒子娶媳婦的錢都便便<sup>14</sup>了。」想到這裏，添福兄的心內真是得意到無可形容。

「哈哈！微倖！今年的蔗價，在年頭就發表，用舊年<sup>15</sup>的粟價做標準，所以定得較好，以前逐年<sup>16</sup>都被會社贏去，做田人總了錢<sup>17</sup>。哼！今年，今年會社準輸，糖現在講又落價，哼！」添福兄猶自一個人坐在店仔頭，嘴咬著烟管，想到他的甘蔗好，價格也好，準賺錢，真像報復了深仇一樣的暢快，嘴角不時笑到流下口沫來。

看看甘蔗的採伐期到了，蔗農們忽然大家都不安、都騷動起來，因為會社發表了新的採伐規則，在這規則裏最要緊的是：

凡甘蔗有臭心的皆要削掉。

凡要納入的甘蔗，蔗葉蔗根併附著的塗<sup>18</sup>，須要十分掃除。

11 一人一個工作天，叫一工。

12 khai：花、費。

13 好處，利潤

14 pian7—pian7：現成的

15 ku7—ni5：去年

16 tak8—ni5：每年

17 hian2—chin5：虧錢

18 chou5：泥土

凡被會社認為掃除不充分的甘蔗，應扣去相當斤量，其應扣的重量，由會社認定。

蔗農們議論紛紛，總講他們的結論，都是一樣地在講會社起拗蠻。因為今年的粟價較有些低落，蔗價在年頭定了有較好些，看見農民得有些利益，會社便變出臉來。蔗農們大家都不愿。不愿雖然在不愿，卻不知道要怎樣，纔能爭回他們的利益，這時候專門擾亂社會安寧的不良份子，獻身於農民運動的人，便乘著這難得的機會，出來活躍搗動，一些較不安份的農民，平時對會社就抱著不滿，與及前年因為被強制插蔗，虧去了做息本，希望著今年要掙回些少本錢的農民，聽講有法度好計較，大家都走到他的指導下去。

會社也飼<sup>20</sup>不少爪牙，關於這起事，早就在注視蔗農們有什麼舉動，這規則會引起他們的不平反對，會社在先就有覺悟，所以也準備好對付的方法在等待著。

忽一早起<sup>21</sup>，會社方在開始辦事的時間，有一大群蔗農擁到事務室<sup>22</sup>去，會社雖然自早就在注意，但是這一舉竟為爪牙嗅不到，出乎

<sup>20</sup> chh17：養

<sup>21</sup> chh12—kh12：早晨

<sup>22</sup> (李南衡註) 日語，辦公室。



他們意料外，所以就狼狽起來，有幾個像是被推舉的代表，進事務室去，要求工場長<sup>23</sup>會面，這時候他尚未出勤<sup>24</sup>，事務員便有所藉口，暫時讓代表們在應接室<sup>25</sup>等待，便趕緊去告急，在惶急的時候，雖只一些時間，在牠們已有重大的效用。

添福兄聽著會社新定的採伐規則，也真不平，但是他卻還自信他的蔗種去<sup>26</sup>好，農會的技手、會社的技師，都講他會得到獎勵金，致使被會社怎樣去扣除，當然不會扣至十八萬以下，所以在添福兄自己，並不怎樣失望，大家要去包圍會社的時，他也不敢去參加，他恐驚<sup>27</sup>因這層事，叛逆會社，得獎勵金的資格會被取消去，他辛辛苦苦，用比別人加<sup>28</sup>三、四倍的工夫，去栽培去照顧，這努力豈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總在觀望，在等待消息，他的心理也在祝禱這次交涉，能得有好結果。

等到過午纔看見一大群人返來，問起結果怎樣，大家也不知道，他們是被解散被驅逐，像羊群一般被幾個大人<sup>29</sup>押返來的。

「啊！竟勞動到官廳起來，」添福兄看見這款式，不禁在心裏駭叫著，身軀也有些顫戰，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件<sup>30</sup>的恐懼。

23 (李南衡註) 廠長

24 (李南衡註) 日語，上班。

25 (李南衡註) 日語，會客室。

26 種得

27 khiong2 - kian: 恐怕

28 ke: 多

29 tai7 - jing5: 日治下台灣

人對警察的尊稱

30 係指一九二五年十月彰化北斗郡二林的蔗農事件

「代表們怎無返來。是被檢束<sup>31</sup>去不是？」

「怎樣便會被檢束？」這句應答，帶有鄙笑意。

「無？怎無看見？」

「還在和工場長交涉。」這句話纔使添福兄驚懼的心，小可<sup>32</sup>鎮定。

「以前是在獎勵期中，會社不要怎計較，所以量約<sup>33</sup>，但是這幾年來，會社真虧本——是虧到配當<sup>34</sup>去，每年配當總有二十成——所以就較認真一點，這是極當然的，譬論恁大家去買物，要買好的也<sup>35</sup>要買壞的？削去臭心，扣除夾雜物，不是極應該的嗎？不過凡事可以商量，恁大家若講這法度不好，也可講究別的方法，照恁永過<sup>36</sup>的慣例，大家來分糖也好，看恁怎樣？」

這是在公正的官廳立會之下，被認為最合理的回答，也是代表們帶回來給大家的，這次交涉的結果。

「分糖？這樣糖價的時候，會社纔講分糖，分來要去賣給誰？不敢和他們辯論一兩句？當代代表幹什麼呢！」因為交涉是失敗了，便有

31 日語，逮捕，拘留

32 sio2 - kha2... 稍為

33 hong7 - tok... (李南衡註)  
只量大約的數，沒有斤斤計較。

34 (李南衡註)日語，分紅。  
ia... 或

36 eng2 - koe3... 從前

人罵起代表的無能來。

「幹麼！替佻去當西虜，在會社個個都惡爬爬<sup>37</sup>，不認恁要加<sup>38</sup>講幾句，哼！你就曉得。恁較能幹，何不做頭前，閃在後面講涼腔話<sup>39</sup>。」這也難怪做代表們的憤慨不平。

「幹！攏是那些人的變鬼，叫人去死，自己一點也不敢露出頭面。」又有對指導者發出攻擊的毒矢。

「講起來攏是組合<sup>40</sup>的人不好，都無奈人何，偏要出來弄鬼。險惹出事來，像二林那一年，不知害著多少人。」欠訓練的民衆，尤其是無理解的農民，講話卻似乎真有情理。

添福兄總是不失他的傍觀態度，也不發表他個人的意見，他深信他會得到獎勵金，自然他不愿去和會社分糖，他是承認了新定的採伐規則。結局這規則不僅添福兄一人承認，到後來也不見有一個人講要去和會社分糖。

這一場小騷動，算會社善於措置，只一些時便平靜下去，過不幾日會社便動起工來，新聞紙上也看見這樣記事。

37 ok - pe5 - pe5 . 兇巴巴

38 ke . 多

39 風涼話

40 蔗農組合

××製糖××工場，自×月×日開廠，C區T區現在已經採收完了，其成績去推定不遠，產糖的步留<sup>41</sup>亦佳，舉以前未有的成績，增加約有二成半。

但和這記事發表同時，C區和T區的農民，又很不平地呼喊起來，因為採收所得的結果，蔗作的成績，和推定產額差去很遠，約減有五分之二。平素是替會社奔走的甘蔗委員，這時也懷疑起來，「雖怎樣去折扣，減去百分之五，已經是大大的影響了，何況減要<sup>42</sup>對半，豈有此理，削去臭心也不會削去那麼多，這的確是磅庭在作祟，秤量不公道。」他們不惜工夫，將另外一台甘蔗詳細量過，暗做記號，和別的一齊給運搬機關車牽走去。經過磅庭，領出甘蔗單，這一意外，使兩個甘蔗委員也驚到吐出舌來，差他們量過的約四千斤，那個種蔗的人看到這款式，不待委員的指示，便去請警官來立會，要求重再磅看。再磅的結果和單上所記的斤量，依然一致，立會的警官面便變起來，那個種蔗的人卻驚得面色死白，兩個委員著實也不可思議，便去講給那警官聽：

<sup>41</sup>（李南衡註）日語，步止或分留之誤。成品利用率。

<sup>42</sup> kiam2 - beh：減得將近

「這一台我們預先秤量過，確差有四千斤。」

「馬鹿<sup>43</sup>，你無看見，再磅的不是同樣？」

「所以奇怪，我們是真詳細量過，你看！這樣一台向來總是在一萬斤以上。」

「今年的甘蔗大概是較無糖分，所以較輕。」

「不是，到今日的成績，步留講增加有二成以上，糖分那會較少，而且臭的通通削掉。」

「敢<sup>44</sup>是這秤量器有故障？」

「不一定，我們來試試看。」

兩個甘蔗委員，和一個警察大人，便同時立到磅台上去，警察大人看到所量的結果，自己也好笑起來，三個人共得二十七斤。這時候他的先見已經證實，隨時<sup>45</sup>去和會社商量，這磅庭便臨時停止使用，所有未磅過的一概移向別的磅庭，別的蔗農不知爲什麼緣故，要多費這一番手腳，多在埋怨，來到會社的農民，他們所最注意的，是蔗單和食券，磅過甘蔗的，各個人都在爭先領取，食過中午，要趕緊返去做下半晡<sup>46</sup>的工作。在麵店仔食中午的時候，各個蔗農所談論的一樣

43 (李南衡註) 日語，糊塗，混蛋。

44 kam2：難道

45 sui1-si5：立即

46 e7-poan3-pou：下午

是關於今年的甘蔗，怎會這樣無重量的問題，講各人雖然都曉得講，卻無一個人要去根究牠無重量的原因。

添福兄的甘蔗已經全部採收了，他是極信著會社，領到蔗單，他自己不識字，卻也不去請教別人看，待到要發錢的時候，始提到事務室去換手形<sup>47</sup>，他接到手形和一張計算書，忽然好膽<sup>48</sup>起來，很恭敬地對著那事務員問：

「獎勵金有在內麼？」

「獎勵金是另外授與的，你的單我看！」看過單，那事務員便又對添福兄講，「你的蔗，甲當尚不上十八萬，那會有獎勵金？」

「啥貨<sup>49</sup>？不上十八萬？在品評的時，農會和會社的技手，都講我的蔗種去真好，推定生產量當有二十五萬，一等無的確<sup>50</sup>，二等是允<sup>51</sup>有，怎樣甲當不上十八萬？」

「哦！這我就不知道，你返去問恁區委員。」那事務員笑著回答他，這笑使添福兄惶惑起來，不知道是笑他憨想，也是笑他什麼，他已失去再問的勇氣，面紅紅走出事務室，並那張手形是記有多少錢也沒問明白。

47 (李南衡註) 日語，票據。

48 ho2 - taN2 : 提起勇氣

49 saN2 - hoe3 : 什麼

50 ho5 - tek - khak : 不一定有

51 un2 : 穩，絕對。

「前借金七百四十圓，」添福兄去拜託人給伊看計算書時，聽見念著這一條，便一面想一面應答。

「這一條，有。」

「肥料代<sup>52</sup>二百七十六圓。」

「這一條，也有。」

「種苗代二百五十圓。」

「啊！橫逆！一種正實算五厘。」

「利息共七十五圓六角六。」

「怎麼算？利息竟會那麼多！」

「不知道！這單上所記的就是這款。」

「總共千三百四十一圓六角六，甘蔗三十六萬二千四百斤。價格千八百八十四圓四角八，你領多少出來？」

「五百四十二圓八角二。」

「著<sup>53</sup>啦，無差錯。」

添福兄帶著錢要去算還頭家晚冬<sup>54</sup>的租金和米店的賬，雜穀店的豆粕錢，一路上私自計算著，三七尾廿二石，一車廿二圓算，須要一

<sup>52</sup> tai7...費用，代價

<sup>53</sup> t'ioh8...對

<sup>54</sup> ban7-tang...秋收

百七十六圓四角六，豆粕說還要九十多圓。

「啊！」他這時候纔覺得自己是被騙了，他想起委員來勸誘他入競作時講的話，「肥要加下些，會社配出來的不夠，要二十萬以上的生產，要加下些」，「加下」？現在不是加了工竟加了錢？但是也覺得這時反悔已經無用，也就不去想牠，復算起他的賬來，米店雖只二十外圓，三條總共已經二百八十餘，扣除起來，只剩下二百六十零圓，後冬二甲餘地的肥料粟種，掘蔗頭、犁、駛手耙、刈耙，自己的工可以免算，播稻、除草，尚有到收成時，這五箇月的春糧所費呢？替兒子娶媳婦？啊！伊娘咧！添福兄想到這所在，摸摸帶著的錢，就不忍便去算給別人，翻著頭向他自己家裏返去。

「添福兄！好空啦！領有一千多圓無？」保正伯兼甘蔗委員曉得他領錢回來，便來收取自動車<sup>55</sup>的寄附金<sup>56</sup>。

「看見鬼！一千？也無五百。」

「怎樣無？你的蔗敢不是有五十多萬？」

「是咧！大家都講有，怎樣採收起來只有三十外萬？」

「嘿！著<sup>57</sup>奇怪咯，是什麼緣故？」

55 ke lian2...多虧損

56 au7-tang...下季

57 sou2-hui3...日常費用

58 ho2-khang... (李南衡註)

走運，有錢。

59 (李南衡註) 汽車

60 (李南衡註) 捐款

61 kam2...難道

62 ho7...這就



「都不知咧，伊娘咧！會社搶人！」

「現在我也不管怎樣，那一條寄附金，你講領了蔗金就要繳，也著<sup>㉔</sup>來完<sup>㉕</sup>咯。」

「那一條？自動車的寄附金是麼？你自己記落<sup>㉖</sup>去的，我不知道，我自早就同你講沒有錢。」

「不好這款，僅僅十圓，你的甘蔗那樣豐收，只提<sup>㉗</sup>你獎勵金的十分一。」

「看見鬼，那有獎勵金？」

「怎樣？無？」

「獎勵金？給你害到要去做乞食，獎勵金？」

——刊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九六、三九七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九日。

【編按】本文曾由楊遠先生譯成日文刊載於東京出版的《文學案内》二卷一號（新年號），一九三六年一月。

㉔ ioh8...得

㉕ 付清

㉖ loh8...下

㉗ theh8...拿

## 惹事

懶雲

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雖使他有一個由戀愛結合的妻，無事給他去做，要他安守在家裏，我想一定是不可能，況且又是未有娶妻的人。在這年紀上那些較活潑的青年，多會愛慕風流，去求取性的歡樂。但是我所受的道德教訓，所得的性格薰陶，早把我這性的自然要求，壓抑到不能發現，不僅僅是因爲怕被笑做墜落青年。

不用講不能去做那有益人生的事業，只是利益自己的事，也無可。處在這樣環境裏，要消遣這無聊的時光，只有趁著有閒階級尋求娛樂，打球麻雀<sup>①</sup>是最時行<sup>②</sup>，要去和他們一較輸贏，卻自缺少勇氣。市街廟院、村庄郊野，多已行過，別無值得賞玩的去處。那末幫做家裏的工作？這卻又非所能，曾試挑過小時常挑的水桶水，腰竟不

① mas—chhioh... 麻將

② sūi—kian... 流行

能立直，便不敢再去試試較粗重的；小师妹常被我不弄哭，多不親近我；尋朋友去閒談，談得來的朋友，有誰像我閒著？看小說，尙在學校的時代，被課程所迫，每恨沒有時間，常藏在衣袋裏，帶進教室去，等先生注意不到，便即偷讀，現在時間餘裕得過多，小說也看著到起厭。唉！真是無可消遣？——啊，打獵釣魚，是，這不用去招夥伴，真是自由的消遣法。不過擁護人類權益的銃器，我已失去所持的自由，而且平時沒有習過，也使用它不來，只有釣魚於我較合適。

啊！是，釣魚去。

準備好釣竿靠架，便自己動手去炒香糠，釣的器具算備齊了，攜著也就出門，卻無帶著魚筐，這有點醉翁之意不在乎酒的做作。出了門不知到什麼所在去，去好，一下躊躇便行向愚村方面去。在街的末端流著一條圳溝，這所在是東面諸村庄入街的咽喉，市聲步履，囂然雜踏，脫出這擾攘的包圍，便看見竹圍田圃，在竹圍裏一口池塘貯滿著水，微風過處池水粼粼盪漾，反射著西斜日光，似呈著笑臉在歡迎我。這魚池的主人，與我有面識，也就不怕嫌疑，走向池岸上，在竹蔭中尋一個較好下釣的所在，移來幾粒石頭，鋪好一個坐位，安好靠

③ 槍

④ sou2—chair：地方

竿的架子撒下香糠，鉤上香餌，就把釣絲垂下去坐等魚來上釣。正是炎暑的夏天，風來水面時涼，比食冰西瓜更快意，雖釣不到魚，也足借以避暑。

「喂！這魚池不許釣。」

.....

「喂！臭耳人<sup>⑤</sup>甚<sup>⑥</sup>？這魚池不許釣！」

「怎樣？不能釣？」

「不許釣就不能釣！怎樣？」

「囡阿兄<sup>⑦</sup>！那用<sup>⑧</sup>惡<sup>⑨</sup>到這樣？」

「你的主人啊？主人幹嗎？」

「我就是主人，要怎樣？這魚池已經贖給我們養魚。」

「你無有禁釣的告示，誰都好釣。」

「講笑話，我就不准你釣。」

「你沒有告示，我已撒下香糠，不許釣？你不是騙人來給你飼

魚？」

「講恁話？誰叫你撒？」

⑤ chhau3—hiN7—lang5

· 耳聾

⑥ si7—m7:: 是不是

⑦ gin2—a2—hian:: 小兄

弟

⑧ na2—iong7:: 何必

⑨ ok... 免

「我要釣魚啊。」

「我不許釣！」

「我偏要釣。」

「我就敢給你辱水<sup>⑩</sup>。」

「試試看！你不怕到池裏去喝水？」

「放屁！」

「試看咧！」

泊泊泊，開始有潑水的飛濺聲。

「好！你真要。」繼之有憤怒的叫聲。

「唉，啊！」驚喊聲。

撲通，重物的墜水聲。

「娘的！好，看你敢淹死我？」是復讎的狂喊聲，拍拍拍，肉的

搏擊聲。

撲通，再一次的墜水聲。

「啊啊！娘的，死鱸鰻<sup>⑪</sup>！著<sup>⑫</sup>不要走！」這是弱者被侮辱時，

無可奈何，聊以洩憤，帶著悲鳴的威嚇。

⑩ hou3 — chui2 .. 潑水

⑪ si2 — Iou5 — moa5 : 死流

戕

⑫ iio7 .. 就

「哈哈！好漢！怎也會哭？」嘲笑之后又有「喂！不要哭！拿幾點錢去買餅乾！」的輕蔑。

「死鱸鰻。」

當這喜劇要開幕時，因為也有吵嘴的鬧台鑼鼓，所以圍來不少觀客，看看要動起真刀真槍的時候，有的觀客便來勸阻，有的卻興高彩烈在拍手歡迎，武劇終於扮演下去，等到閉幕觀客還不散去，隨後便有評戲的議論，有的講那囚仔演得不錯，這就是在譏諷我演了有些不應該，有的卻直接在講我的橫逆，這也難怪，人的心本來是對於弱者劣敗者表示同情，對於強勝者懷抱嫉妒和憎惡，對於理的曲直是無暇去考察，可是在這「力即是理」的天下，我真是受了不少冤枉，有幾個認識我的，便在我難於下場的時帶著不可思議的面容，來勸我回去，我也就很掃興地把釣具收起。

是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家裏忽然來了一個訪客，這訪客像是帶來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同時跟來不少好事的人，把門口圍繞著，在等待看有什麼值得他們開心的事發生。

「請問咧！這裏不是有一個叫做豐的？」

「有什麼貴事？那就是小犬。」父親不曉得什麼事由，看見這款式，很有驚疑不安的臉色，雖然卻也很從容地應答著。

「我也聽講是你的公子，所以專工<sup>13</sup>來訴給你聽，這事情不知道他有什麼道理好講？」這訪客具有強健的身軀，沒有被袖管遮去的兩臂，露出很有氣力的筋肉，講話時兩個拳頭握得要流出汗來。

「哦！去得罪著你嗎？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回來不久，罕<sup>14</sup>到外面去，……」

「他去釣我們的魚，我那個十三歲的囡仔去阻止，他竟把伊推落池裏去。」

「噢！真有這樣事？你怎這樣亂來？」父親帶著微怒而又不相信似的聲音轉向我。

「他就是你的孩子嗎？」我看見事情不是小可，便抱定覺悟，面對著那訪客，反問起他。

「你怎把他推落池裏？」這句話很充分地含有問罪的口氣。

「他潑我一身軀<sup>15</sup>泥水，你自己沒有問問看？」我也反問起他的責任。

<sup>13</sup> choan — kang .. 專程

<sup>14</sup> han2 .. 少

<sup>15</sup> chit8 — sin — khu .. 滿身

「難道你以為打得過他，就把他推下去嗎？」

「我替你教示<sup>16</sup>，你不喜歡嗎？他那款亂來，沒有教示，若是碰到別人，一定要受著大大的喫虧<sup>17</sup>。」聽著這句話，父親似著了一驚<sup>18</sup>，但是我卻看見他在抑制著嘴角的微笑，一方那訪客竟握緊著拳頭立了起來。

「多謝你的教示，兩次落到水裏去，喝了一腹肚水<sup>19</sup>，你還以為不是喫虧嗎？」看到形勢這樣緊張，圍在門口的閒人中，忽鑽出了幾個人，竟自踏進我的廳裏來，這幾人是和我家較有交陪<sup>20</sup>的，萬一相打起來，很可助我一臂的健者，我的膽也就壯了許多。

「還不至淹死，有什麼相干。」

「呸！亂來，給我進去！」父親也再不能放任，也再不能沒有一些教訓的表示了。

「你不是讀書人？你以為打得來就算數？」

「你的兒子無禮，你總不講。」

「你不來告訴我？」

「你沒有預先告示，我怎會識得他是你的兒子。」

<sup>16</sup>ka3—si7..教訓

<sup>17</sup>khek—khu1..吃虧

<sup>18</sup>ioh8—iau2—chit8—

kian..吃一驚

<sup>19</sup>chit8—pak—tou2—

chui2..一肚子水

<sup>20</sup>kau—poe5..交情·交往。



「給我進去！」父親又有了責任上的訓話。

「你實在有些橫逆，若碰到和你一樣的人呢？」

那訪客的氣勢，到這時候似有些衰落，話的力量已較軟和。

「若會把我推下水去，也只有自認晦氣。」

「不許開嘴<sup>21</sup>！給我進去！」父親真有點生氣了。

「看我的薄面，不用理他，對令郎我總要賠個不是。」

「是咯，這樣就可以了，恭叔也在責罵他。」幾個閒人，便也插下嘴，給我們和解。

「他還以為我是可以欺負的。」

「少年人不識世故，休去理他，恭叔自己要教責就好了。」又是閒人的勸解。

「既然是相痛疼<sup>22</sup>，總看我的薄面。」

「是咯！算了罷！」不管那訪客怎樣，幾個閒人便硬把訪客挽了出去。

「不過我不能不來講一聲。」那訪客留了這最後的一言。

「勞煩大家，真多謝。」父親也向著了人們表表謝意。這一次累

<sup>21</sup> khui - chhui3 .. 講話

<sup>22</sup> sio - thian3 - thang3 ..

互相疼愛

到他老人家賠了不少不是，而我也受到教母親去代承受的叱責，我曉得免不了有一番教訓，就早便閃到外面去，所以父親只有向著我的母親去發話。

「啲——號——啲，咬——咬——」種菜的人拍手擲腳在喊鷄。

「娘的，畜生也會傍著勢頭來糟躪<sup>23</sup>人。」喝喊既嚇牠不走，隨著便是咒罵。

一群鷄母鷄仔在菜畑裏覓食，腳抓嘴啄，把蔬菜毀壞去不少。這時候像是聽到「咬」的喊聲，有些驚恐的樣子，「囑囑囑」，鷄母昂起頭來叫兩三聲，似是在警告鷄仔。但是過了一少<sup>24</sup>時，看見沒有危險發生，便又囑囑地招呼鷄仔去覓食。

「畜生！也真欺負人！」種菜的看用嘴嚇不走，便又無可奈何地咒罵起來，憤憤地放下工作，向鷄群走去，卻不敢用土塊擲牠，只想借腳步聲要把鷄嚇走。鷄母正啄著半條蚯蚓，展開翅膀囑囑地在招呼鷄仔，聽到腳步聲，似覺到危險將要發生，放下蚯蚓，走向前去，用

<sup>23</sup> Chau — that : 欺負  
<sup>24</sup> 些

牠翅膀遮蔽著鷄仔，囁囁地要去啄種菜的腳。

「畜生！比演武亭烏仔更大膽。」種菜的一面罵，一面隨手拾起一支竹荊，輕輕向鷄母的翅膀上一擊，這一擊纔挫下牠的雌威，便見牠向生滿菅草的籬下走去，穿出籬外又囁囁地在呼喚鷄仔，鷄仔也吱吱叫叫地跟著走。

「咬——」種菜的又發一聲洩不了的餘憤。

這一群鷄走出菜畑，一路吱吱叫叫，像是受著很大的侮辱，抱著憤憤的不平，要去訴訟主人一樣。

大家要知道，這群鷄是維持這一部落的安寧秩序，保護這區域裏的人民幸福，那衙門裏的大人<sup>25</sup>所飼的，「拍<sup>26</sup>狗也須看著主人」，因為有這樣關係，這群鷄也特別受到人家的畏敬。衙門就在這一條街上，街後便是菜畑，透<sup>27</sup>菜畑內的路，就在衙門邊；路邊，和衙門的牆圍相對，有一間破草厝<sup>28</sup>，住著一家貧苦的人，一個中年寡婦和一對幼小的男女，寡婦是給人洗衣及做針黹，來養活她這被幸福的神所擯棄的子女。

這群鷄母鷄仔走到草厝口，不知是否被飯的香氣所引誘，竟把憤

<sup>25</sup> tai7 - jins : 日治下台灣  
人對警察的尊稱

<sup>26</sup> phah : 打

<sup>27</sup> chang3 : 通往

<sup>28</sup> phoa3 - chhau2 - chhu3  
：茅屋

憤的不平忘掉，走入草厝內去，把放在棹下預備飼豬的飯，抓到滿地上。鷄母囁囁地招呼鷄仔，像是講著：「這是好食的，快快！」但是鷄母又尙不滿足，竟跳上棹頂<sup>29</sup>，再要找些更好的來給牠可愛的鷄仔食。棹的邊緣上放著一腳<sup>30</sup>空籃，盛有幾片破布，鷄母在棹頂找不到什麼，便又跳上籃去，纔踏著籃邊，籃便翻落到地面去，鷄仔正在這底下啄飯，湊巧有一隻走不及，被罩在籃內，這一下驚恐，比種菜的空口喝喊，有加倍效力，鷄母由棹頂跌下來，拖著翅膀，囁囁地招呼著鷄仔，像是在講：「快走快走！禍事到了。」匆匆惶惶走出草厝去。

大人正在庭裏渥<sup>31</sup>花，看見鷄母鷄仔這樣驚慌走返來，就曉得一定是冇事故，趕緊把鷄仔算算看，「怎樣？減去<sup>32</sup>一隻？」他便抬起頭看看天空，看不著有挾鷄仔的飛鳶，「那就奇，不是被種菜的撲死了嗎？」大人心裏便這樣懷疑起來，因為這一群鷄常去毀壞蔬菜，他是自前<sup>33</sup>就知道的，而且也曾經眼看過。一面他又相信伊所飼的鷄，一定無人敢偷拿<sup>34</sup>去，所以只有種菜的可疑了，「哼，大膽至極，敢撲死我的鷄！」大人赫然生氣了，放下水漏，去出衙門，向菜畑去。

<sup>29</sup> teng2...上

<sup>30</sup> kha...只

<sup>31</sup> ak...澆

<sup>32</sup> kiam2-khi3...少了

<sup>33</sup> chu7-cheng5...本來，

以前。

<sup>34</sup> tiau-iah8...偷捉

「喂！你仔<sup>㉞</sup>，你怎樣撲死我的鷄仔？」

「大人，無，我無。」受著這意外的責問，而且問的又是大人，種菜的很是驚恐。

「無？無我的鷄仔怎減去一隻？」

「這！這我就不知。」

「不知？方纔那一群鷄，不是有來過此處？」

「有……有，我只用嘴喊走牠，因為蔬菜被毀壞得太多，大人你看！所以……」

「你無去撲牠或擲牠？」

「實在無，大人。」

「好！你著仔細<sup>㉟</sup>，若被我尋到死鷄仔。」大人像是只因為一隻鷄仔，不大介意，所以種菜的能得著寬大的訊問，雖然不介意，也似有些不甘心，還是四處找尋，糞窖、水堀、竹荊內、籬笆腳，總尋不見鷄仔的死體。

「老實講，棄在何處？」大人不禁有些憤憤。

「大人！無啦，實在無撲死牠。」

---

<sup>㉞</sup> 112-83：（李南衡註）  
日本人對台灣人的賤稱

<sup>㉟</sup> 得小心

「無？好。」既然尋不到證據，哼！「撲死更滅屍」，大人只氣憤在腹裏。

大人離開菜畑，沿路還是斟酌，到那寡婦門口，被他聽見鷄仔的喊救聲，「嘎，這就奇，」大人心裏很是怪怗，鷄仔聲竟由草厝裏出來，「出來時專想要去責問種菜的，所以不聽見嗎？」大人自己省悟著，他遂走進草厝內。厝內空空，併無人在，鷄仔在籃底叫喊，這一發見，使他很是歡喜，他心裏想：「這寡婦就是小偷，可見世人的話全不可信，怎講她是刻苦的人，自己一支手骨<sup>37</sup>在維持一家，保正甚至要替她申請表彰，就真好笑了。」他又想到有一晚，自己提出幾塊錢要給她，竟被拒絕，險至弄出事來，那未消的餘憤，一時又湧上心頭。「哈，這樣人乃會裝做，好，尚有幾處被盜，還未搜查出犯人，一切可以推在她身上。」大人主意一決，不就去放出鷄仔，便先搜起家宅，搜查後不發見有什麼可以證明她犯案的物件，「大概還有窩家，這附近講她好話的人，一定和她串通。」大人心裏又添上一點懷疑，「不相干，現在已有確實的物證，這一隻鷄仔便充足了」，他心裏還不失望，就去掀開倒罩的空籃，認一認所罩是不是他的鷄仔，認

<sup>37</sup> chhiu2 - kut...手  
<sup>38</sup> chu3 - pin...鄰居

得確實無錯，纔去厝邊<sup>㉞</sup>問那寡婦的去處，既曉得是去圳溝洗衣，同時也就命令她厝邊去召喚。

那寡婦呢？她每日早起就有工課<sup>㉟</sup>，料理給八歲的兒子去上學校，料理給九歲的女兒去燭仔店做工，兩個兒女出了門，她纔捧著一大桶衫褲去圳溝洗，到衫褲洗完已是將近中午，這時候她纔有工夫喫早飯，她每日只喫兩頓，儉省些起來飼豬，因為飼豬是她唯一賺錢的手段，飼大豬是她最大的願望。

今早她照向來的習慣，門也不關就到圳溝邊去，她厝裏本沒有值錢的物，而且她的艱苦也值得做賊仔人同情，所以她每要出去，總沒有感覺到有關門的必要。當厝邊來喚她時，衫褲還未洗完，又聽講是大人的呼喚，她的心裏很徨惑起來。

「啥事？在何處？」她想向厝邊問明究竟。

「不知，在你厝裏。」厝邊也只能照實回答。

「不知——是啥事呢？」她不思議地獨語著。

「像是搜查過你的厝內。」厝邊已報盡他的所知。

「搜查？啊？有什麼事情呢？」她的心禁不住搏跳起來，很不安

地跟厝邊返去，還未跨入門內，看見大人帶有怒氣的尊嚴面孔，已先自戰慄著，趨向大人的面前，不知要怎樣講。

「你，偷拿鷄有幾擺<sup>㉔</sup>？」受到這意外的問話，她一時竟應答不出。

「喂！有幾擺？老實講！」

「無！無，無這樣事。」

「無？你再講虛詞。」

「無，實在無。」

「證據在此，你還強辯，」拍，便是一下嘴巴的肉響，「籃掀起來看！」這又是大人的命令，寡婦到這時候纔看見籃翻落在地上，籃裏似有鷄仔聲，這使她分外恐慌起來，她覺到被疑為偷拿鷄的有理由了，她亦要看牠究竟是什麼，趕緊去把籃掀起。

「啊！徼倖<sup>㉕</sup>！喲！這是那一個作孽，這樣害人。」她看見罩在裏面是大人的鷄仔，禁不住這樣驚喊起來。

「免講！鷄仔拿來，衙門去！」

「大人這冤枉，我……」寡婦話講未了，「拍」又使她嘴巴多受

<sup>40</sup> kui2 - paiz... 幾次

<sup>41</sup> hiau - heng7... 可憐，不幸。



一下虧。

「加講話<sup>⑫</sup>，拿來去！」大人又氣憤地叱著。她絕望了，她看見他奸滑的得意的面容，同時回想起他有一晚上的嬉皮笑臉，她痛恨之極，憤怒之極，她不想活了，她要和他拼命，纔舉起手，已被他覺察到，「拍」，這一下更加兇猛，她覺得天空頓時暗黑去，眼前卻迸出火花，地面也自動搖起來，使她立腳不住。

「要怎樣？不去？著<sup>⑬</sup>要縛不是？」她聽到這怒叱，纔覺得自己的嘴巴有些熱烘烘，不似痛反有似乎麻木，她這時候纔覺到自己是無能力者，不能反抗他，她的眼眶開始著悲哀的露珠。

「看！看！偷拿雞的。」兒童驚奇地在街上呼喊著噪著，我也被這呼聲喚出門外。

「奇怪？怎這婦人會偷拿雞？」我很不相信，但是事像竟明白地現在眼前，她手裏抱著一隻小雞，被巡查押著走，想是要送過司法。我腦裏充滿了懷疑，「不是做著幻夢嗎？」一面想把事實否定，一面又無意識地走向她的厝去。她的兒女還未回家，只有幾位厝邊各現著不思議的面容，立在門前談論這突然的怪事。

⑫ ke kong<sup>2</sup> - oe<sup>7</sup>... (李南  
銜註) 多話

⑬ 得

「是怎樣呢？」我問著在門前談論的厝邊。

「講她把鷄仔偷拿去罩起來。」有人回答我。

「是怎樣罩著？」

「講是用那個籃罩在廳裏。」

「奇怪？若是偷拿的，怎罩在這容易看見所在<sup>44</sup>，那會有這樣道理？」

「就是奇怪，我也不信她會偷拿鷄。」

「這必有什麼緣故，鷄仔當不是自己走進籃去。」

我因為覺得奇怪，就走進廳裏看看是什麼樣，廳裏那個籃還放著，地上散著幾片破布碎，地面也散有不少飯粒，籃裏也還有布屑，棹面上印著分明的鷄腳跡，由這情形，我約略推想出鷄仔被罩住的原因，我便講給她的厝邊聽，大家都承認有道理，而且我們談論的中間，有一個種菜的走來講他的意見。他講：

「這樣事，實在太冤枉了。」

「怎知道她是冤枉？」我反問種菜的。

「這群鷄先是在我的菜園覓食，蔬菜被踏死得很多，所以我把牠

趕過去。」

「你看見鷄走進她厝裏？」

「鷄走了我就不再去注意，但是大人失去了鷄仔，疑是我撲死牠，曾來責問我。」

「你報給他鷄走進這厝裏來嗎？」

「沒有，這是他自己看到的，但是那寡婦去洗衣是在先，鷄仔被我趕過去尚在後。」

「你確實知道嗎？」

「她去洗衣是我親見過的。」

由這證明，愈堅強我所推想的情形，是近乎事實的信念。

「對於事情不詳細考察，隨便指人做賊。」我一面替那寡婦不平悲哀，一面就對那大人抱著反感，同時我所知道這幾月中間他的劣跡，便又在我腦裏再現出來「撿滅路燈，偷開門戶，對一個電話姬<sup>45</sup>強姦未遂的喜劇，毒打向他討錢的小販的悲劇，和乞食撕打的滑稽劇」。這些回想，愈增添我的憎惡。「排斥去，這種東西讓他在此得意橫行，百姓不知要怎受殃。」我一時不知何故，竟生起和自己力量

---

<sup>45</sup>（李南衡註）日語，小姐。

不相應的俠義心來。

「排斥？」怎會排斥他去，我一時想無好的方法，「向監察他的上司，提出告訴。」這能有效力嗎？他是保持法的尊嚴的實行者，而且會有人可以做證嗎？現時的人若得自己平安就好，誰要管閑事？況兼這又是帶有點危險，誣告詭證這個罪名，還容易擔得麼？投書？這未免卑怯，想來總想不出好方法。

已經是隔日了，我們的保正奉了大人的命令，來調集甲長會議。「啊！這不是可以利用一下看？」我心裏有了主意，便對著保正試試我的說辭。

「保正伯！那寡婦的事情，你敢敢●是真的！」

「證據明明，敢會是冤枉？」保正是極端信賴官府，以為他們的行為，就是神的意志，絕無錯誤，但是由這句話的語氣，我已覺到保正對這件，也有點懷疑。

「在我想，鷄仔不上半斤，劊●來也不能喰，賣來也不值錢，她偷拿去有什路用，而且大家都曉得是大人飼的鷄仔，她那會有這樣大膽。」

46 kam2...豈、可

47 thais...殺

「你講得都有點理氣，但是……」

「這不單是推想的，還有確實的證據，昨早我曾去她厝內，看是怎樣情形，看了后，我就曉得籃是放在棹頂，被鷄母跳翻落來，下面的鷄仔走不及，被罩住的。」

「事情怎會有這樣湊巧？」

「菜畑的種菜的可以做證。」

「現在已經無法度<sup>㉔</sup>啦，講有什麼用？」

「講雖然無用，但是這種人讓他在，后來不知誰要再受虧呢？我自己也真寒心。」

「已經是碰到他，算是命裏注定的……」

「不好來把他趕走嗎？」

「趕走他？」

「是！」

「要怎樣去趕走他？——他很得到上司的信任，因為他告發的罰金成績佔第一位。」

「我自己一個人自然是沒有力量，你們若要讚成，便有方法。」

---

38  
法    bo5—hoat—tou7：沒辦

「什麼方法，不相干？」

「不相干！只要這次的會議，給他開不成，允當<sup>49</sup>就可以趕走他。」

「上司若有話說的時候呢？」

「這可以推在我的身上。」

「不會惹出是非來？」

「是非？那是我的責成。」

「要怎樣才開不成。」

「就用這理由，講給各人聽，教他不用出席……。」

「別人不知怎樣呢？」

「我去試看怎樣，若是大家讚成，就照所講的來實行。」

「這裏很有幾個要討他好的人，若被漏洩，怕就費事。」

「自然，形勢怎樣，我總會見機。」

這次活動的結果，得到出乎預期的成績，大家都講這是公憤，誰敢不讚成？而且對於我的奔走，也有褒獎的言辭，這很使我欣慰，我也就再費了一日的工夫，再去調查他，我所不知的劣跡，準備要在

上司的面前，把一切暴露出來。

一晚——這是預定開會的一晚，日間我因爲有事出外去，到事辦完，就趕緊回來，要看大家的態度如何。跨下火車，驛裏<sup>51</sup>掛鐘的短針正指在「八」字，我不覺放開大步，走向歸家的路上，行到公衆聚會所前，看見裏面坐滿了人，我覺得有些意外，近前去再看詳細，我突然感著一種不可名狀的悲哀，失望羞恥，有如墮落深淵，水正沒過了頭部，只存有朦朧知覺，又如趕不上隊商，迷失在沙漠裏的孤客似地徬徨，也覺得像正在懷春的時候，被人發見了秘密的處女一樣，腆靦，現在是我已被衆人所遺棄，被衆人所不信，被衆人所嘲弄，我感覺著面上的血管一時漲大起來，遍身的血液全聚到頭上來，我再沒有在此立腳的勇氣，翻轉身要走，這時候忽被那保正伯看見了，他便招呼我：

「進來！進來坐吧，你有什麼意見？」他們正通過了給大人修理浴室及總舖<sup>52</sup>的費用，各保的負擔分費，尙未妥當，這保正伯是首先和我表同意的，我聽見他的招呼，覺得了很大的侮辱，一時興奮起來便不管前后，走到聚會所的門口，立在門限上講起我的意見來，我滿

<sup>50</sup>（李南衡註）日語，車站裏。

<sup>51</sup> chong2 - phou . . .（李南衡註）床舖

腹怒氣正無可發洩，便把這大人的劣跡橫暴一一曝露出來，連及這一些人的不近人情、卑怯騙人也一併罵到，話講完我也不等待他們有無反駁，跨下門限，走回家裏，晚飯雖不曾喰過，這時候也把飢餓忘卻去，鑽進自己的床中亂想了一夜。

翌早我還未喰飯，就聽見父親喚聲（因為昨夜失眠，早上起來較晏），走廳裏一看，那保正伯正在和父親對談，看見我便笑著問：

「你昨晚飲過酒麼？」

「無，無有酒。」由這句問話我已曉得保正的來意了。

「你講過的話，尙還記得？」

「自己講的話，那便會忘記。」

「大人很生氣，我替你婉轉，恐怕你是酒醉。」

「我怕他！」

「你想想看，大人講你犯著三、四條罪，公務執行妨害、侮辱官

吏、搨動、毀損名譽。」

「由他去講，我不怕！」

「少年人，攏無想前顧後，話要講就講。」父親憤憤地責罵起



來，以爲我又惹了禍。

「你返來以後，我們大家和大人講了不少話替你講情，大人纔……不過你須去向他陪一下不是。」保正伯竟然不怕被我想爲恐嚇，殷殷地勸說著。

「我不能，由他要怎樣。」

「你不給我去，保正伯和你一同。」父親又發話了，似有一些不安的樣子。

「……」

「少年人，不可因了一時之氣。」保正伯又是殷勤勸導。

「總不知死活，生命在人手頭。」父親又是罵。

我覺得這款式，對於我很不利，恰好關於就職問題，學校有了通知，我想暫時走向島都<sup>⑤</sup>，遂入裏面去向母親要些旅費，不帶行裝，就要出門，來到廳裏，父親和保正伯尚在商量，看見我要出門，父親便喝：

「要到何處去！」

我一聲也不應，走出門來，直向驛頭，所有後事，讓父親和保正

⑤ (李南衡註)指台北

伯去安排。

——刊載於《南音》一卷二號、六號、九、十合刊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四月二日、七月二十五日。後半段收錄於《台灣小說選》。



# 善訟的人的故事<sup>①</sup>

懶雲

「先生！可憐咧，求你向志舍<sup>②</sup>講一聲，實在是真窮苦，這是先生所素知的；一具薄板仔<sup>③</sup>，親戚間已經是艱苦負擔，散人<sup>④</sup>本無富戶的親戚，志舍這樣家私<sup>⑤</sup>，少收五錢銀是不關輕重，求你做好心，替我講一聲。」

「你我只隔一竹圍，你的事情我那有不知，不過頭家<sup>⑥</sup>有些皮氣，我是他所用的，還是你去托一個相當的人來講，五錢銀他幾嘴阿片<sup>⑦</sup>就燒去了，應當定會允許。」

「林先生，除起你，還有什麼人可拜托？草地人到這所在，不是有你在，跨過戶碇<sup>⑧</sup>都不敢，和他相當的人，要去拜托誰？總是求你做好心咧！」

① 為《台灣民間文學集》的版  
本，一九三六年五月。

② sia3：(李南衡註)為搢紳  
子弟之稱，猶言舍人也。

③ poh8 - pang - a2：棺材

④ san3 - lang5：窮苦人家

⑤ 家產

⑥ thau5 - ke：老闆、地主

⑦ a - phian3：鴉片

⑧ hou7 - teng7：門檻

「頭家現在又正在『午眠』，我又不能主意，你下晡<sup>9</sup>再來，我替你講一聲看？」

「人是昨日<sup>10</sup>就死去了，不能再放置下去，總求先生給管山的講一聲，讓我們先去安葬，志舍醒來時若說不肯，總算讓我欠些時，我當『拍拚』<sup>11</sup>來清還；雖賺不到錢，兒子也須賣來還他，定不連累到先生。」

「啊！」林先生嘆一下氣，說：「無法度！好，我寫張字你提<sup>12</sup>去給管山的看，等候頭家醒來，我替你講看，不過這是不一定，錢——你也著<sup>13</sup>去設法。」

林先生是被雇在志舍家裏，替他掌管賬目，和辦理一切事務；聽說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番的後裔，現在沒人曉得，但是他的性質卻很率直果敢；當他遣走了來央求他的鄰人之後，心裏甚是不安，總在門前厝內，行來走去。

他想起頭家對他所講的話來：「在有錢人的面前，因為想得到些憐憫賞賜，人是什麼都敢裝做的。」他覺得這次的主意，在這款<sup>14</sup>主人之下有一點不妥，同時又對主人唯利是視的行為生起反感。——

<sup>9</sup> e7 - pou : 下午

<sup>10</sup> hoat - choh8 - jit8 : 大

前天

<sup>11</sup> phah - piaN3 : 努力

<sup>12</sup> cheh8 : 拿

<sup>13</sup> tioh8 : 得

<sup>14</sup> chit - khoan2 : 這種

「現今是錢的天下，有錢也就有名譽幸福，但是也須有無錢的人，纔見得錢的威風；無錢的人，是要使有錢的享福快樂，纔有他們生存的使命，神是爲著有錢的人，纔創造他們的。」想到主人這樣自鳴得意的態度，又鉤起林先生不少的憎惡。

覺他得在這樣主人之下服務，是真無趣，因爲他自己也是無錢的人。但是再一回想，爲著生又不能就捨棄頭路<sup>⑤</sup>，這樣想來想去，林先生也自己惘惘然不知要怎樣了。

「喀喀喀」

林先生惘惘然的意識，突被這咳嗽的聲驚醒，他知是主人午睡已足，現在正發阿片的癮頭，他心裏愈覺不安，方纔那件事，要怎樣向主人講起，猶想無意見。

「林先生！過午聽講有一個草地人，來求免收他墓地的錢，你答應他了嗎？」

志舍阿片過了癮，出來外面，不待林先生講起就先問起來，因爲早已得到家裏的人的報告。

「是，因爲你還在睡眠中，不敢去攪醒你，我答應他先去埋葬，

<sup>⑤</sup> rhauf - lou7 : 工作

但又吩咐他錢隨後就要設法提來交；不過我曾對他講：頭家是真有度量的人，我替你求情看，若頭家歡喜，憐憫你窮苦，不收你的錢也不一定。」

「葬下去了罷？」

「不知道，大概葬下去了。」

「這樣，頭家讓你做就好啦！」志舍顯然有些不悅了：「憐憫？世間不是被這樣虛詭的道德，弄到不像樣？憐憫，狗纔有這心情！」

「志舍！不要生氣，我沒有答應他不收錢，曾吩咐他下晡再來……」

「吩咐他帶錢來嗎？」

「是！」

「不帶來要怎樣？」

「讓他欠一些時，他當會設法來清還。」

「你有記帳的工夫，我可沒有設帳簿的費用！」

「要是沒有提來，我當代為賠出。」林先生也有些不服氣了。

「你既然有錢可代賠，就不須來喰頭路<sup>18</sup>了。」志舍也真生氣起

---

<sup>18</sup> chiah8 — thau5 — iou7 ..  
工作

來。

「這頭路，誰稀罕！」

「哼！不稀罕？不稀罕就須走啊！」

「走，有什麼關係。」這時候林先生已忘記著<sup>19</sup>家裏有靠他生活的人們。

「不再央三托四<sup>20</sup>纔算好漢。」

「哈！哈，笑話！」志舍在林先生的眼裏已失去頭家的尊嚴了，「我現在要問你，你靠什麼能力，要占有這一帶山地？」

「嘻！你瘋了，因為失去頭路……」

「好頭路！你的好抬舉！閒話可以免講！你若是不看破，不把山地捨棄，你總不會平安過日子。」

「你要嚇誰呢？」

「你自謂有錢什麼都不怕？好，試看姓林的手段！」

「狗屁竟也放得這樣響。」

「空空門嘴是無路用，我的薪水還有些未算，這是我的勞力所換來的，不是你的施與，我要同時提來去。」

<sup>19</sup>tiou8...r

<sup>20</sup>tiang - san - thoa - si3

：到處拜託



以上是這故事的第一場面。

×

×

×

「林先生！這幾日怎不見來？」

「前幾日較有事情，此後就可以常來了。」

「較閒了嗎？敢<sup>㉑</sup>不是收冬啦？」

「我已經被辭退了。」

「怎樣？志舍怎會辭去你？」

「因爲一點點氣，我也不高興了。」

「富戶家的頭路，本不是易辦；呼爺稱舍，你也是喚不順嘴，依

原<sup>㉒</sup>去開子曰店<sup>㉓</sup>較實在。」

「朋友預斷我幹不上四箇月，但是勉強延到年外。」

「是因爲什麼事？」

「因爲墓地。」

「我的心中也是料想爲著這層，實在每門墓地要五錢銀，貧苦的

人是提不起。」

「所以我想要來替他們出點力。」

① kam2..可

② ius - goans..還是

③ (李南衡註)書塾

「你有方法？」

「不過須拜託你幫幫忙。」

「我那有這能力？」

「就是有，所以要拜託你，詳細我慢慢對你講，總是求你方便，暫借你禪房住幾日。」

「這有什麼關係，只管住下去，不過我想提起官司是萬萬無法。」

「哈哈！你免驚<sup>24</sup>，我無那樣蠢，現在官司是看錢的面上，靠官那有情理好講，須借仗大眾的力量。」

「怎樣講呢？」

「因為受到艱苦的全是提不起五錢銀的人，世間富有的有幾家？聽到有人出來計較，一定會有同情。」

「也有些理由，但是我總替你不安心。」

這兩個對話的人，一個當然是林先生，一個是和尙，地點是觀音亭的禪房裏。

觀音亭，恰在市街的中心，觀音亭口又是這縣城第一鬧熱的所

<sup>24</sup> bo5 - i - hoat : 拿他沒

辦法

<sup>25</sup> bian2 - kian : 不用擔心

在；就這個觀音亭也成爲小市集。由廟的三穿進入兩廊去，兩邊排滿了賣點心的擔頭<sup>26</sup>，「鹹甜飽巧」，各樣皆備，中庭是恰好的講古場；嘆服孔明的，同情宋江的，讚揚黃天霸的，惋惜白玉堂的等等的人，常擠滿在幾條椅條<sup>27</sup>上；大殿頂<sup>28</sup>又被相命先生的棹仔把兩邊占據去，而且觀音佛祖又是萬家信奉的神，所以不論年節，是長年鬧熱的地方。

後殿雖然也熱鬧，卻與前面有些不同，來的多是有閒工夫的人，多屬於有識階級，也多是有些年歲的人，走厭了妓寮酒館，來這清淨的地方，飲著由四方施捨來的清茶，談論那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情；而且四城門五福戶的總理，有事情要相議，也總是在這所在，就是比現時的市衙更有權威的自治團體——所謂鄉董局也設在這所在，所以這地方的閒談，世人是認爲重大的議論，這所在的批評，世間就看看是非的標準。

但是來這所在的人，雖然是具有智能的階級，卻是無財力的居多，因爲有財力的鄉紳，自有他妻子的待奉，不用來這所在消耗他的閑歲月。因爲這樣關係，這所在的輿論，自然就脫離了富戶人的支

<sup>26</sup> taN3 - thaŋ5 : 攤子

<sup>27</sup> i2 - tiaŋ5 : 長條板凳

<sup>28</sup> teŋ2 : 上

配，這些事情對於林先生的故事，也是真有影響。

志舍自林先生走後，平添了無數煩惱，這煩惱雖不是林先生作弄出來的，但以前確是未曾有過。怎樣<sup>29</sup>一時百姓會不馴良起來，本來是交了錢，纔去做風水，現在死人埋下去後還是不交錢，管山的雖然去阻擋，大家總是不聽，甚至有時還受到毆打。像我們這地方，有幾萬人的城市，一日中死的是不少人，全都是扛到山頂去埋葬，這是志舍一個真大的財源，現在看看要失去了，他怎會甘心，就仗著錢神的能力，去要求官府的保護。

不先不後，同這時候，林先生也向官府提出告訴去。告的是：志舍不應當占有全部山地做私產。他的狀紙做得真好，一時被全城的百姓所傳誦。大意是講：「人是不能離開土地，離去土地，人就不能生存，人生的幸福，全是出自土地的恩惠，土地盡屬王的所有，人民皆是王的百姓，所以不論什麼人，應該享有一份土地的權利，來做他個人開拓人生幸福的基礎；現在志舍這人，沒有一點理由，占有那樣廣闊的山野田地，任其荒蕪墟廢，使很多的人，失去生之幸福的基礎，已是不該，況且對於不幸的死人，又徵取墳地的錢，再使窮苦的人棄

<sup>29</sup> chuan2 - jin7 : 怎麼

屍溝渠，更爲無理。所以官府須把他占有權利奪起來，給個個百姓，皆有享用的機會，又可以盡地之利，是極應當的事，官府須秉王道的公平，替多數的百姓設法。」

這張狀紙會被這樣多數的人所傳誦，就因爲這意見是大家所贊成的，不單止是城市裏的人，就是村莊的做糶人<sup>30</sup>，聽著這事也都歡呼起來；多數的人——可以講除起志舍一派以外，多在期待著這風聲能成爲事實，同時林先生也就爲大家所愛戴了。

本來百姓的願望，不能就被官府所採納，因爲百姓有利益的事，不一定就是做官人的利益，像林先生所提起的告訴，雖然是爲著無錢的百姓們的利益，又不和官府的利益相衝突，但是做官人完全得不到利益，做官的是不缺少五錢銀買墳地的錢，甚不以林先生的告訴爲是；一面志舍又在要求保護他的利益，究竟還是錢的能力大，所以官府把百姓們不遵向來的慣例，不納志舍的錢，便講是林先生煽動的，用那和謀反一樣重大的罪名——擾亂安寧秩序的罪，加到林先生身上，把林先生拿去坐監<sup>31</sup>。

百姓們聽到這消息，可就真正騷擾起來了，尤其是大多數無錢的

<sup>30</sup>cho3 - sit - lang5... 農人

<sup>31</sup>che7 - ka... 坐牢

人，更較激昂。

「爲著大家的事，把林先生拿去坐監，這是什麼官府？」

「噲我們大家的俸祿，卻專保護志舍一家，噲錢官！」

「打！打到志舍家裏去！」

「打！打到官衙去！」

「打！打！打去！」

這喊聲由觀音亭口喊起，到縣衙口已經是聚集了好幾百人，有的衝進縣衙把鼓亂撞起來，縣大老爺原有些手腕，問到騷擾的因由，也不膽怯，隨時陞堂。

「放出我們林先生來！」

「還我們林先生來！」

這些人看見大老爺坐堂，便一齊這樣喊起來，形勢真有點緊張。

「這公堂的地方不許大家喧嘩！」

二爺把大老爺的話譯給大家聽，教大家肅靜。

「有什麼事情，可推舉幾個人來商量，大家這樣喧嘩是辦不成事。」

對大老爺這樣的要求，大家一時失了主意，暫時轉覺靜默，有幾個人便自以為首事，走上公堂去。

「事情可以和這幾位為首的人商量，大家請散去等待回復就好了，大家在此反有礙公事。」

二爺又替大老爺來教大家散開去。大家雖不願意，但受不住衙役的催趕，便一齊退出縣衙，又再聚集到觀音亭口去。

但是等了好久，總不見那幾個自以為首的人出來，就使了幾人去看看什麼形勢，回來的報告講：

「縣衙已經關起了大門，裏面不聽見有什麼人聲。」

這分明幾個為首的人，也被關起來了。百姓們得到這消息，更加激憤，有的人便走進觀音亭內，去講究和縣大老爺計較的方法。

隔日不單是城市的人，村莊的窮百姓也成群結隊集到觀音亭來，這條街直連到衙門口，盡被人塞滿了；個個人的面上，都現著興奮緊張的樣子，真像戰爭就要開始一款<sup>㉒</sup>。在這人群喧喧鬧鬧的中間，突然有：「罷市！不關門的先搶他！」的喊聲喊起來，不一時，街頭傳到街尾去，「乒乒乓乓」霎時間全街面的生理店<sup>㉓</sup>皆把門上了鎖。

<sup>㉒</sup>chit8—khoan2... 一樣

<sup>㉓</sup>seng—i12—tiam3... 商店

「打！打進衙門去！」

喊聲一起，縣衙大門，便被撞開了。古早的百姓真是凶蠻，動不動就直接行動起來。往過的官也怕惹動了百姓，因為往過的做官人就視做官和做生理一樣，總想由做官來賺錢致蔭子孫，所以常怕頂戴被摘去。像這樣民衆的騷動，已經不是幾個衙門可以鎮壓得住，要去求協台派出兵隊來，那問題就大了。地方有了反亂，是關礙地方官的前程，這時候要保住做官的頂戴，只有對百姓讓步，別無他法了。

林先生和那幾位為首的人，雖然被衆百姓的熱情所解救，恢復了自由的身軀，但是他所提起的告訴，一些些也沒有結果，一面林先生看見志舍雇來不少民壯，時時在巡視山場，沒有納他的錢，絕對不許埋葬，甘心把錢供給流氓羅漢，不肯對貧窮的人同情一點，愈使他憤慨；一面又被大家熱烈的應援<sup>④</sup>所激動，遂下了決心，似有不惜犧牲，要捨身幹下去的覺悟。

上府城去，向道台告了一狀，因為這也是志舍金錢的勢力範圍裏，到底也是無法度。

「受到大家這樣援助，我真感激，不過這去不知會成功不會？在

<sup>④</sup> ang3 - oan7 . . 聲援



我想：公道還未至由這世間滅亡，大眾的窮苦，蒼天是看到明明白白，一定會同情的，強橫的若真沒有果報，那樣世間也就可知了！總是天道是難得講，而且似乎可憑，也似不可憑；原是盡我們的力量做去，若不成功也對得自己。此去路程遙遠，會得再和大家相見不會，亦屬不可知；但是事情的結局怎樣，大家自會得到消息。大家這樣熱誠，我真受不起！」

「林先生！保重……公道還未滅亡呢！」

「林先生太為難你了，一路小心！聽講他買囑了不少歹人<sup>35</sup>。」

「林先生不相干，歹人未至全無心肝<sup>36</sup>！」

「林先生！保重！」

「林先生！……」

在這林先生的呼聲裏，開船的鑼聲「快快快」地響起來了。船家也燒起紙錢，帆也張滿，風也正緊，一經拔起鐵錨，乘著潮水，船就開向港口出去，鹿港到馬尾<sup>37</sup>原不須幾日水程。

林先生到了福州，因為人面生疏，地頭不熟，只得住到客店去。有一日林先生出去探聽總督衙的門路，歸來時經過茶樓門口，他

<sup>35</sup> phain2 - lang5 .. 壞人

<sup>36</sup> bo5 - sim - koan .. 沒有良心

<sup>37</sup> 福州外港

亦聽見講茶樓是消遣的所在，不時有各種的人在出入，所以也就走進去，喝茶之外還想聽點新聞；當他找到了坐位時，聽見人家正在談論他的事，大概是載他的船，同時也把他的事運了進來，因為談的人不認識他，便讓他們插些枝葉，講古似的談論下去。

「聽說他進省來了，不曉得實在不在？」

「實在的，有人和他同船來。」

「現在呢？」

「住在埠頭客店裏。」

「啊！有閒空兒，須來去見識這樣一個人物。」

「要去的時候，我們可以同道。」

「實在須來去看看他是什麼樣的人物。」

這樣逐個人對他仰慕，反使我們林先生不安起來，而且獨自一個人默默飲著茶，也覺無甚趣味，正想回客店去。

「先生！請我喝杯茶可以嗎？」忽然受著這一個不相識的形狀有似乞食的人乞求，林先生一時惶惑，應答不出；那個人卻似很熟識，自去林先生對面坐下，便又問道：

「先生似不是本地的人？」

「是，貴地方是初到的。」

「聽你的口音，是不是由廈門來的？」

「是由……」

「喂！」走堂的看見座上了客到，便來沖茶，那個人遂又吩咐

說：

「有好的點心再拿兩份來！」吩咐後又轉問林先生：「是由台灣？來多久啦？」

「剛來不久。」

「有什麼貴事？」

「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沒有事情？」那個人似不相信，隨後又問：「先生是不是姓林？」

「是！賤姓林。」

「哈！啊！我知道了，一定是為著訟事來的。」

「……」林先生被他這話所嚇，一時竟不知要怎樣應他。

「不要恐怕，而且也不須瞞我，先生所要做的事，我已經聽得清清楚楚了，我一點亦不會去妨礙先生。」

「嘎！蹊！」林先生只是強笑著，依然不能回答。

「不要緊，別人是不會注意到的，來這裏喝茶的人，只會消耗光陰，說說笑笑，做不來什麼事。」

「但是……」林先生還是躊躇著。

「喂！跑堂，拿開水來！」那個人一面喚跑堂，一面由懷中摸出一只小茶壺來，放到林先生面前去，珍惜地笑著對他道：「請先生看看詳細，這一只茶壺就吞盡了我一份家財呢，哼！我先人遺留給我的田園厝宅，就盡裝在這裏。」

「這？是什麼緣由？」林先生有些不自然的疑問。

「可不是？我平生別無嗜好，愛的只是幾甌好茶，什麼珍貴的茶葉我都嘗過，用的就是這個壺，用久了，茶的精英盡吸收在這壺裏，先生！請打開壺蓋聞聞看！」

「是麼？」

當林先生俯下頭剛要嗅嗅茶壺底味兒，跑堂已經拿來了熱騰騰的

一壺開水。

「對不住！先生！請讓我泡茶。」

「還拿點糖來！」林先生忙抬起頭來，一邊醒<sup>⑩</sup>著鼻子，一邊向走堂叮囑著。

「唔，先生！我拿去——」放下水壺，跑堂的準備著取糖去。

「不，用不著，這壺子就沒放茶葉，單擱開水泡下去，已夠香甜啦。」

好像要證實他那茶壺的好處，那個人連忙阻止著，一面又鄭重地親自拿起水壺來沖罐；然後，放下茶葉去泡。

一會兒之後，一縷縷茶烟，已從兩人面前的小茶甌裏冒起來了。

「這味兒你道怎樣？先生！」那個人嗅了嗅茶烟，得意地向林先生說。

「唔，果然很好！」跟著，林先生也嗅了兩下。

「我先問你，呈子送進去未？請相信我，設使你被我騙去，亦不過這一杯茶和一碟點心。」

茶入喉嚨，那個人振作振作精神，又開始談正經事了。

「還未送上去。」林先生似有了決心，相信這個形似乞食的，是可以講話的人，遂坦白地對他講：「正在思考，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好的意思。」

「先生所想寫的，請先講給我聽！」

「想先把大多數百姓的困苦講起，然後纔講那土豪霸占那樣廣闊的地土，更使一般的百姓難堪。」

「這意思還不錯，我有十六個字請先生寫進呈子裏去，我想當會使先生所寫的增強了力量。」那個人遂用指頭蘸著碗裏的茶向棹面寫著——「生人無路，死人無土，牧羊無埔，耕牛無草。」

林先生看見這十六字，心裏大著了一驚<sup>41</sup>，這正是他所能講而想不出要怎樣去表現的意思，遂緊緊地握住那個人的手，道：

「先生！真真費你的關心了，先生貴姓呢？」

「哈哈！有沒有效力，還不可知呢，問要做什麼？」

「先生的指教，使我真有得益，而且也堅強我的自信。」

「先生也不是為著謝禮纔出來的，我算不白費先生的茶點就可以了。」

<sup>41</sup> toa7-tioh8-liau2-  
chig8-kian... 嚇一大

「總是求先生賜個名姓！」

「哈哈！」那個人不再講什麼，笑著走出去，林先生要挽留他亦來不及了。雖問到跑堂的，亦不知道他是什麼樣人，而且講是不常見他來的，這使林先生驚疑了好久。

過了有些時候，我們的地方就得到林先生在省城打贏了官司的消息，志舍的山場自然是捨做公塚，牧羊放牛也不須再到大肚溪邊去，窮苦的人也可以去拾些柴草。但是林先生的消息卻是一向杳然，所以大家就疑是有什麼意外的事，有人就以爲是被他的對頭<sup>①</sup>買人陷害了。究竟如何？總無人知道，此後百姓的困苦，算已解除了，死的人也得了長眠之地。時日過久了，林先生的事也自然由大家的記憶中消失去。

（這故事的大概，聽講刻在一座石碑上，這石碑是立在東門外，現在城已經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麼所在，惹起問題的山場，還留有一部份做公塚。）

——原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一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收錄於

《台灣民間文學集》，李獻璋編，一九三六年五月。

【編按】作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善訟的人的故事<sup>①</sup>

賴和

所謂善訟的人，有他一個特別的名稱，便是世俗所謂訟棍；但是訟棍是專靠訴訟來賺錢，訴訟就是職業，有點像現代的辯護士<sup>②</sup>。不過被稱為訟棍的人，多不是好人，他所以愛訴訟，就是訴訟於他自己有利益，可以賺錢，不是要主張公理，或維持正義；甚至顛倒是非，混亂黑白，若於自己有益，也是在所不計。

我所要講這故事的主人，雖然也善訟，我卻不忍稱他為訟棍，因為他不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前提去興起訴訟的。

雖然任你怎樣善訟，也須是正理有威嚴的時候，纔能得到公平的判決；若是在武力或金錢支配著一切的世界裏，縱怎樣善訟，也不能使是非明白。這故事裏的主人，會得為後世的人所感念，猶幸是生在

<sup>①</sup> 本版本為一九四七年版，葉陶發行。

<sup>②</sup> 日語，律師。

正理尚有些威嚴的時代；不然，我想不僅徒勞無功，且要負擔著擾亂安寧秩序的罪名，去受刑罰。

講起善訟的人，在我們地方很有幾位。第一個要算詹典嫂告御狀。這故事已被編為戲劇，每次上演都吸引不少觀眾。雖然所編成的純是舊劇，且加入一些無稽的迷信的事蹟，也真會使觀眾感動。

這故事裏有幾句話可以特別提出來講，就是皇帝親自問詹典嫂「父與夫孰親」。她所應答的是，「穿衣見父脫衣見夫」。這句話和「人盡夫也父一而已」的古人之言，成為真好的對照。這故事到現在雖然經過不甚久，竟有一點神話化，本地方的少年人，多有不知道的。但是不相干，現時已不復是那樣時代了，任她失傳也無關係。

其次有所謂陳圖告林品的事，這故事的主人，雖然他們住在和我們地方同一行政區域裏，根本不能說是我們地方的人；不過這故事流傳去真普遍，勿論大人、孩子、婦人、女子，大家都知道；雖講大家都知道，其實大家所知的只是一小部份，及至全般大家都不知道。聽講林品是風的名所的钱財武力俱足的土豪，陳圖是慣食蕃薯的海口兄。他們訴訟是因為什麼事？結局怎樣？講的人也都不知，大家只是

流傳陳圖所講的話，「明知無伊法，偏要告厚伊衰。」<sup>③</sup>這句話現在已成爲不服氣的典故，陳圖、林品也就跟著名傳不朽了。這故事究竟只是一種開玩笑，因爲陳圖敢吐出弱者的不平，爲大衆所共感，所以就流傳爲故事。

再次我所要講的，請讓我把他們的姓名隱住，因爲故事裏的主人，現在尚有繁盛的後裔，講著他先人的長短，一定不放你干休，所以只好把他隱住了。

我們這地方，市街的東面，就靠著一帶矮山，這山在我們的所有，是比新高富士，更被一般的人所熟知，是眞有名聲。這座山永過<sup>④</sup>是歸屬一個人的所有；是被他所占有，或是應該屬他所領有，在當時就已分不清，何況經過了好久的現在，只要曉得曾經是一人所私有就好了。既爲個人的私有，就不容許別人侵害；凡是拾他一枝柴，割他一叢草，皆視做盜賊，拿著便被送到官去，牧羊放牛勿論是不許的了，比較現代的保安林更嚴厲，因爲所有者和官府有結托。

我們的社會，不知由那一時代起，個個都有風水的迷信，住的厝宅不用說，掩臭的墳墓，講也會致蔭<sup>⑤</sup>人，做官發財，出好子孫，喰

③ beng<sup>5</sup> - chai bo<sup>5</sup> - i -

hoat, phian - beh ko<sup>3</sup>

— hou<sup>7</sup> - i - soe : 明知拿

他沒辦法，偏要告到讓他

倒楣。

④ eng<sup>2</sup> - koe<sup>3</sup> : 從前

⑤ ti<sup>3</sup> - im<sup>3</sup> : 庇蔭

⑥ chiah<sup>8</sup> : 吃到、活到

⑥長壽數，都由風水而來；所以一塊真龍正穴，值得千金萬金。這樣事是限在富戶人纔做得到，貧的人雖提不出這樣價錢，逐個都有倣倣之心，像買天財票一樣，提出小小成本，抱著萬一的希望，想得著大的天財。而且死了的人，也不能不扛去埋葬，掩去難於保存的屍體，同時也可藉此來致蔭自己發達，這樣事誰不肯爲？不幸家裏沒有死者可葬的人，他就別想方法，洗骨遷葬，把失去了的希望，重再拾了起來。所以這座山的所有者，單只賣風水的收入就難以計算了。

聽講一門風水，普通賣五錢銀。那時代因爲尙沒有銀角仔，用銀皆稱分聲，一門五錢銀，比現時一坪地拾圓，雖便宜得多，但是在那時代一錢銀可以糴一石外米，也就不能算是便宜了。

世間的人，不是個個都有春錢⑦，原是窮苦的居多，而且人是不死不死的，死者當然要埋葬，棄屍是有犯法律，營葬當然要用錢，但窮苦的人，那窮的程度，苦的狀況，不是那喰便飯⑧、使便錢的人，所會想像得到。富戶人甘愿⑨講千講萬，提⑩去供獻厚⑪有權勢的人，對窮苦的人不肯「拍損」⑫分毫。窮苦的人，不僅是五錢銀提不起，五文錢也提不出來的原不稀罕，所以要埋葬一個屍體，就不是容

⑦ chhun - chin5 : 存錢

⑧ chia8 - pian7 - png7 ..

開口就有飯可吃

⑨ kam - goan7 : 寧願

⑩ theh8 : 拿

⑪ hou7 : 給

⑫ pah - sang2 : 損失

易的事。

這故事也就是因為世間有窮苦的人，纔會生出來。窮苦的人，喰穿咽<sup>13</sup>——人生的三大要件，一項都不充足，身體當然就不會勇健，就較快耗去生的能力，死的就較多了。

這故事的開場是這樣：

「先生！可憐咧，求你向志舍<sup>14</sup>講一聲，實在是眞窮苦，也是先生所素知的；一具薄板仔<sup>15</sup>，親叔間已經是艱苦負擔，散人<sup>16</sup>本無富戶的親戚，志舍這樣家私<sup>17</sup>，少收五錢銀是不關輕重，求你做好心，替我講一聲。」

「你我只隔一竹圍，你的事情我那有不知，不過頭家有些脾氣，我是他所用的，還是你去托一個相當的人來講，五錢銀，他幾嘴阿片就燒去了，應當是會允許。」

「林先生，除起你，還有什麼人可拜托？草地人到這所在，不是有你在，跨過戶碇<sup>18</sup>都不敢，和他相當的人，要去拜托誰？總是求你做好心咧！」

「頭家現在又正在咽『中逗』<sup>19</sup>，我又不能主意，你下晡<sup>20</sup>再

13 chiah8 · chheng7,

khun3 : 食衣住

14 sia3 : 為摺紳子弟之稱，  
猶言舍人也。

15 poh8 — pang — a2 : 棺材

16 san3 — lang5 : 窮苦人

17 家產

18 hou7 — teng7 : 門檻

19 khun3 — tiong — tau3 :

睡午覺

20 e7 — pou : 下午

來，我替你講一聲看。」

「人是昨日②就死去了，不能再放置下去，總求先生給管山的講一聲，讓我們先去安葬，志舍醒來時若說不肯，總算讓我欠一些時，我當『拍拚』③來清還；雖賺不到錢，兒子也須賣來還他，一定不連累到先生。」

「啊！」林先生嘆一下氣，說：「無法度！好，我寫一張字你提去給管山的看，待頭家醒來，我替你講，不過這是無一定，錢，你也著④去設法！」

林先生是被雇在志舍家裏，替他掌管帳目，和辦理一切事務；聽說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蕃的后裔，現在沒人曉得，但是他的性質卻真率直果敢，不像承受幾千年文明歷史的人，那樣會用狡智、顧利忘義。當他遣走了來央求他的鄰人之後，心裏甚是不安，總在門前厝內，行來行去。他想起頭家對他所講的話來：「在有錢人的面前，因為想得到些憐憫賞賜，人是什麼都敢裝做的。」他覺得這次的主意，在這款⑤主人之下有些不妥，同時又對主人唯利是圖的行為生起反感。

① toa7—choh8—jī8… 三

天前

② phah—piaN3… 拚命

③ tioh8… 得

④ chit—khoan2… 這種

「現今是錢的天下，有錢也就有名譽幸福，但是也須有無錢的人，纔見得錢的威光；無錢的人，是要使有錢的人享福快樂，纔有他們生存的目的，神是爲著有錢的人，纔創造他們的。」想到主人這樣自鳴得意的態度，又鉤起林先生不少的憎惡。覺得他在這樣主人之下服務，是眞無趣，因爲他自己也是無錢的人。但再一回想，爲著生又不能就捨棄頭路<sup>26</sup>，這樣想來想去，林先生也自己惘惘然，不知要怎樣了。

「喀喀喀」

林先生惘惘然的意識，突被這咳嗽的聲驚醒，他知是主人午睡已足，現在正發阿片的癮頭，他心裏愈覺不安，方纔那件事，要怎樣向主人講起，尙想無定見。

「林先生！過午聽講有一個草地人，來求免收他墓地的錢，你答應他了嗎？」志舍阿片過了癮，出來外面，不待林先生講起，就先問起來，因爲早已得到家裏的人的報告。

「是，因爲你尙在睡眠中，不敢去攪醒你，我答應他先去埋葬，但又吩咐他錢隨后就要設法提來交；不過我曾對他講，頭家是眞有度



量的人，我替你求情看，若頭家歡喜，憐憫你窮苦，不收你的錢也不一定。」

「葬下去罷？」

「不知道，大概葬下去了。」

「這樣，頭家讓你做就好啦！」志舍顯然有些不悅了：「憐憫？世間不是被這樣虛詭的道德，弄到不像樣？憐憫，狗纔有這心情！」

「志舍！不要生氣，我沒有答應他不收錢，曾吩咐他下晡再來。」

「吩咐他帶錢來嗎？」

「是！」

「不帶來要怎樣？」

「讓他欠一些時，他當會設法來清還。」

「你有記帳的工夫，我卻沒有設帳費用！」

「要是沒有提來，我當代為賠出。」林先生也有些不服氣了。

「你既然有錢可代賠，就不須來噉頭路了。」志舍也真正生氣起來。

「這頭路，誰稀罕？」

「哼！不稀罕？不稀罕就須走啊！」

「走，有什麼關係。」這時候林先生已經忘記著家裏有待他生  
活的人。

「不再央三托四<sup>26</sup>，纔算好漢。」

「哈！哈，笑話！」志舍在林先生的眼裏，已經失去頭家的尊嚴  
了，「我現在要問你，你靠什麼能力，要占……有這一帶山地？」

「嘻！你瘋了，因為失去頭路？」

「好頭路？你的好抬舉？閒話可以免講！你若是不看破，不把山  
地捨棄，你總不會平安過日子！」

「你要嚇誰呢？」

「你自謂有錢什麼都不怕？好！試看姓林的手段！」

「狗屁竟也放得這樣響。」

「空空門嘴是無路用！我的薪水還有些未算，這是我的勞力所換  
來的，不是你的施與，我要同時提來去。」

以上是這故事的第一場面。

<sup>27</sup> t'ioh8...r

<sup>28</sup> iang - san - t'hoa - si3

：到處拜託

「林先生！這幾日怎不見來？」

「前幾日較有事情，此後就可以常來了。」

「較閒了嗎？敢<sup>29</sup>不是要收多啦？」

「我已經被辭退了。」

「怎樣？志舍怎會辭去你？」

「因為一點點氣，我也不高興了。」

「富戶家的頭路，本不易辦；呼爺稱舍，你也是喚不順嘴，依原

去開『子曰店』<sup>30</sup>較實在。」

「朋友預斷我幹不上四個月，但是也勉強延到年外<sup>31</sup>。」

「是因為什麼事？」

「因為墓地。」

「我的心中也是料想為著這層。實在每門墓地要五錢銀，貧苦的

人是提不起。」

「所以我要來替他們出點力。」

「你有方法？」

「不過須要拜托你幫幫忙。」

<sup>29</sup> kam2... 𠵼

<sup>30</sup> iu5 - goan5... 還是

<sup>31</sup> 書塾

<sup>32</sup> ni5 - goa7... 一年多

「我那有這能力？」

「就是有，所以要拜托你，詳細我慢慢對你講。總是求你方便，暫借你禪房住幾日。」

「這有什麼關係！只管住下去，不過，我想提起官司是萬萬無伊法<sup>33</sup>。」

「哈哈！你免驚<sup>34</sup>，我無那樣蠢。現在官司是看錢的面上，靠官那有情理好講，須借仗大眾的力量。」

「怎樣講呢？」

「因為受到艱苦的全是提不起五錢銀的人，世間富有的有幾家？聽到有人出來計較，大家一定會同情。」

「也有些理由，但是我總替你不安心。」

這兩個對話的人，一個當然是林先生，一個是和尙，地點是觀音亭的禪房裏。

觀音亭，恰在市街的中心，觀音亭口又是這縣城第一鬧熱的所在。就這個觀音亭也成爲小市集。由廟的三穿進入兩廊去，兩邊排滿了賣點心的擔頭<sup>35</sup>，「鹹甜飽巧」，各樣皆備，中庭是恰好的講古

<sup>33</sup> bo5 - i - hoat : 拿他沒辦法

<sup>34</sup> hian2 - kian : 不用擔心

<sup>35</sup> tan3 - thau5 : 攤子

場；嘆服孔明的人，同情宋江的人，讚揚黃天霸的人，惋惜白玉堂的人，常擠滿在幾條椅條<sup>36</sup>上；大殿頂<sup>37</sup>又被相命先生的棹仔把兩邊占據去。而且觀音佛祖又是萬家信奉的神，所以不論年節，是長年鬧熱的地方。後殿雖然也鬧熱，卻與前面有些不同，來的多是有閒空的人，多屬於有識階級，也多是有些年歲的人，走厭了妾寮酒館，來這清淨的地方，飲著由四方施捨來的清茶，談論那些和自身不相干的事情。而且四城門五福戶的總理，有事情要相議，也總是在這所在，就是比現時的市衙更有權威的自治團體，所謂鄉董局也設在這地方。所以這所在的閒談，世人是認為重大的議論，這所在的批評，世間就看作是非的標準。但是來這所在的人，雖然是具有智能的階級，卻是無財力的居多，因為有財力的鄉紳，自有他妻子的崇奉，不用來這所在消耗他的閒歲月。因為這關係，這所在的輿論，無形中被非富戶的一群所支配，這些事情對於林先生的故事，也是真有影響。

志舍自林先生走後，就添了無數煩惱。這煩惱雖不是林先生作弄出來的，但以前確是未曾有過。怎樣<sup>38</sup>一時百姓會不馴良起來？本來是交了錢，纔敢去做風水，現在死人埋下去後還是不交錢，管山的雖

<sup>36</sup> i2 - tiau5... 長條板凳

<sup>37</sup> teng2... 上

<sup>38</sup> choaŋ2 - iuŋ7... 怎麼

然去阻擋，大家就是不聽，甚至有時還受到毆打。像我們這地方，有幾萬人家的城市，一日中死的是不少人，全都是扛到山頂去埋葬，這是志舍一個真大的財源。現在看將要失去了，他怎會甘心，就仗著錢神的能力，去要求官府的保護。不先不後，同這時候，林先生也向官府提出告訴去，告的是：志舍不應當占有全部山地做私產。他的狀紙做得真好，一時被全城的百姓所傳誦。但是現時的人，已經記不起全文，不知縣誌裏有無抄錄起來，大意是講：

「人是不能離開土地，離去土地，人就不能生存。人生的幸福，全是出自土地的恩惠，土地盡屬王的所有，人民皆是王的百姓，所以不論什麼人，應該享有一份土地的權利，來做他個人開拓人生幸福的基礎。現在志舍這人，沒有一點理由，占有那樣廣闊的山野田地，任其荒蕪墟廢，使很多的人，失去幸福的基礎，已是不該。況且對於不幸的死人，又徵取墳地的錢；再使窮苦的人棄屍溝渠，更爲無理。所以官府須把他占有權利奪起來，給個個的百姓，皆有享用的機會，又可以盡地之利，是極應當的事，官府須秉王道的公平，替多數的百姓設法。」

這張狀紙會被這樣多數的人所傳誦，就因為這意見是大家所贊成的，不單止是城市裏的人，就是村莊的做息人<sup>39</sup>，聽著這事，也都歡呼起來；多數的人，可以講除起志舍一派以外，多在期待著這風聲，能成爲事實。同時林先生也就爲大家所愛戴了。

本來百姓的願望，不能就被官府所採納，因爲百姓有利益的事，不一定就是做官人的利益，像林先生所提起的告訴，雖然是爲無錢的百姓們的利益，又不和官府的利益相衝突，但是做官人完全得不到利益，做官的是不缺少五錢銀買墳地的錢，甚不以林先生的告訴爲是。一面志舍又在要求保護他的利益，究竟還是錢的能力大，所以官府把百姓們不遵向來的慣例，不納志舍的錢，便講是林先生煽動的，用那和謀反一樣重大的罪名，擾亂安寧秩序的罪，加到林先生身上，把林先生拿去坐監<sup>40</sup>。百姓們聽到這消息，可就真正撥擾起來了，尤其是大多數無錢的人，更較激昂。

「爲著大家的事，把林先生拿去坐監，這是什麼官府？」

「噲我們大家的俸祿，卻專保護志舍一家，噲錢官！」

「打！打到志舍家裏去！」

<sup>39</sup> cho3 - sit - lang5... 農人

<sup>40</sup> che7 - ka... 坐牢

「打！打到縣衙去！」

「打！打！打去！」

這喊聲由觀音亭口喊起，到縣衙口已經是聚了好幾百人，有的衝進縣衙把鼓亂撞起來，縣大老爺原有些手腕，問到撥擾的因由，也不膽怯，隨時陞堂。

「放出我們的林先生來！」

「還我們林先生來！」這些人看見大老爺坐堂，便一齊這樣喊起來，形勢真有點緊張。

「這公堂的地方不許大家喧嘩！」二爺把大老的話譯給大家聽，教大家肅靜些。

「有什麼事情，可推舉幾個人來商量，大家這樣喧嘩是辦不成事。」

對大老這樣的要求，大家一時失了主意，一時轉覺靜默，有幾個人便自以為首事，走上公堂去。

「事情可以和這幾位為首的人商量，大家請散回去！等待回覆就好了，大家在此反有礙公事。」二爺又替大老來教大家散開去。大家



雖不願意，但受不住衙役的催趕，便一齊退出縣衙，又再聚集到觀音亭口去。但是等了好久，總不見那幾個自以為首的人出來；使幾人去看什麼形勢，回來的報告講：「縣衙已經關起了大門，裏面不聽見有什麼人聲。這分明那幾個為首的人，也被關起來了。」百姓們得到這消息，更加激憤，有的人便走進觀音亭內，去講究和縣大老爺計較的方法。

隔日不單是城市的人，村莊的窮百姓也成群結隊集到觀音亭來，這條街直達到衙門口，盡被人塞滿了；個個人的面上，都現著興奮奮張的樣子，真親像<sup>①</sup>戰爭就要開始一款<sup>②</sup>。在這人群喧喧鬧鬧的中間，突然有：「罷市！不關門的先搶伊！」的喊聲喊起來，不一時由街頭傳到街尾去，「乒乒乓乓」，霎時間全街面的生理店<sup>③</sup>皆把門上了鎖。「打！打進衙門去！」喊聲一起，縣衙的大門便被撞開了。古早的百姓真是凶蠻，大概因為開化未久，尚有蠻性的遺留，不像現代的人，受到文明的惠澤，這樣馴良，動不動就直接行動起來。永過的官也怕惹動了百姓，因為永過的做官人就視做官和做生理一樣，總想由做官來賺錢致蔭子孫，多做幾年官就可多賺些錢，所以常怕頂戴被

① chin - chhin - chhiuN7

.. 真是

② chit8 - khoan2 .. 一樣

③ seng - i:2 - tiam3 .. 商店

摘去。像這樣民衆的騷動，已經不是幾個衙役可以鎮壓得住，要去求協台派出兵隊來，那問題就大了。地方有了反亂，是有關礙地方官的前程，這時候要保住做官的頂戴，只有對百姓讓步，別無他法了。

林先生和那幾位爲首的人，雖然被衆百姓的熱情所解救，恢復了自由的身軀，但是他所提起的告訴，一些也沒有結果。一面林先生看見志舍雇來不少民壯，時時在巡視山場，沒有納他的錢，絕對不許埋葬；甘心把錢供給流氓羅漢，不肯對貧窮的人同情一點，愈使他憤慨。一面又被大家熱烈的應援<sup>44</sup>所激動，遂下了決心，似有不惜犧牲，要捨身幹下去的覺悟。

上府城去，向道台告了一狀，因爲這也是志舍金錢的勢力範圍裏，到底也是無法度。

「受到大家這樣援助，我真感激。這去不知會成功不會？不過在我想：公道還未至由這世間滅亡。大衆的窮苦，蒼天是看到明明白白，一定會同情的，強橫的若真沒有果報，那樣世間也就可知了。總是天道是難得講，而且似乎可憑也似不可憑。原是盡我們的力量做去，若不成功也對得自己。所去路程遙遠，會得再和大家相見不會，

亦屬不可知，但是事情的結局怎樣，大家自會得到消息。大家這樣熱誠，我真受不起！」

「林先生！保重，公道還未滅亡啊！」

「林先生！太為難你了，一路小心！聽講他買囑了不少歹人？」

「林先生！不相干，歹人未至全無心肝！」

「林先生！保重！」

「林先生！林先生！……」

在這林先生的呼聲裏，開船的鑼聲「快快快」地響起來了。船家也燒起紙錢，帆也張滿，風也正緊，一經拔起鐵錨，乘著潮水，船就開向港口出去，鹿港到馬尾<sup>17</sup>原不須幾日水程。

林先生到了福州，因為人面生疏，地頭不熟，只得住到客店去。

古早沒有現代這樣新聞，所以一地方有了什麼特異事情，也不容易傳到別所<sup>18</sup>去。像林先生這樣人，若是現在，一定到處受人歡迎，無如他生的時代較早，所以到了福州也和平常時出外人一樣，只有客店的人招呼他，他也不因為這些事情憤慨，把他所要做的事放下去，關

<sup>15</sup> phaiN2 - lang5 : 壞人

<sup>16</sup> bo5 - sim - koan : 沒有

良心

<sup>17</sup> 福州外港

<sup>18</sup> sou2 - chai7 : 地方

於這事還是日日操心。

有一日林先生出去探聽總督衙的門路，歸來時經過茶樓門口，他亦曾聽見講茶樓是消遣的所在，不時有各樣的人在出入，所以也就走進去，喝茶之外還想聽點新聞。當他找到了坐位時，聽見人家正在談論他的事，大概是載他的船，同時也把他的事情傳了進來。因為談的人不認識他，便讓他們插些枝葉，講古似的談論下去。

「聽說他進省來了，不曉得實在不實在？」

「實在的，有人和他同船來的！」

「現在呢？」

「住在浦頭客店裏。」

「啊！有閒空就要去看他是一個什麼人物。」

「要去的時候，我們可以同道。」

「實在須來去看看他是什麼樣的人物。」

這樣逐個人對他仰慕，反使我們的林先生不安起來；而且獨自一個人默默地飲著茶，也覺無甚趣味，正想回客店去。

「先生！請我喝杯茶可以嗎？」忽然受著這一個不相識的，形狀

有似乞食的人的乞求，林先生一時惶惑，應答不出；那個人卻似很熟識，自去林先生對面坐下，便又問：

「先生似不是本地的人？」

「是，貴地方是初到的。」

「聽你的口音，是不是由廈門來的？」

「是由……」

「喂！」走堂的看見座上有了客到，便來沖茶，那個人遂又吩咐

說：

「有好的點心再拿兩份來！」吩咐后又轉向林先生：

「是由台灣？來多久啦？」

「剛來不久。」

「有什麼貴事？」

「沒有什麼別的事情。」

「沒有事情？」那個人似不相信，隨後又問：「先生是不是姓

林？」

「是！賤姓林。」

「哈！啊！我知道了，一定是爲著訟事來的。」

「……」林先生被他這話所嚇，一時竟不知要怎樣應<sup>⑤</sup>他。

「不要恐怕，而且也不須瞞我，先生所要做的事，我已經聽得清清楚楚了，我一點點亦不會去妨礙先生。」

「嘎！蹊！」林先生只是強笑著，依然不能回答。

「不要緊，別人是不会注意到的，來這裏喝茶的人，只會消耗光陰，說說笑笑，做不來什麼事。」

「但是……」林先生還是躊躇著。

「我先問你，呈子送進去未？請相信我，設使你被我騙去，亦不過這一杯茶和一碟點心。」

「還未送上去。」林先生似有了決心，相信這個形似乞食的，是可以講話的人，遂坦白地對他講：「正在思考，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好的文字。」

「先生所想寫的，請先講給我聽。」

「想先把大多數百姓的困苦講起，然後纔講那土豪霸占那樣廣闊的地土，更使一般的百姓難堪。」

「這意思還不錯，我有十六個字請先生寫進呈子裏去，我想當會使先生所寫的增強了力量。」那個人遂用指頭蘸著碗裏的茶在棹面寫著，「生人無路，死人無土，牧羊無埔，耕牛無草」。

林先生看見這十六字，心裏大著了一驚<sup>51</sup>，這正是他所想要講，而想不出要怎樣去表現的文字，遂緊緊地握住那個人的手：

「先生！真真費你的關心了，先生貴姓呢？」

「哈哈！有沒有效力，還不可知呢，問要做什麼？」

「先生的指教，使我真有得益，而且也堅強我的自信。」

「先生也不是爲著謝禮纔出來的，我算不白費先生的茶點就可以了。」

「總是求先生賜個名姓！」

「哈哈！」那個人不再講什麼，笑著走出去，林先生要挽留他亦來不及了。雖問到走堂的，亦不知道他是什麼樣人；而且講是不常見他來的，這使林先生驚疑了好久。

過了有些時候，我們的地方就得到林先生在省城打贏了官司的消息；志舍的山場自然是捨做公塚，牧羊放牛也不須再到大肚溪邊去，

<sup>51</sup>toa7-tioh8-liau2-  
chit8-kian·嚇~一大  
跳

窮苦的人也就可以去拾些柴草。但是，林先生的消息卻是一向杳然，所以大家就疑是有什麼意外的事，有人就以爲他是被他的對頭<sup>㉞</sup>買人陷害了。究竟如何？總無人知道，此后百姓的困苦，算已解除了，死的人也得到長眠之地。但時日過久了，林先生的事也自然由大家的記憶中消失去。這故事的大概，聽講刻在一座石碑上，這石碑是立在東門外邊。現在城已經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麼所在，惹起問題的山場，還留有一部份做公塚。可是時代不同，事情也有些相反；現在窮苦的人可以自由去做和他身份相應的風水。有錢人，稅就不能免了，又不僅是五錢銀的，墓地稅一坪地須納十圓的使用料。這是當然不過的事，因爲他們有錢。像這樣時代也在替以前受挑難過的窮苦人出一點點氣。但這也是人民自主團結纔得爭取來的。

——作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原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一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單行本《善訟的人的故事》，葉陶發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 一個同志的批信<sup>①</sup>

友

郵便<sup>②</sup>！在配達夫<sup>③</sup>的喊聲裏，「卜」的一聲，一張批<sup>④</sup>擲在机<sup>⑤</sup>上，走去提起來。

施灰殿<sup>⑥</sup>

無錯，是我的。啥人寄來？翻過底面。

大橋市福壽町

許 修

嘻！是啥事？他不是被關在監牢？怎寄信出來給我？是要創啥貨呢？扯開封緘。

.....

① phoe - sin3...信

② 日語，郵件。

③ 日語，郵差。

④ phoe...信

⑤ 日語，桌。

⑥ (李南衡註) 日語，殿，

男人或貴族的敬稱。

⑦ chhong3 - sian2 - hoe3

：做什麼

啊！啊！晦氣！伊安怎<sup>⑧</sup>想到我來？「身體病到太壞，需要一點營養補給劑，身邊無半個錢。」無錢？你無錢，我敢春<sup>⑨</sup>有百外<sup>⑩</sup>萬？有錢？我自己燴曉使？供給你？我有這義務？怎樣身體不顧乎好好？

同志？我不是被恁<sup>⑪</sup>笑過的落伍者，向後轉？現在怎樣？恁走錯了路呢？還是我無認錯「戩花」？恁忠實，恁信堅，安呢<sup>⑫</sup>，就該會堪得病，那用喰藥？更至於滋養？

恁這一班東西，實在使我禁不得要罵，怎樣偏要講我生理<sup>⑬</sup>做去<sup>⑭</sup>好，賺錢多。賺錢多？敢<sup>⑮</sup>應該要提去厚<sup>⑯</sup>恁開駛<sup>⑰</sup>，怎欠用就來向我提。是欠恁的嗎？這東西。

雖然是在頭殼裏獨語著，這樣發洩一下，心肝頭<sup>⑱</sup>的悶氣也輕鬆了許多。

提起批，重再看一遍。啊！伊的身軀原本軟弱，這款病的確無騙我。不管伊啊，我那有這氣力？不過！不過若會一下病就死去，那都無講起<sup>⑲</sup>了，萬一病無死，後日出來，怎有面目好相見？但是我雖講日日見財，卻不是收入來就是利益，要寄此給伊，也著<sup>⑳</sup>多日的粒積

⑧ an2 — choaN2... 怎麼會

⑨ kam2 chun... 豈剩

⑩ goa7... 餘、多。

⑪ lin2... 你們

⑫ an2 — ne... 這樣

⑬ seng — i2... 生意

⑭ cho3 — kh3... 做得

⑮ kam2... 豈

⑯ hou7... 給

⑰ khai — sai2... 花用

⑱ sim — koaN — thaũ... ？

裏頭

⑲ to bo5 kong2 — kh2

... 就不用提

⑳ tioh8... 得、要。

一、二、三……這幾日間，這些數目，是當好寄去厚伊了，數數後，卻再放進衣袋裏去，有些捨不得。寄去，到郵便局<sup>22</sup>路有點仔遠，今日腳也懶行。終究是要寄出去的，在袋裏多放些時，也算還是自己的錢。

今晚暗頓<sup>23</sup>噉了太無滋味。噉飯的時候，父親像是蘊積了太久的悶氣，今晚衝開了安全瓣，帶點自傷，也含些怒氣，向我警戒著：「我老了，恁的事我本可以不管，由恁要去怎樣，但是也要想想看，自己幾歲了，再有幾年的歲月可拍拼<sup>24</sup>，替人賠的錢尙賠未清，又再給人家認了幾筆錢。兒子也大了，錢攏膾曉得好寶惜。」我不敢應，默默地任他老人家去念，量約<sup>25</sup>噉一碗，就準飽去，緊緊<sup>26</sup>離開食棹。

噉飽就困<sup>27</sup>，這是最幸福的事，無奈我尙未修養到像豬一款的性情。晚上七、八點鐘，除去有病以外，勿論怎樣都睏膾去。聽老人家的念茹，聽小孩子的吵鬧，更是無意思。日間因為有工作，還不感到

21 liap8 — chek : 積蓄

22 日語，郵局。

23 am3 — tng3 : 晚餐

24 phah — pian3 : 努力工作

25 liong7 — iok : 隨便

26 kin2 — kin2 : 趕緊

27 kin3 : 睡覺

怎樣，暝時<sup>28</sup>這厝<sup>29</sup>內就使我安坐不來，還是外面好，來去，來去圍棋盤邊。

花廳空空，一個人也不在，黑白的棋子尙散在棋盤上，可以想像這經過一場惡戰之後。他們一班啥所在去。醉鄉？樂園？去，我也去，一個人不怕寂寞，有妓女的伴飲，有女給<sup>30</sup>的招待，去，我也去。

紅的綠的電波蕩漾著，緊的繁的樂聲哮吼的，酒的氳香，女人的貼粉的芳氛散漫著，在這境地孔子公也陶然過。不銷魂便是憨大獸。

雨紛紛，路滑滑，——

台灣流行歌，這片可以算是好的。聽了還不至拐斷耳孔毛。

我不會唱，半題也不會。現在學膾來。

永過<sup>31</sup>！永過，現在不流行了。

唱乎<sup>32</sup>你聽？二十多年前的不合時。

你還未出世？是咯，我敢<sup>33</sup>也老了嗎？哈哈！「嘴鬚鬚鬚無合

台」囉。

是不是呢？

<sup>28</sup> me5 - si5 : 夜晚

<sup>29</sup> chu3 : 屋

<sup>30</sup> (李南衡註) 日語，餐廳、咖啡館的女服務生

<sup>31</sup> eng2 - koe3 : 從前

<sup>32</sup> 給

<sup>33</sup> kam2 : 難道

不是安呢講？不是？怎樣講？

哈哈！無分？不嫌這幾撥鬚，會刺痒你紅嘴唇。

我們是尋快樂的，使我們能感到快樂，就是你們的職務，所以任使我怎樣都可以？實在？

哈哈！這款我也就不能吝嗇著「止卜」<sup>34</sup>了。

一個人，一研<sup>35</sup>月桂冠<sup>36</sup>，也有些醺醺然了，走出樂園，行起路來，腳覺得特別輕且快。哈哈！「不可跋倒<sup>37</sup>滿身塗」。歸到家來，摸摸衣袋，錢是沒有了，有的是一張計算書。抽開抽屜，想把計算書放進去。「大橋市福壽町 許修」那張信又映到目矚<sup>38</sup>內。

啊！對不住，同志！煩你再等幾日。

過了幾日，又想起那個同志的批信，算一算這幾日的收入，尚可供應暫時的欠用。但是過午了，送金<sup>39</sup>怕不辦理，等待明日，大概不要緊。若會死已經聞也爛了，新聞尚無看見發表。

請坐！大人！

今日公事較閒？

哈！寄附<sup>40</sup>？要我寄附？

<sup>34</sup> (李南衡註) 小費，英語 Tip 的日語發音。

<sup>35</sup> kan：瓶

<sup>36</sup> 日本清酒牌名

<sup>37</sup> poah8 - to2：跌倒

<sup>38</sup> bak8 - chiu：眼睛

<sup>39</sup> 郵局辦理匯款

<sup>40</sup> 日語，樂捐

敢不是講按①十外萬要開②？也著③再募寄附。

哦，是別項的沒講，自動車④？

還有別項的使用，不限定什麼？

沒有理解的，就不要伊寄附？

哈！哈！我也是不能理解的一個。

豈敢，是汝大人過頭⑤「荷老」⑥。

嘎！這款的不能還價，按派多少，就要多少。

安呢，就不是寄附了，可以用告知書來徵收。

按照我們的身份？

汝大人對我的估價，估了過高啊！

還價的也不要伊寄附？

這樣我的份可以勿算在內啦。

豈敢豈敢，我永遠是憨頭。

這是全市民的負擔？也是限於保甲民的義務？

沒有這種區別？這款就真公平啦？

這款的實在不應當，但是我可沒有公然反對的力量，也沒有講：

① an3... 預定

② khai... 花費

③ t'ioh8... 得，要。

④ 汽車

⑤ koe3 - thau5... 過分

⑥ o - lo2... 詩獎

「我不寄附」的勇氣，就只有對汝大人還還價，求減出多少。

還價的也不要伊寄附？這就無法度啦？

是汝大人不要我寄附，不是我寄附。哈哈！

大人要不客氣？我就特別著細膩<sup>47</sup>。

這次的寄附，就算做過愈金，一年也罰贖了<sup>48</sup>。

哈哈！保正伯要做公道人，那就真好啦。

勿得半減，再勉強四分之一？不曉得大人肯嗎？

哈哈！保正伯的仲裁，大人不再異議？

要現交，是怎樣？

別的都去了啦，錢也都交清，只有我這所在最後來？

因爲我是有識階級？凡事不若一般憨百姓，要費時間，打算一講

就可以承諾，所以……

這項臨時支出，我無預算。

不是故謙<sup>49</sup>，實在無<sup>50</sup>便。

不能再緩？啊！

我躊躕了一下，就把預備要寄去給那同志的款項移用了。這是做

<sup>47</sup> se3—j17.. (李南衡註)

小心、客氣。

<sup>48</sup> hoat8 be7—liau2.. 罰不

完

<sup>49</sup> kou3—khiam.. (李南衡

註) 謙虛

<sup>50</sup> bo5.. 不



國民應當盡的義務。那個同志呢？非意識地又提起那張信來，抽出信箋，

……這張信的郵費，是罄盡了我最後的所有，我不愿就這樣死去，你若憐惜我，同情我，不甘我這樣草草死掉，希求你寄些錢給我，來向死神贖取我這不可知的生命，我也曉得你困難，但是除你以外，我要向什麼人去哀求？……

啊！同志！這是你的運命啊！

附註：

這篇有些處應該是對話，因為沒有對方的承諾，不敢妄為發表，遂成獨白，恐閱疑誤，故特聲明。

十二月十三夜  
灰

——原載於《台灣新文學》創刊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編按】作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 一個同志的批信

灰

郵便！在配達夫的喊聲裡，「卜」的一聲，一張批摺在机上，走去提起來。

施 灰 殿

紙錯，是我的。嗆人寄來？翻過底面。

大橋市福壽町 許 修

嚶！是啥事？他不是被關在監牢？怎寄信出來給我？是要創啥貨呢？扯開封條。

啊！啊！呀氣！伊安怎想到我來？「身體病得太壞，需要一點營養補給劑，身邊無半個錢。」無錢？你無錢，我敢春有百外萬，有錢？我自己做曉使？供給你？我有這義務？怎樣身體不願乎好々々？

同志？我不是被您笑過的落伍者，向後轉？現在怎樣？您走錯了路呢？這是我無認錯「感花」？您忠實，您信堅，安呢，就該會掛得病，那用喰藥？更至於滋養？

恁這一班東西，實在使我禁不得要罵，怎樣偏要講我生理

做去好，賺錢多。賺錢多？敢應該要提去恁開駛，恁欠用就來向我提。是欠恁的嗎？這東西。

雖然是在頭殼裡獨語者，這樣發洩一下，心肝頭的悶氣也輕鬆了許多。

提起批，重再看一遍。啊！伊的身軀原本軟弱，這軟病的確無騙我。不管伊啊，我那有這氣力？不過！不過若會一下病就死去，那都無講起了，萬一病無死，後日出來，恁有面目好相見？但是我雖講日日見財，却不是收入來就是利益，要寄些給伊，也者多日的粒積。

一 二 三……這幾日間，這些數目，是恁再好寄去厚伊了，數々後，却再放進衣袋裡去，有些捨不得。寄去，到郵便局路有點仔遠，今日脚也懶行。終究是要寄出去的，在袋裡多放些時，也靠還是自己的錢。

x x x

今晚嚼頰噙了太無滋味。喰飯的時候，父親像是藉藉了太久的悶氣，今晚衝開了安全瓣，帶點自傷，也含些怒氣，向我警戒着：「我老了，恁的事我本可以不管，由恁要去怎樣但是也要想々看，自己幾歲了，再有幾年的歲月可扣拼，替人賠的錢尙賠未清，又再給人家認了幾筆錢。兒子也大了，錢懶懶曉得好賣惜。我不敢應，默々地任他老人家去念，甚鈞喰一碗，就準他去，緊々離開食桌。

唯飽就瞞，這是最幸福的事，無奈我尚未修養到像豬一款



## 阿四

在一個車裏，阿四很快意地倚在車窗眺望。

阿四是一個熱情的青年，他抱有遠大的心志，無窮的希望，很奮勵地向著那可以實現他的志望的道上，用著他所有生的能力前進著。

他初由醫學畢業，由學校的介紹，現在是要到一個地方醫院去就職，這是由理想的世界中轉向實際社會的第一步，和複雜的人類接觸的起始，也是他要實現他志望的實際工作的第一程。

他還保有兒童時代的天真，並且改未掉❶學生生活的浪漫。他打開車窗，向車外瞭望，他看見田疇中青青的禾稻，竹圍裏翻翻的芭蕉，蒼翠的山光，漣漪的水色，什麼都覺得生意飽滿、生機活潑，也便感到他自己的生活在也很豐富，前途很受祝福，不覺滿意地獨自浮出

❶ kai2 be7 tiau7：改不掉

微笑來。

他傍邊坐著一個日本人，不曉得是看著他自喜的態度可笑，也是看出他尚有兒童的純真可愛，竟和他攀談起來。

伊問他學校裏可有日本人。他說先生<sup>③</sup>是內地人<sup>④</sup>，學生多是本島人。伊似曉他的意思是在說一切同是日本人，所以伊就說伊所說日本人就是指內地人，可是台灣人也可以說是日本人，還是說日本臣民較切當。似在暗笑他不曉得有所謂種族的分別。

這句尖利的話，在阿四無機的心上，劃下第一道傷痕的刃傷。他覺得人們的實在，竟不似他意想中那樣，究竟那樣竟也說不出來，已經被那句話破滅去了。

阿四暫時也覺有一種無謂的悵惘。但是他還憧憬於前途的光明，一時悵惘，不能便使光明變成黑暗。

阿四到醫院受命那天，他覺得他在學校中所描劃的理想事業，將有破滅的危險，他便把神經特別地緊張著，想和這惡環境鬥爭一下看。

他的俸給<sup>⑤</sup>使他吃驚地小，不及同時拜命的日本人一半，又且事

② iah8 - si7：或是

③ 老師

④ 日治時期，日本本土稱內地，台灣稱本島。

⑤ 薪水

務長向他說，宿舍因內地人醫員增員，你們沒處可住了，你自己去租，宿舍料⑥規定本十五元⑦，因為是台灣人，六割⑧，九元；獨身又再七割，六元三角，可在這範圍內，自己去尋一間。因為是台灣人就可住較便宜的家屋，這有什麼理由？他拜命初初，也不敢質問，只有忍受著。

翌日院長又向同時任命的台灣人說，你們一兩年後是要去開業的，到醫院來說給醫院服務，毋寧說醫院供你們實習較實在，我也認定你們是來實習，所以各科都任你們自由去見學⑨，醫院給你們特別的便宜，希望你們對醫院不可有無理的要望。

阿四的自尊心，給這番訓話破壞到無餘了，醫院簡直不承認我們是一個完全的醫生。唉！這樣的侮辱，阿四想，就要厭憎嗎？不能向他抗議一聲嗎？結果不能，別人皆表示著十分的滿足。

阿四傷心了，還希望執到實務以後，能有改善的機會。一月等過一月，將過了一年，他所執的事務，依然是筆生⑩和通譯⑪的範圍，他不能忍受了，翌年捉到了機會，便向院長提出希望，對主任陳述要求。結果非僅不能見容，併且生出意見的衝突，傷了互相間的情誼。

⑥ (李南衡註) 日語，料，費用、津貼。

⑦ 同「圓」

⑧ (李南衡註) 日語，六折。

⑨ (李南衡註) 日語，見習。

⑩ (李南衡註) 抄寫員

⑪ (李南衡註) 翻譯

他所受的待遇，就更加冷酷了。兩年後，他便決心把研究慾拋掉，把希望縮少，也曉得他所理想的事業，是不易實現了，就把醫院的職務辭去。

他回到家裏，周圍的人都勸他開業，說做醫生一年間至小也有幾千円賺，他本想要家裏，再供給他幾年學費，看這樣子一定是不能了，便也順從家人的勸說，在自己的鄉里開起業來，他自己替自己服務，一定比給人服務自由得多。誰想開業以後，不自由反覺更多，什麼醫師法、藥品取締規則、傳染病法規、阿片取締規則、度量衡規則，處處都有法律的干涉，時時要和警吏周旋。他覺得他的身邊不時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視他，有法律的繩索要捕獲他。他不平極了，什麼人們的自由？竟被這無有意義的文字所剝奪呢？但是他空曉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脫的方法來。

時代進行著，不斷地向著善的美的途上，時世的潮流，用牠崩山捲海的勢力，掀動了世界，人類解放的思想，隨著空氣流動，潛入人的腦中。

台灣雖被隔絕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卻不能被海洋所隔

斷，大部份的青年，也被時潮所激動，由沉昏的夢裏覺醒起來。

又有海外的留學生，台灣解放運動的先覺，輸進來世界的思潮，恰應付著社會的需求，迄今平靜沈悶的台灣海上，便翻動著第一次風波。

阿四的朋友，也不少留學生，尤其不是那掛名算額<sup>12</sup>留學生，多是熱情的、有思想的、進取的、抱有犧牲精神的少年，有的專意來拜訪他，並下遊說，說台灣議會請願的經過，期成同盟會設立的主旨，阿四到此纔恍然於他前此所不平的原因就在此。因為全民衆所須遵守的法律，任一部分人去製定，纔生出這種缺憾來，他以前不曉得這也是補救的方法。他的朋友又說，這是屬於政治一方面的運動，單事政治運動，不能算是完善的方法，因為多數的民衆若不會共鳴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方面須從事民衆的啓蒙運動，台灣民衆所受的政治上的壓迫痛苦也已夠了，所受官權的欺凌將到不能再忍了，吾們向大眾宣傳他們所受痛苦的原因，向他們表示同情，教他們須求自救，他們一定波湧似的傾向到吾們這邊來。所以文化協會能當此時機設立，適應著社會的需要。阿四本是文協會員，他記起發起者蔣氏<sup>13</sup>推薦他當

<sup>12</sup> 充數

<sup>13</sup> 指蔣渭水



理事的時，他曾寫這樣一張信：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纔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創事業，是爲吾台三百餘萬蒼生利益打算，僕亦台人一份子，豈敢自外，但在此時尚非可死之日，願乞把理事取消。……

辭去理事，當時未免有過卑怯，今日聽到朋友的啓示，他的歡喜有似科侖布的發美洲，也似溺在深淵，將失去自浮力的時候，忽遇到救命艇。因爲以前他所抱的不平，所經驗的痛苦，所鬱積的憤恨，一旦曉得其所以然，心胸頓覺寬闊了許多。

阿四此後便成爲一個熱心的社會運動者，文化講演會，也常看見他在講壇上比手劃腳，也曾得到民衆熱烈拍手的歡迎。阿四這時候纔覺得他前所意圖的事業盡屬虛幻，只有爲大衆服務，纔是正當的事業、光榮的事業。

當一個暑假，東京的留學生組織一團講演隊，想爲台灣民衆的文化向上盡一點微力，但是支配階級一方面，被久來的傳統思想所支

配，以爲民衆是冥蒙無知，較易統治，若使他們曉得有所謂民權，有所謂正當的要求，曉得官民原屬平等，便於他們的統治上有所不便，因爲支配階級們揚威慣了，蹂躪百姓們慣了，所以對於這一團講演隊便多方阻礙，務使他們不能向民衆開口，可是支配階級當這時候尙些顧慮著法的尊嚴，不敢無理由地把講演團解散，只能恐嚇一般無知的百姓，或示意那些御用紳士，凡有可以講演的場所，一切不可借給講演隊，所以講演隊歸到台北，就到處碰壁。後來探聽著這消息，便向支配者提出抗議，支配者乃毫無勇氣，竟否認他非法的干涉，所以講演隊只滯留在台北，暫時想不出方法來。

這時候阿四地方的青年會方纔改組過，以大穗氏爲中心在活動，阿四也是委員，他們聞知講演隊在北受到阻礙，便不顧支配者的威嚇，決然把青年會所常利用的場所，提供講演隊，併爲計劃一切便宜，使講演隊得向大眾們發出第一聲的呼喊，這幾聲音波動傳到空間去，激動著平靜的空氣，台灣中頓時颳起風颳。

事後，當地的支配者們以爲這幾個應援<sup>①</sup>講演隊的人，有冒瀆著他的威嚴，但在法的範圍裏又不能平白地加以罪名，得任他處置，便

① (李南衡註) 日語，支援。

欲教本地的紳士，講演場所的管理人們，提出家屋無斷使用的告訴<sup>15</sup>，幸喜這幾位紳士尙知顧全大體，不應支配者的所求。他們沒有法子，只能行使窮餘的下策，把阿四外三人<sup>16</sup>的開業醫，用什麼阿片取締細則告發，因為藥品中有阿片末的緣故，還幸此時司法猶尙公正，也曉得地方官吏是要阿四們曉得他是有權力可以自由行使，是干犯不得的，目的就達了，故正式裁判的結果具得無罪。

阿四併不因此有所畏縮，還是熱心於啓蒙運動，他到處講演，覺得許多同志中，原是舊時同學，他忽覺有一道光閃耀眼前，他憶起他校長的話了：「將來的台灣會成爲醫學學校卒業<sup>17</sup>生的台灣。」這不是指此而言嗎？學校長的預言，添上了阿四不少的勇氣。

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太陽猶在地平線之下，大地尙在黑暗之中，阿四醫館的門前忽來一隊警官，把前后門守住，始敲門進去，沒有提示檢察的搜索令狀，也不管阿四承諾不承諾，便把家宅搜索起來，搜到近午，搜出二張賀年信片，三張議會請願的趣意書<sup>18</sup>，認爲重要書類<sup>19</sup>，和阿四一起，被帶到郡衙去。阿四的家族，不知是犯著什麼罪過，一時慌張起來，同時屋裏也堆滿了慰問的人，暫時

<sup>15</sup> 擅自使用家屋的告訴

<sup>16</sup> a - su3 goa7 san1 - Jang5  
：阿四及其他三人，即連阿四共四人。

<sup>17</sup> 畢業

<sup>18</sup> 發起旨趣書

<sup>19</sup> 文件

之后，由人們的傳說，纔曉得同時被搜查的有四處，同時熱心於社會運動的人，始少寬心，已明白不是爲自己個人的事，一到下午，併知不是限於一地方，是互乎台灣全土，一時被檢舉，共有三十餘人。

議會請願繼續到第三回后，因宣傳的效果，參加署名之人，更超出千名以上。支配者們就起了恐慌了，怕讚成者愈多，會影響到他們的支配慾。便想藉他們的權力，來遏阻牠的進展，遂將參加者之中，直接在他們支配下的人，一切罷免，藉以示威。誰知其結果正相反對，在一般人的心中，已知支配者已在內怯，對於議會請願更加注意，讚成者愈加增多。所以就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騷動，這次因爲範圍廣闊，實替議會請願作有力的宣，且人民們的心理，皆以爲支配者所忌的事情，一定於人民有利益。便也認定議會的設置，是台灣解放上唯一的方法，自然而然對於這次被檢舉的人，也就生出無限的崇拜。

事後阿四被認爲罪狀較輕，和其外十數人，只受到三週間的拘留，即被放免，其餘的人拘留六個月后，纔付於公判。這次的裁判，司法當局受到權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嚴了。三審的結果，各

判爲有罪。

阿四受到這次壓迫，對於支配者便非常憎惡。把關聯於他們的事務，一律辭掉，決意不和他們協作。也覺得此後的壓迫一定加倍橫虐，前途阻礙更多。但他併不因此灰心退縮，還是向著唯一光明之路前進。

一日應N地同志的邀請，到那邊去講演，當時恰值竹林事件發生的起頭，幾萬人的關係者，生路將被斷絕，正在走頭無路，叫天不應，憂傷、恐懼、怨憤，交併一心，苦於無法自救，但是，他們尙有一線的希望，維繫於文化會。他們曉得文化會是要替大眾謀幸福，所以抱著絕大的期待，想望能爲他們盡一點力，使生活不受威脅，得有一點保障。這回聽說有文化講演，他們雖住在較內山<sup>20</sup>的人，也不怕幾十里路的跋涉，齊來聽講，希望得些慰安，併且於生的長途上，能付給他們些微光明的前導。他們到了N市，一起擁到講演者的面前去，想瞻仰講演者——他們想像中的救世主的丰彩。在這一行的面前，他們一人一嘴，訴不盡他們所受的痛苦，在他們意識裏以爲一定能替他們分憂，各個人怕得不到訴苦的機會似的，爭先開嘴陳訴。

阿四看這種狀況，心裏真不能自安，他想大眾這樣崇仰著、信賴著、期待著，要是不能使他們實際上得點幸福，只使曉得痛苦的由來，增長不平的憤恨，而又不給與他們解決的方法，準會使他們失望，結果只有加添他們的悲哀，這不是轉<sup>①</sup>成罪過？所以他這晚立在講台上，靜肅的會場，只看見萬頭仰向，個個的眼裏皆射出熱烈希望的視線，集注在他的臉上，使他心裏燃起火一樣的同情，想盡他舌的能力，講些他們所要聽的話，使各個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著未來的希望，抱著歡喜的心情，給他們做歸遺家人的贈品。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寫在《台灣民報》原稿用紙上。

① 反而



## 未來的希望

文

阮大舍是三十八歲的壯年人，不知是因為著那一層原因，看起來卻像五、六十歲人，真有表現出點老態。大舍現在雖講是姓阮，但是有的人竟說他是黃氏的子孫，因為他生下地來的日晨不好，八字真歹，剋父母、礙兄弟，所以被他家裏的人抱去棄在山腳，要給野狗去喫一頓飽，還幸他有點福氣，被這正在缺乏子嗣的阮大老爺所拾得，繼承這一宗的大財產。但是又有一說，講他原是韓家的兒子，和他的娘被阮大老爺搶來的，後來阮大老爺養大他，也就認伊做父親。劫奪婦人子女這樣事，在前些時代，不過四十餘年前，是被認為強者正當的權利，雖光天化日之下，也公然打家劫舍，無人敢說這樣一聲橫逆，故事實，在現在的人只有當作故①聽聽而已，無一個相信這既往

① K012 . . 故事



的事實。

阮大舍名義上擁有很大的財產，但不知是否宗支中曉得他不是阮姓的真血脈，當然要歸他承繼的田厝厝宅苑囿山林，多在說不清的理由之下，給人保管著，收不到實益，大舍只能支取足以維持生活的費用，沒有支配他財產收益的權限。這大概也可以算做大舍早老的一個原因。

大舍生性過於懦弱，這是先天的他的父母遺傳給他呢？或是環境的壓迫使他這樣？這點有些說不明白，只好留待生理或心理學者去鑑定判斷，若是有著要知道他的究竟的必要時。大舍因為懦弱，對於人們的要求恫懾，自然沒有說聲「不」，或反對的勇氣，雖明知是不應該，也須裝著歡喜的樣子承諾去，所以他名義下的財產，現在多變為別人的主權。這點也可算為他早老的一個原因。

大舍曾否受過教育，也不明白。大舍有無有事務的才能，也是不明白。因為他的家政世務，一切歸他的使用人<sup>②</sup>辦理，大舍也沒有命令他們的威嚴，而使用人們也各自自主地在辦他的事務，這點算不算是大舍早老的原因？是不能明言。

---

② su2—iong7—jin5...手  
下、佣人。

大舍有很多的田畑山野，產生出不少可吃可用的物品。這些物品皆為人類所必需，是應該給人們去享用，住在較遠隔的人，大舍總要賠出運費，運去供應他們需用，所以他名義上的財產，也漸把名義失去。這點一定不會成為大舍早老的原因，因為這是大舍自願的。

大舍這一支，人丁很不興旺，自前幾代就是單丁過代，所以在他老太爺的時代，當大舍纔成丁的那一年，就給大舍建置了家室，希望能早些生孫，可繁衍他的宗族，這樣事情是有年歲的人，纔會關心的。大舍有了妻子，只是耽於夫婦的歡愛，對於生子一事，絕不在意，遂使他老太爺抱著失望的悲哀離去這世間。但是近年以來，我們的阮大舍常有寂寞的嘆息了。戀戀於夫婦恩愛的青年時期，已經是屬於過去的事蹟。進出於生的道途，幹些人的事業，雖然正是時候，無奈他已早老，壯志已消失盡了，而且耗去了體力，對於人生，大舍自己也覺得已無希望。雖然他原是懦弱的人，雖知道生存下去的是無用的生命，卻沒有斷然捨棄這生的意念，但一面又耐不得這生的寂寞，在這時候自然會希望著未來，期待著後的一代。所以到這時期大舍纔感到無有兒子的缺憾<sup>③</sup>。有一個會呱呱地啼哭、哈哈地嘻笑的孩子，

③ 誤字，應為「憾」。

寂寞的人生，定會得到很大安慰。大舍有了這樣期望，同時便怪訝到自己的妻怎不會生。怪訝的結果，便想請教醫生去，這一希望竟鼓舞起他未曾發現過的勇氣，即時去求得替他管理家政的人諒解，就去問醫生。

問過醫生之後，大舍很覺悲觀，據醫生的所述，是大舍這樣體力，現在已經消去生育的機能，不過，生育的事是夫婦的共同責任，須併他夫人診視之後，方得確實診斷。使大舍不至絕望者，是他的夫人還不定有一半責任。所以他抱著最后希望，便夫婦同伴去問另外的醫生，因為第一個醫生，把全責任歸他擔負，已使他厭惡不信。

第二個醫生診視的結果，據說是大舍青年時代，夫婦的愛情過於濃厚，纔使他的夫人患著子宮後屈症，遂至不妊。這一個證明，使大舍感到像跌下深淵，喝夠了水，將要失神的時候，忽被救起一樣的快慰。架在他雙肩上的全責任，由第二個醫生把他卸下來，所以大舍便非常信任那個醫生。因為還留著會生育的一點希望，故關於大舍奶子宮整復手術，因為信任之故，就一切委任這第二個醫生。

從未有失敗過的這後屈子宮的手術，不知何故，在阮大舍奶竟取

著不幸的歸結。這一突變，在阮大舍只是感到含有欣喜味的悲哀，因為在失望之下，反得到很大的希望。妻子如衣服，再換一個，較會生育也不一定。但是在他族中，轉<sup>④</sup>掀起了大大的波紋，有野心的，甚望大舍沒有兒子，可以把自己的所生去繼承禋祀，便可接受那麼很大的財產。管理大舍的財產的人，又恐過繼來的人有點能幹，會損害著他們的利益，很希望大舍生個像他自己的繼承人，好一代一代讓他們自由處分。兩方的暗鬥，終歸執著實際權限的人勝利。大舍便續娶了一房正妻，和幾房側室，正妻又賠嫁來一個俏俊的有宜男相的婢女。不思議的就是幾年後，還不聽到阮大舍生兒的喜信。大舍又自信他生殖能力還很強，這責任便又歸到他的妻妾去承擔，女人家的疑難事，只有求神托佛了，無奈神佛無靈，單會消耗一般善男子善女人的財帛，享受他們的禮酒，一些些也無有感應。問西醫去呢？曉得有失敗的既往，還是各人的生命要緊，再無人敢去嘗試。但是生兒的希望，很支配著她們的心理。在廣告上寫著其效如神，二百年來秘傳的真方種子丹，便為她們所注意。本來賣藥的效驗，也只驗在廣告上如已，只有不感到危害，會使她們安心，而且對於別種秘藥，也就敢於嘗

④ 反而

試。大舍的妻妾，在不自覺之中，遂成爲一般走方醫的試驗動物。既被掛上試驗的號牌，當然免不了犧牲。大舍的繼室，就在試藥之下失去了生命。大舍悲觀極了，他所抱唯一的希望，覺得前途很是黑暗，這時候他纔體會出人生別一種的悲哀，他覺到這一支阮氏的血脈，將由他而斬，俄羅斯的滅亡，德意志的覆沒，我想還沒有大舍這時候心裏所藏的慘痛。大舍完全頹唐了，這一打擊的確又使大舍早老了幾年。

在大舍悲慟失望之中，賠嫁來的那個婢女，被人認出腹部已較膨大了，這想不到的發現，真像積滿白雪的荒郊，萬物都失去生意，在枝幹杈枒的寒林裏，帶雪的枯枝上，開著三兩朵梅花，在報道已有絲絲春意一樣，在大舍死一樣的心裏，注入希望的生的活力素。大舍隨時請來他信任的醫生，就知道是妊娠四個月。哈哈！大舍歡喜到流下淚來，發出不曾聽見過，向來所未有的笑聲。分娩時日，由醫生的計算，推定在明年四月中，大舍今年三十七了，到三十八歲纔要做第一次的爸爸，這樣歡喜，我想是無人會替他想像出來，大舍是抱著這無人想得到的歡喜的心，在等待兒子誕世。

避去一切刺戟的食物，預防著氣候的突變，保持著適當的運動，遮斷驚恐哀傷的襲來，給與滋養強壯的飲食，珍重細心，費盡所有看護的手續。托天保庇<sup>6</sup>，已到了分娩時期，腹自幾日前就開始有微微的痛，產婆來過幾次，聽說胎兒沒有異狀，母體也屬健全，沒有危險。但是自昨晚腹痛已漸劇烈，已經到了分娩開始的時候，產婆守候了一夜，經過她預測的分娩時刻，胎兒不見有些少進出，這使產婆也失去自信，便由她的推薦，請一個積有產科經驗的醫生，聽說是產婆的姨丈，來相幫處置，經這醫生診視的結果，是認為產婦骨盤有點狹小，而且子宮的收縮力也不充分，分娩時間遂致延長。「注射後二點鐘，便要使胎兒出世。」醫生下了有確信的斷定。注射后子宮的收縮確實增強了許多，因為產婦漸有忍不住疼痛的呻吟。一點、二點、三點鐘過後，胎兒還不出世。這使大舍生起恐慌來，第一便去請來，只有享受答謝的鷄酒麻油飯，而不負責任的註生娘，香烟繚繞地供奉在大廳，要求著保庇；其次便議論紛紛了，有人提議再請醫生，有人提議須動起法事。先來的醫生，似因為他的診斷不確，有些不好意思，便又推薦一個是他舅子的醫生，對這推薦，大舍似有躊躇，同時族人

---

<sup>6</sup> po2—p13：保護、庇祐。

也有了閒話：「這樣事情豈是可以包行的嗎？放棄聞名的產科專門醫生不請，牽來他的姻親誼戚，幹嗎？」被產婦的呻吟聲嚇昏了的大舍，聽到族人的話，頓覺清醒了許多，即時請到專科的醫生來。

「產婦的骨盤正常，產道也已充分開大，子宮的收縮少強，胎兒的頭腦有著水腫，這是分娩遲緩的原因，須適用鉗子手術。」專科醫生診視后，就發表他的意見。「胎兒得安全嗎？母體可無有危險？」這大舍的關心，被醫生的「不相干」，我這隻手已救活無量數的小孩子。」的自家廣告所克服，手術便準備著要開始。

狂嚎慘哭，繼續有一點鐘之后，胎兒已被鐵的鉗子抱了出來，但是否為英物，竟無由辯別，因為胎兒已經窒息，聽不到啼聲。這是難產的時，胎兒所必有現象。由醫生施以發啼術，胎兒便漸漸恢復了生機，呱呱地呼吸起來。雖然是個男孩，無如啼聲比貓叫還要細小，這最初的生的努力，就這樣不活潑，使大舍希望的心，完全粉碎去。待醫生收拾好器械，便問及這孩子會不會長成的事來，「養，是養得大。」醫生的回答是很有決然的樣子。「因為這腦水腫，還是中等程度，使不再增大，腦實質不受到更大的壓迫，是會長大的，也不

至成爲白痴。但是要使這水腫不再進行，須用什麼方法，是一個重大問題，施行穿顱術將頭腔內的液體，吸取起來，然後施以壓迫網帶，使頭蓋裏面，再沒有滯留液體的空隙，這是可以阻住水腫的進行，但影響於腦實質的壓迫依然一樣，會不會阻礙知能的發達，是很難預斷。不過這是神經學的範圍，待少長大，再爲考慮也尙未遲。」我們的阮大舍，聽到醫生這些說明，對於第一次做爸爸的歡喜，已完全失去。雖然他還不至絕望，「既會生育，當然有再生第二個的可能。」他心裏又懷抱著這未來的希冀。所可慮者，在這樣早老的阮大舍，會不會見到第二個孩子的出世，也是問題。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我們計劃的旅行

我們計劃的旅行，至出發的前幾日，有許多人聲明不能參加，打算此行不過幾人罷。

出發定在元旦早上的夜行車，是三點十分鐘開的。

除夕循例的圍爐，因三叔父別居，覺著一種言不出、摸不著，非酸似感的情緒，雖叔父和弟弟妹妹猶同來團圓坐著。席終把預備下的壓歲錢，分贈弟妹侄甥，未了想及伯母那邊，二姑母三姑母那邊，總須贈送一些，可是這幾處沒有預算，又不能把旅行要用的攤出，心裏頭煩悶得不能耐。啊！只嘆一嘆氣，亦只索罷，就到同窗D君處，約束明早的事，要是誰早醒起來，總要招呼一聲。

我回家來要先睡一刻，養足精神，因為明一天的旅□有些勞煩的

跋涉，但擔心著汽車的時刻，很久的睡不□，我的妻因幾日來，為著新年的預備勞憊了，不忍教她為著這件事，不睡覺來守候時刻，只索自己擔心著半睡□睡地躺著……

乒乓……

「門誰在敲著？」妻子夢惺地說

「時刻快到了麼？」，我說著就□□□□出來接應牠，卻是來請看病的，在山鄉的一家窮人，我□□□□雖經是一勾鐘，猶來得及搭夜車，可是踟躕一□□□□□然地拒絕他，因為是鄉村路癖，車子不能到，須步行一趟，且窮人亦沒有多大的禮儀，雖良心上感著不安，遂也拒絕他的懇請。

philipodo(乒乓)爆竹的響聲中雜著一陣陣吹春的鑼鼓喚聲，人家正忙在開正，立在廳門口的主人們，手裏執了三條的線香，誠懇地念著恭請喜神財神到我家。當這個當兒，我只一介人在街上踱來踱去，無意識地走到火車站，裏頭已有了大堆的人在等著搭北行的車，距南下的還有一刻多鐘，我不耐得久候，遂又轉一大圈子，由東門街折向天壇口，得得地行著，不覺又到D君門前，從門縫兒窺進去，壁

上時鐘已近三勾鐘，又聽著裏頭有窸窣的動作聲，我試呼一聲，裏面亦答應著。我說時候到了，向火車站去啊。我不等他回答，遂回轉家裏，開了旅行籃子，裝進幾本預備破悶的無聊書籍，自己攜帶著走，籃子有些沉重，少覺累人，走得不快，走進火車站，同志們多已齊，一見我皆哈哈的笑了。

「汝太聰明會想得到帶這個箱子。」D君說。

「我們的零碎物件，可借他的箱子放著，可免遺失。」C說。

「妙妙，讚成。」許多人喊著。

那就不等我答應，把籃蓋掀開，一件一件的放進去。

「啲啲！這重擔子，我是擔不起啲。」我說。

「馱子，那不是有紅帽子嗎？」他們說。

「我曉得啊！不過是要錢呢！誰負擔……」

悲——汽笛報道要開車了，大家爭向車箱裏找座頭，落後我和S先扛著籃子，隨他們上了車，不湊巧I君的相好已先在此。

「I先生那兒去呢？」女人問，「聽說已經歇業，可真的麼？」

「是啊！汝回去後我亦不想做生意了，今兒曉得汝要再去，所以我  
要陪汝去。」I說。

「多謝！費神汝關心著。」女說。

「今行不愁寂寞了，有這好相遇。」D說。

「他本來很規矩的啊！」C說。

「可是假面具久揭穿了。」D說。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未命名（洪水）

安都生

蠢蠢群生罪孽深，毫無改變競相侵。  
合該洪水從天降，洗去人間作惡心。

莫怪天災要降臨，世人罪孽已真深。  
大家只顧貪私利，一樣全無公德心。

暗霧重重撥不開，人間污穢積成堆。  
合該洪水來沖刷，洗出光明世界來。

汪——，罵——，呱呱呱。  
狗吹螺、牛嘶、小兒啼

聲，雜在暴風雨聲裏。

「呵，你不起來看？不知有啥事，牛狗這款生驚<sup>①</sup>，起來看看咧  
<sup>②</sup>！風雨即大<sup>③</sup>，怕是要做大水<sup>④</sup>，起來！」女人喚她的丈夫。

「哦！大水？不會啦。」男人被攪醒，懶慵地應著。

「不會？你無<sup>⑤</sup>聽見狗牛那樣生驚<sup>⑥</sup>。」

「哦！」

「起來！點火看看，雨絲吹到房內來了，雨這樣大。」

「呵！」男人伸足下床，忽然踏著水的驚叫聲。

「入水了啊！」

「怎樣？水到房裏來了嗎？趕緊點火，火柴在匱櫃。」

「啊！水要浸過地基腳啦。」男人點上燈火，看見水又驚叫了。

「水浸到地基啦？」女不相信地驚問。

「趕緊你也著<sup>⑦</sup>起來，驚<sup>⑧</sup>也是溪岸崩去。」

呱呱，幼兒離開母懷的啼聲。

「啊！水這樣大，再漲三、四寸，土葛<sup>⑨</sup>會溶去啦。阿大起來，

緊你一起來掘塗<sup>⑩</sup>……。」

① chit-khoan2 chen1-

kian1.. 這麼的驚慌

② kh2-lai5 khoan3-

khoan3-le3.. 起床去看

一看狀況

③ chiah1-toa7.. 這麼大

④ cho3-toa7-chui2.. 做

水災

⑤ bo5.. 沒

⑥ chen1-kian1.. 驚慌

⑦ ian8-tioh8.. 也得

⑧ kian1.. 怕

⑨ thou5-kak.. 土塊

「啥線，」阿大矇矇裏的應聲。

「厝要倒去啦，快起來。」

「恁掘塗起來造岸，把地基造高起來。」

「勿使水滿過來。」

「要去倒位提塗<sup>10</sup>？」

「牛稠間<sup>11</sup>，掘來，趕緊，我來去叫大家協力來造崩隙。」

「風雨正大，要怎樣出去？」

「不出去，要坐地等待水流去嗎？」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本文未完成。

<sup>10</sup> kut8 - thau5 : 挖土塊

<sup>11</sup> beh - khì3 toh - uí7

teh8 thau5 : 要去那裏

拿土塊

<sup>12</sup> gu5 - tiau5 - keng... 牛

舍





# 富戶人的歷史

走街仔先

現在發財的機會，是真不少，也真容易碰到，像株式期米<sup>①</sup>，幾點鐘內，可以賺到整萬銀，但這是要有才能和資本，不是普通人可以夢想的。那些毛管出汗<sup>②</sup>的人，任伊怎會粒積<sup>③</sup>，也不過得以免至受餓，若像那富有幾萬甲的田園，積有幾百萬的錢銀的人，在現時的社會，雖不是稀奇，在以前除去賭博以外，真不曉得是啥方法，能賺來那樣大的家私。

俗語有講：「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又講：「大富由天，小富由勤儉」，一般大富戶不是橫來的便是天賜與的，所以凡是地方上被稱道的富戶家，多有牠一段發財的傳說，有的是含著嫉妒的毀謗，有的是帶著浪漫的趣聞。

① 株式期米：日語。株式，股，股份；期米，定期交貨的稻米。株式期米，如現在的期貨交易。

② mng5 - kng2 chhut - koan7：靠勞力賺錢

③ liap8 - chek：節省、積蓄。

這是山行道中，和轎夫們的閒談，談話中有些可以做自家廣告，也有些可借來笑罵素所厭惡的人，所以要把他來發表。講話的人，有前后走三個，后者就是前后頭兩個轎夫，走者走街仔先<sup>④</sup>自己也。中間有幾句扛轎人的口號，想是大家所共悉的，恕不另註。

后：做人會得像恁太老<sup>⑤</sup>，就算值啦，會有你這樣后進。

走：是恁「賢荷老」<sup>⑥</sup>，我又不曾賺大錢，致蔭<sup>⑦</sup>他老人家享福，反累他不時為我們操心扯腹。

后：無影咯，啥人不知，不過老大人本來多操煩，凡事他都可以不管了。

走：我們太不經事，勿會教他不操煩。

后：不是這樣講，因為你們太不忍心，也和人不大計較，所以也有些拖累，也有淡薄拍損<sup>⑧</sup>。

前：聽講你沒怎樣春錢<sup>⑨</sup>？有這款生理<sup>⑩</sup>，講啥人會相信。

走：所以累到老人家，不時著<sup>⑪</sup>操煩。

后：像古大醫生，比你慢幾年纔出來開業，現在聽講建置千外租，羅醫生也比你較慢，現在也起一座大厝<sup>⑫</sup>，伊的春錢怎那樣快。

④ chau2 - ke - a2 - sian . . .

賴和筆名之一，這篇小說原稿即屬此名。走街仔先，為醫生之謔稱，意即江湖郎中。

⑤ 父親

⑥ gau5 o - lo2 . . . 太稱讚了

⑦ tɿ3 - im3 . . . 庇蔭

⑧ tam7 - poh8 phah - sng 2 . . . 一些虧損

⑨ chuan - chin5 . . . 積蓄

⑩ chit - khoan2 seng - hi2 . . . 這種生意

⑪ tioh8 . . . 得

⑫ khɿ2 chit8 - cho7 toa7

- chu3 . . . 建造一間大房子

前：醫生是怕不時行，若會時行，怕伊無錢賺，現在這許多的醫生，  
哈人像你生意這樣好，就是公醫大人每年有萬餘圓賺，也無你的  
信用好。

走：我看人那款賺錢，也會目眶赤<sup>13</sup>，但是賺錢另外有賺錢的本領，  
我會得大家肯來相尋，大概是因為不會賺錢，設使我也要來賺大  
錢，就恐勿會時行了。

后：無影咯<sup>14</sup>，台灣人不是講單單<sup>15</sup>曉得愛錢，勿會曉愛生命，若不  
是藥喰有應效，送人人也無愛。

前：總是做人較大概，本難得春錢。

走：無錢提<sup>16</sup>無藥，這句話我真講不出嘴。

前：原也是無錢所致，存意要走藥錢的人，有也真少。——小！鎮

路，帶溜！<sup>17</sup>

后：好！小，溜！<sup>18</sup>

走：沿路講話，已經到大崎腳了。

前：以前我們扛恁大老，他老人家痛著我們太吃力，到這崎腳總落來  
行。

<sup>13</sup> bak8 — kang — chiah

：眼紅

<sup>14</sup> ho5 — ian2 — koh：不是

這樣

<sup>15</sup> kan — tan：只會、僅僅。

<sup>16</sup> theh8…拿

<sup>17</sup> sio2 — tin3 — lou7 · toa3

— iu3…「左轉！路中有

物（腳要跨過去），路

滑！」

<sup>18</sup> ho2 — sio2 · iu3：「知道

了！左轉，路滑！」

走：唉！上這樣崎，實在太辛苦，我昨夜暗暈<sup>19</sup>，腰骨有點酸，不然我也就落來行，好讓你們輕鬆一下。

前：不敢當！不過我是講恁太老真會體貼人。

后：恁阿公（祖父）的做人就更好啦，你那時尙細漢<sup>20</sup>，怕勿會記得了，他老來人家更歡迎他，每要到較遠的所在去賺錢，那時候還無火車，都是坐我們店裏的轎，他總是出街外纔敢坐上去，回來時也總到街外就落<sup>21</sup>轎，未嘗坐到自家門口，伊講：「咱不是做官人，在自少長大的地方轎來轎去，碰見著長輩，實在失禮。」伊是多麼古道，現今的人，就不是這欸<sup>22</sup>……

前：大無地，小掛角！<sup>23</sup>

后：好。<sup>24</sup>

前：小！溜，大步開！<sup>25</sup>

后：好，大步開。<sup>26</sup>

看看已爬上大崎頂了，我聽他們頌揚我祖上的話，像是在嘲罵我，本不愿意使他們休息，但坐在轎裏被搖上這一里多長的崎，腰骨竟真有點酸痛起來，便向他們說：

<sup>19</sup> am3 — khun2… 晚睡

<sup>20</sup> se3 — han3… 年紀還小

<sup>21</sup> loh8… 下

<sup>22</sup> chit — khoan2… 這樣子

<sup>23</sup> toa7 — bo5 — te7, sio2 —

koa3 — kak… 「右邊凹坑

，旁邊有樹枝或屋角（注意勿使轎頂撞及）。」

<sup>24</sup> ho2… 「知道了。」

<sup>25</sup> sio2 — iu3, toa7 — pou7

— khui… 「左轉！路滑

，步伐加大。」

<sup>26</sup> ho2 — toa7 — pou7 — khui

… 「知道了，步伐加大

。」

走：你們太辛苦了，歇一困再行<sup>27</sup>！

后：歇息嗎？

前：好，垂手！<sup>28</sup>

轎一垂下，我便鑽了出來，他們把轎移放樹陰下，便各抽出披在肩頭的腳巾，拭拭汗，隨即向轎簷解下烟管，喫起烟來，過了有些一下，前籤<sup>29</sup>的老許把敲去烟灰的烟管，指點前面山腳向我說：

前：大肚溪就在那邊，你看！那彎折向北的地方，就是船仔頭，日本反的時候，就是由那邊渡過溪來，明明是天意，當時八卦山放出去的大砲，墜落去總不能開花。

后：聽講進前<sup>30</sup>二、三日，就有人看見日本兵，在這一帶山上瞭望。

走：永過的人那會這款式？一任敵兵來偵察地勢。

前：走反<sup>31</sup>的時候，各人只顧生命，那管他怎樣。

后：永過的人，常遇到反亂，災殃真是受去夠額，反轉對牠不大關心，反來了只顧自己逃生，一任造反的人和做官的去對頭<sup>32</sup>。不管他怎樣，所以日本反的時，也打算是同款<sup>33</sup>。

前：我們當初打算日本仔不久也會走返去<sup>34</sup>，誰能想他竟會直到現

<sup>27</sup> hioh chig - khun3

chiah kian5... 休息一下  
子，再繼續走。

<sup>28</sup> ho2, soe5 - chiu2...

「好，放下轎休息。」

<sup>29</sup> 扛轎前的轎夫

<sup>30</sup> ching3 - cheng5... 事情發生之前

<sup>31</sup> chau2 - hoan2... 逃避反亂

<sup>32</sup> cho3 tui3 - thau5... 做對

<sup>33</sup> kang7 - khoan2... 一樣的應對方法

<sup>34</sup> chau2 - tng3 - kh3... 回去

今。

后：遇著後叔纔想起爹好，台灣人終久是壞，以前逐項多輕省，總不滿足，常常反亂。

前：好來去咯！歇久了，話講多啦，嘴也會乾。這所在只好飲牛尿。

前頭的人似嫌這幾句話有較過火。

后：免生氣啦！

走：你看，竹巷張姓去滴仔娶新娘返來啦。

后：伊娘的，堂堂的大富戶，怎專結交這跑衙門的。

前：聽講妝奩有三萬餘圓，結這一門親成<sup>35</sup>，就較好平常人勞苦一世了，像我們就是三世人<sup>36</sup>，也不敢想要賺三萬圓。

他們講話中間，轎已移到路上，我就鑽進去，他們隨即起肩<sup>37</sup>，還是一路行一路講，好像講講話能使他們肩頭輕鬆一些，所以滔滔不竭。

后：富戶家的小姐，那些錢我怕只夠她的使費<sup>38</sup>，一個嬲某嫗<sup>39</sup>服侍不夠，又要雇一個老婆，茶烟吃食那一項不講究，衣服妝飾那一

<sup>35</sup> chhin - chian5... 親事

<sup>36</sup> san si3 - lang5... 三輩子

<sup>37</sup> khiz - keng... 扛起轎子

<sup>38</sup> sou2 - hui3... 日常生活

的零用

<sup>39</sup> cha - hou2 - kan2... 侍女

件不奢華。我想姓張的所長也不能有多少，反討個歹名聲，講得妻家財，討衰<sup>①</sup>。

走：是啊！男子漢還是自己賺來的錢靠得住，想藉妻子的致蔭<sup>②</sup>來享福，還是去做緣投<sup>③</sup>好。

后：講雖是這樣講，我看現時的少年家，還是抱著這路想的多，現在一四界<sup>④</sup>厚<sup>⑤</sup>人議論的塗厝厝陳家所招<sup>⑥</sup>的敢<sup>⑦</sup>不是「讀冊仔」<sup>⑧</sup>，惹下一場訴訟，還撥不清。

前：聽講他丈姆<sup>⑨</sup>死落，所有現銀、真珠、金仔約有三、四萬。攏總<sup>⑩</sup>被伊捲去，合妝奩四百石，也有六、七萬圓，尙且不滿足？人的心肝咯！<sup>⑪</sup>

后：我聽見講，那少年曾對人講：「世間只有錢上好<sup>⑫</sup>」，他現在只看見錢，一概全都忘記，什麼情誼他<sup>⑬</sup>記得了，什麼名譽他也顧不到了。哦！他不是也會和文化的出來講演？啊！人真……。

前：聽講他去日本留學，全是為著這層<sup>⑭</sup>事去研究法律的。

我聽見他們這樣議論，實在也替現代青年過意不去，內心也自己慚愧起來，想把他們的話拖向別位<sup>⑮</sup>去，就想出一個問題。

① tho2 - soe : 頂多招致壞運

② ti3 - im3 : 庇蔭

③ cho3 - ian5 - tau5 : 當

小白臉

④ chit8 - si3 - ke3 : 到處

⑤ hou7 : 被

⑥ chio : 招贅

⑦ kam2 : 豈

⑧ thak8 - chheh - a2 : 讀書人

書人

⑨ tiuN7 - m2 : 丈母娘

⑩ iong2 - chong2 : 全部

⑪ chin5 siong7 - ho2 : 錢

最好

⑫ pe7

⑬ chit chan5 : 這件

⑭ pat8 - ui7 : 別處



走：阮厝的家產實在大，不曉得他們祖上怎樣經營？

前：人講「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大富戶家有啥人是毛管出汗的。

走：唔！

后：現在已經是較了尾<sup>54</sup>啦，十幾年前就真好，炭宗那一柱<sup>55</sup>已經倒去，孽舍也被龜兩了去<sup>56</sup>講百萬，孝男團，總被人扛去做大豬賣。

走：聽講他一家對子弟是這樣主張，不可給子弟去讀書，只教他們吃阿片，阿片一上癮，家伙<sup>57</sup>就保得住呢？哈哈！你看！因為他們的無知識，年年不知被人騙去多少錢？像某某幾人不都是騙他們的錢來做家伙的？

后：「卵鳥仔」錢<sup>58</sup>，了<sup>59</sup>也是合適的。

走：「卵鳥仔」錢!?這是怎講？

前：你不知道嗎？他知道得真詳細。

走：講！講來聽！

后：我也是聽人講的，這有關係人家的名譽，怕有罪過。

54 khah liau2 - boe2 : 比較衰微

55 hit hit chit8 chit8 - chia7 : 那一分支

56 liau2 - khis : 折損

57 ke - hoe2 : 家產

58 lan7 - chiau2 - a2 -

chin5 : 男人不靠自己本事，而是靠女人所得到的不義之財。

59 liau2 : 虧損

走：不是這樣講，無影無跡<sup>60</sup>，我們捏造出來亂講，纔是罪過。實在的事講來不過等於講古，不相干，講！

后：講來話是眞長，你們少年輩，無聽見講，較有歲的人誰都知道，這雖是傲倖<sup>61</sup>，也有一點天意。

走：是怎樣？

后：以前的水圳<sup>62</sup>，不像現今有紅毛塗<sup>63</sup>可以造浮棍，禦岸，小可<sup>64</sup>下了幾粒雨，不是岸崩就是圳頭壞，所以像滴仔一帶水尾田，是常常沒有收成。

前：永過人烟比較稀少，田又闊作，作田人就不像現時要去巴結頭家，反轉是頭家要去巴結佃戶，所以租收不起也是常事。

后：永過有橫虐的頭家，也有橫虐的佃戶，像滴仔一帶全是姓阮的，所以這一帶的田佃，雜姓的人是不敢去作，所以雖是佃戶，田就像是自己所有的，頭家要租只由他們良心喜捨。

走：永過敢眞實這款式，可以搶人？

后：你聽我講！話長咯。

以下就全是后籤老蔡所講的：

<sup>60</sup> bo5 - iaN2 - bo5 -

chiah... 不實在的事

<sup>61</sup> hia5 - heng7... 僥倖

<sup>62</sup> chu2 - chun3... 溝圳

<sup>63</sup> ang5 - mg5 - thau5... 水泥

水坭

<sup>64</sup> sio2 - kho2... 稍微

那起家<sup>65</sup>的是厝仔<sup>66</sup>，名叫吉，大家都叫他好尾吉。現時阮家新厝的東方那一塊田洋，講有五甲餘地，這就是他起家的基本，本來那田是姓黃的業，贈尾吉作。

這姓黃的主人已經是死去了，只剩一個寡婦當家，尾吉在他頭家未死的時候，納租已不「照起工」<sup>67</sup>了，莫說只一個寡婦，他那猶有許爾天良？那寡婦明知是佃人狡怪<sup>68</sup>，若不計較一下，被他欺負到底，結局怕田也變作伊的，所以就佃人尾吉喊來。問：

這冬收成各處都好，怎樣你的粟多是二糟仔<sup>69</sup>？又且納沒到額，以前欠去的可以免講，今年你怎樣打算？

頭家娘！你也所知，我們敢是「挑意故」<sup>70</sup>？那一帶水尾田常常吃無水，我們也是了本，教我們去糶來厚你，你也是不忍心，我也無本錢，總是頭家娘……

水吃無夠？水銀年年收去，那有這道理，敢只有咱的田吃無水，隔壁區人都收到足額，且有零五重<sup>71</sup>。

冤枉！頭家娘！人的話你不可信，那有這路事<sup>72</sup>？

今年雨水這樣充足，是不？

<sup>65</sup> kin2 - ke .. 使家族開始發展

<sup>66</sup> dan5 - a2 .. 家庭中年紀最小的孩子

<sup>67</sup> chiau3 - kh2 - kang .. 按照彼此的約定

按照彼此的約定

<sup>68</sup> kau2 - kou3 .. 故意耍賴  
<sup>69</sup> i7 - chu5 paN3 - e3 .. 米粒未實的稻穀

米粒未實的稻穀

<sup>70</sup> tiau5 - i3 - kou3 .. 故意

<sup>71</sup> khong3 - gou7 - teng5

：昔日台灣的地主在向佃農收租時，時常假藉各種名義，向佃農多徵收百分之五的田租，俗稱「零五 [khong3 - gou7]」。而「零五重」在此可能表示雙重徵收的「零五」，即多徵收百分之十的田租。

<sup>72</sup> chit - lo7 - su7 .. 這種事

雨水過多受浸，稻仔也不好，這一冬就是著<sup>73</sup>「水涎」害去咧。不過田要作，要較天良些。

唉！頭家娘，你不相信，有暇請撥一霎時仔工<sup>74</sup>來去看，田是怎樣？稻仔是怎樣？就不再講我騙你。

黃家這寡婦，曉得空用嘴「車盤」<sup>75</sup>是無路用<sup>76</sup>，便讓尾吉回去。從此她就下了一個決心，她想若不表示一點強硬，只有受人欺負，所以當一個早冬<sup>77</sup>，她探聽著尾吉的稻仔已經刈完，大約是曝乾的時候，便去雇來一班會相打的挑工，自己坐了轎到田佃尾吉家去。這正是尾吉的運氣要透。

尾吉看見頭家娘親身來，又帶來一陣<sup>78</sup>強壯的挑工，早曉得事情不大穩當，粟已全部曝在庭裏，再不能隱藏，沒法度他只有假裝好禮，要請她到家裏去坐，不打算他頭家娘這次竟真固執，堅堅<sup>79</sup>不肯到伊家裏，要坐等粟乾好過風鼓<sup>80</sup>，尾吉也只得讓她到更寮去坐涼。

過午天上忽湧起烏雲，更兼有風，西北雨已起報頭<sup>81</sup>，粟看看乾了。這寡婦便命他們過風鼓，鼓淨就教挑工裝進布袋，尾吉看這樣子，似乎不肯給他留下一些，再忍不住了，便去哀求他的頭家娘，

<sup>73</sup> tsh8: 患者

<sup>74</sup> chit8 - sis - a2 - kang... 些許時間。

<sup>75</sup> chia - poan5: 相互爭論

<sup>76</sup> bo5 - lou7 - iong7: 沒有用

<sup>77</sup> cha2 - tang: 一期作收割之時

<sup>78</sup> chit8 - tin7: 一群

<sup>79</sup> kan - kan: 堅持

<sup>80</sup> 風鼓，分別穀粒和鼓殼的器具。過風鼓，稻穀收割曝乾後，放到風鼓中分別簸揚出穀粒和鼓殼。

<sup>81</sup> kh12 - po3 - thau5: 事先預報

說：

頭家娘！留下些給我們做米母啦！

不是給你留下一大堆？那寡婦指著那二槽冇仔回答他。

啊！頭家娘，這些冇仔只好去飼畜牲。

怎樣？只好飼畜牲？你每年納給我們不是全都這樣？將這些留給你是極公道的。

頭家娘！這冬纔收成得好一點仔，我們幾個月工夫，頭家娘！發一點慈悲，留……

尾吉一面在哀求，那寡婦卻一味不答應，挑工只管把鼓過的裝進布袋，尾吉便去搶住斜箕，方在爭持間，湃——西北雨落下來，一時大家忙亂起來，挑工移粟包，佃人蓋粟堆，那寡婦也自走進更寮去避雨。這一陣雨越下越大，沒有便歇<sup>82</sup>的款式。尾吉蓋好粟堆，曉得頭家娘尚在更寮，想是怕頭家娘，一個人無聊，要去伺候她，便也走進更寮去，尾吉走入更寮，雨落得更大起來，一粒雨會打死幾個人，一直落到暗，到半暝<sup>83</sup>。他頭家娘想是因為雨大不好教尾吉出去，便一同在更寮等到雨歇，這時大概是半暝后了。

<sup>82</sup> pian7 hioh... 馬上停止  
<sup>83</sup> poan3 - me5... 半夜

你想當這時候，一個寡婦，一個強壯的男子（尾吉還未娶妻），同在寮仔內，他們不是割割過的，誰敢保他們能無事？有人講是尾吉用強，究竟怎樣，在那樣風雨夜中，誰看見？結局是尾吉當他頭家娘的意，他就佃戶變成頭家了。

前：交纏！<sup>84</sup>

后：好！交纏！<sup>85</sup>

后來就實在有點天意，可見發財也不是隨便。水尾田晚<sup>86</sup>冬因雨水少，播稻仔總沒有好收成，所以多是撒塗豆插蕃薯。

當「爽文反」的時候，反亂還未到得幾月前，百姓間的風聲已經很緊，大家多感到不安，多在準備走反，獨尾吉不信，他原不是怠惰的人，所以田裏的工作，依舊照常做去。他五甲多地的蕃薯插完了不久，反亂到了，這時候生命要緊，那顧得蕃薯，尾吉在被同村的人嘲笑之中，和他們一起走反去。

講起爽文反，實在真悽慘，反亂三、四年，種不能種，作不能作，百姓只有吃草根吞樹子，有錢沒處去買喰，所以餓死也真不少。像城內外，亂平，走反的回來，看見處處都是死人骨頭，有的全身排

<sup>84</sup> kau - tɪN5 : 「路上有藤類，會絆腳！」

<sup>85</sup> ho2 - kau - tɪN5 : 「知道了！有藤會絆腳！」

<sup>86</sup> pan7 - tang : 二期作

在眠床上，逐口灶<sup>87</sup>厝內草都長到厝頂，灶空<sup>88</sup>做了蛇穴，蝙蝠會撲人目睷，慢走的人沒留得一個。萬生反<sup>89</sup>的時候，我已經會曉得了，聽講沒有這次十分一。

亂平，百姓漸漸回來，但是田畑已經全荒廢了，耕作也須四、五月日後纔有收成，……

前：小！<sup>90</sup>

后：好，小！<sup>91</sup>——官府只曉得噲錢，收稅，管你百姓怎樣，雖然由商人們運來一些糧食，當時都是步擔<sup>92</sup>，接濟不能周到，萬項都起<sup>93</sup>到真貴。

這時候尾吉的五甲餘地的蕃薯，他走反前所插的，注死<sup>94</sup>！三、四年竟無被人偷掘去，你想！插了三、四年的蕃薯，那是滿田都是，層層疊疊，掘起來就是，有的一條一貳「稱」<sup>95</sup>重。那時候一塊銀賣多少斤，你猜一猜看？免著驚，講是頂便宜，六十斤，蕃薯條也值錢，你想！這些蕃薯被他賣多少？

走：唔！這是天作成，……

后：人講福至心靈，這時候他就曉得計算了。永過的田是真俗<sup>96</sup>，不

<sup>87</sup> tak8 kha2 — cha3：每家每戶

<sup>88</sup> cha3 — kang：灶中，焚燒材火的小洞。

<sup>89</sup> 指戴潮春事件

<sup>90</sup> si2：「左轉！」

<sup>91</sup> ho2 — si2：「知道了！左轉！」

<sup>92</sup> pou1 — taN：用人力挑送

<sup>93</sup> kh2：漲

<sup>94</sup> chu3 — si2：恰恰好

<sup>95</sup> ching3：重量單位。一稱為十台斤，一般用於量蕃薯。

<sup>96</sup> siok8：便宜

像現今算升算合，一塊銀若是較水尾可以買到一、二石，田面又闊，舊丈一甲，差不多有現今新丈的二、三甲，尾吉將賣蕃薯的錢，攏總<sup>97</sup>買田，無人知道他買到多少，總是收來的喰勿會了，年年春，他又勤苦，一年一年，就成爲大富戶了。

走：啊！這是一篇眞好的富戶人的歷史。

前：台灣的富戶，逐家伙<sup>98</sup>多有他特別的故事，但是拼著毛管出汗白手成家的是眞少。

走：是，就是林老五聽講也是拐騙富客的錢來起家的。阿罩霧，……

后：講到阿罩霧，要講二、三日也講勿會完，單就拼大和尚的事<sup>99</sup>來講，也要講一晷<sup>100</sup>。

前：這一層事，講起來現在也會教人起鷄母皮<sup>101</sup>。

走：是啥款<sup>102</sup>？那樣驚人？

前：大和尚的竹圍被攻破了，一家十幾人男婦老幼，剿<sup>103</sup>到一個不留，單單一個五、六歲的查埔囡仔，無削<sup>104</sup>死，活拿返去。但是斬草總要除根，留一把尾終久是有後患，他們想：處治囡仔，只有活埋較不費事，所以他便被煮<sup>105</sup>到塚仔埔<sup>106</sup>去。墳掘好了教他

<sup>97</sup> long2 - chong2 : 全部

<sup>98</sup> tak8 ke - hoe2 : 每一戶

<sup>99</sup> 大和尚即林和尚，原名林媽盛，為清末阿罩霧重要頭人。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林和尚與霧峰林家第四代林定邦械鬥，林定邦中彈身亡，其子林文察為父報仇，手刃林和尚。林文察後來戴罪從軍，轉戰閩浙，官至水師提督。此為霧峰林家發跡過程中之有名故事。

<sup>100</sup> chi8 - pou : 半天的時間

<sup>101</sup> kh12 ke - bo2 - phoe5 : 起雞皮疙瘩

<sup>102</sup> siaN2 - khoan2 : 怎麼樣

<sup>103</sup> chaus : 殺

<sup>104</sup> thas : 殺

<sup>105</sup> chhoa7 : 帶

<sup>106</sup> bong7 - a2 - pou : 墓地



倒落去。這囡仔也作怪，不是講要放屎，就是講要放尿，幾下擺  
●倒落去又再起來。受到主人的命令，要活埋他的人，等得生氣  
了，看他再要爬起來，便用腳把他踹●下去，順手用鋤頭向天靈  
蓋一擊，這時候，青天白日，忽然起了一下雷，這個人也就被擯  
●死了。

走：那有這樣湊巧的事？

后：真真有這號事，不是虛詞的。

走：后來呢？

后：后來準煞去●。

走：幾十條人命，成百甲的田，就安爾●準煞去？

后：幾千萬的生命！一國的土地也就準煞去咯，莫說這小可啊……

前：踢步吞！●

后：好！踢步吞。●

走：要到了，講無幾句話恁真會行。

前：沿路行沿路講，不知道久，哼！行要一點鐘了。

歸途我因有些懶，一上轎就睡去了，不知他們再有講些什麼？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kui2 - a7 - paiz... 好幾次

●that... 踢

●kong3... 打

●chun2 - soah - khiz... 就

這樣算了

●an2 - ne... 這樣子

●tah8 - pou7 - thun... 「

調整步伐，原地踏步...」

●ho2 - tah8 - pou7 - thun

... 「知道了，原地踏步

。」

## 赴了春宴回來

懶雲

赴了春宴回來，我坐在人力車上，儘那個車夫拖著跑。這時，我已經有了六分醉意啦。

照例一些街燈、店舖、行人、狗和電柱……從我的身邊向後跑。但我都像是一點也不覺得，盤旋于我腦際的，倒是一些紅的唇，白的頸項，水溶溶的媚眼；還有，是富于彈性的雙乳和肥滿的臀部……。

「哈哈！不禁自個兒倒笑了起來。」

因為我想起了剛才在酒席上演的一齣齣滑稽的把戲來。

最叫我起興味的，就是那雪髮銀鬚的焯舍<sup>①</sup>；不是麼？這老頭子倒也風流，一搭上女子，總是那麼興致勃勃，嘿！我一看女給<sup>②</sup>蘭子拿著筷子挾著一塊肉塞進他落了牙齒的嘴，我就好笑起來。哈哈！那

① 焯舍：（李南衡註）指紳子弟之稱，猶言舍人也。

② （李南衡註）日語，指餐廳、咖啡館等的女服務生、女招待。

簡直就像公公的同孫女們玩著一個樣兒；他，煌舍卻哈哈地笑起來了。

這直叫我聯想到「老伯伯，你的鬚，白得太漂亮啦。」這一句幽默的話來。

但，少年家偏又有他一套新玩意。

那小潘倒儘同他心愛的年子在桌角邊落那一片空地上，摟著腰，碰著胸，在跳甚麼交際舞。啊！這是多麼肉麻的一套玩意兒啞！兩個身子緊湊著，摩擦著；不發電，誰信！

「再來一個。」

耳朵裏，忽然響進這一聲，抬過頭一瞧，原來是那瘦個子擁抱著靜子在親嘴；那又是多寫意的勾當，簡直世上就只有他們似的親熱。哈哈！不是他的閩令甚麼麼？而他偏有這末浪漫的生活樣兒？哦！

「嚴官府，多賊。」閩令無論如何，該沒有施之閩外之力……。

「你輸了麼？」本在打瞌睡的全舍，忽地睜開眼問：「輸了幾拳？」

「……」玉子只管搖著頭，像是懶得開口；她的臉頰，確有點兒

紅起來了。

「你想替她復仇麼？」偏是胖醫生使的挑戰口吻：「來！有膽量就試試看」。

「好！來！兩相好！」

報復，但，母訓呢？一連輸了三拳，喝酒。

哈哈！全舍可忍著疔瘡的痛，把母親的教訓忘掉，直著喉嚨把酒灌下去。呔！母訓可違，瘦個子怎不可以忘掉閻令？

不由得又叫我聯想起剛入座的事來了。

「不，對不住，我出門的時，家母是千叮嚀、萬吩咐，教我千萬不要喝酒，因為頭上生這幾箇疔瘡，還不大好……」。

「一盃，僅僅這一盃，大家喝的，你沒喝也沒有意思。」是做東的老三的好意。

「雖然，母令，叫我怎好違拗？」

好模範，真是個好模範，夠使後生家做個樣兒——是傍坐的高鼻子的吳樣在讚揚。

然而，現在，他終於喝下去了。為著女人，為著要替他心愛的女

人……哼！這還有錯麼？帝王尚可以「不愛江山愛美人」，何況母命，更何況閩令？——哈哈！我有兩句詩了。

我便向著大家說，諸位請靜一下，我有兩句詩贈全舍，聽聽看！有切當沒有？

「不是敢違阿母訓，美人情重更難違。」好！好！大家拍著手。人力車又是拐了一個角，但，什麼地方？我可無心去想這條街的名兒。

「咖啡館<sup>③</sup>確是個好去處，只要有錢——」

一下子，我突又想起了自己來：是，自己不是被稱為聖人之徒麼？結局，一被邀進過咖啡館，在肉香、酒香，還有女人的柔情、媚態的包圍中，一次、二次……心也活啦。不是麼？吃過了晚飯，總覺得失掉了什麼似的，心裏頭空空虛虛的，只是悶，就一直等到喝下酒，嗅嗅女給們的脂粉味，才算把空虛填平。

我又想起來了。剛才胖醫生說是暴露全舍的醜態：

「你還想君子麼！笑話，其實，君子又何嘗真心愛你……」

哈！也夠暴露，我本想反問一句：

③（李南衡註）日據時期台灣，一些所謂的時髦青年，經常聚在咖啡館喝咖啡，有貌美的女服務生服侍，後來不僅喝咖啡，也賣酒、菜。但與舊時的「藝姐間」不同。當時咖啡館都唸成變了音的「KAI—C—」，終戰後，即演變成今天台灣的「酒家」。

「鈴子可真心愛你？」

還更是笑話，我還親眼看見他偷偷地塞給她一紙五圓的鈔票呢。哈哈！他，胖醫生就爲的他心愛的鈴子回去了，沒對頭發牢騷。

其實，誰又真心在愛誰，不是麼？那愛子，能說不是爲的錢纔兜搭起我來？不然ノーチップズ。ゴゴ她還識你？

鈴，鈴鈴——車把手漸次放低下去。哦！已經是停在自家的門口了。——我的思路登時也被打斷。

給了車賃<sup>④</sup>，轉過身，想跑進去，哦！門給關上，我明白這是誰使的仙法了。

「唉！還酒臭，該死，晚上又要被吵一個整夜咯。」

我的心裏頭，不由得突然感到一點點冷氣起來了。

——原載於《東亞新報》新年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元月。收錄於《台灣小說選》。轉載自《賴和先生全集》，李南衡編，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

【編按】由彰化縣立文化中心所出版之《楊守愚日記》（頁五十五）得知，本文爲楊氏以賴和名義所代寫的。

④ 日語，車錢。